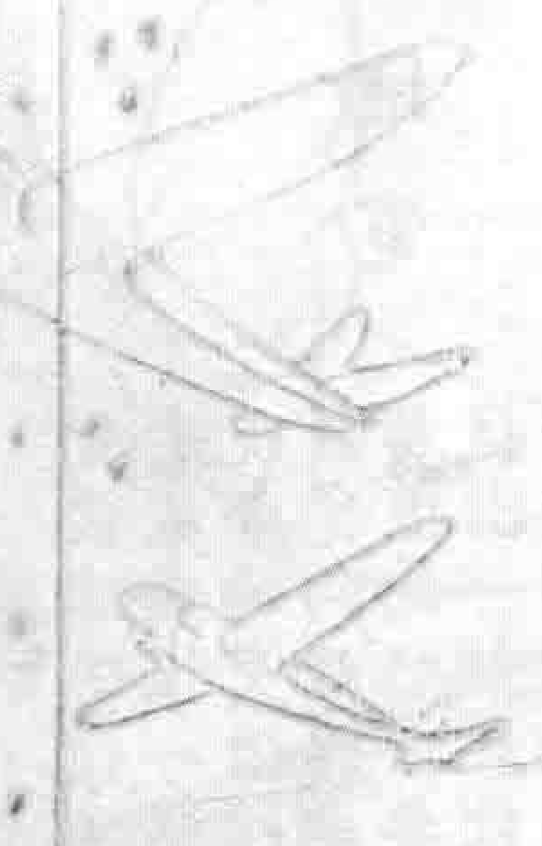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中國旅行社發行



第十三卷 第七號

中華民國廿八年

七月號

新中國的西便門

昆明的茶館

徒步旅行丹麥記

世界最大的韓洞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HUNG YING LIBR
上海
鴻英圖書館
SHANGHA

Vol. 13. No. 7
July 1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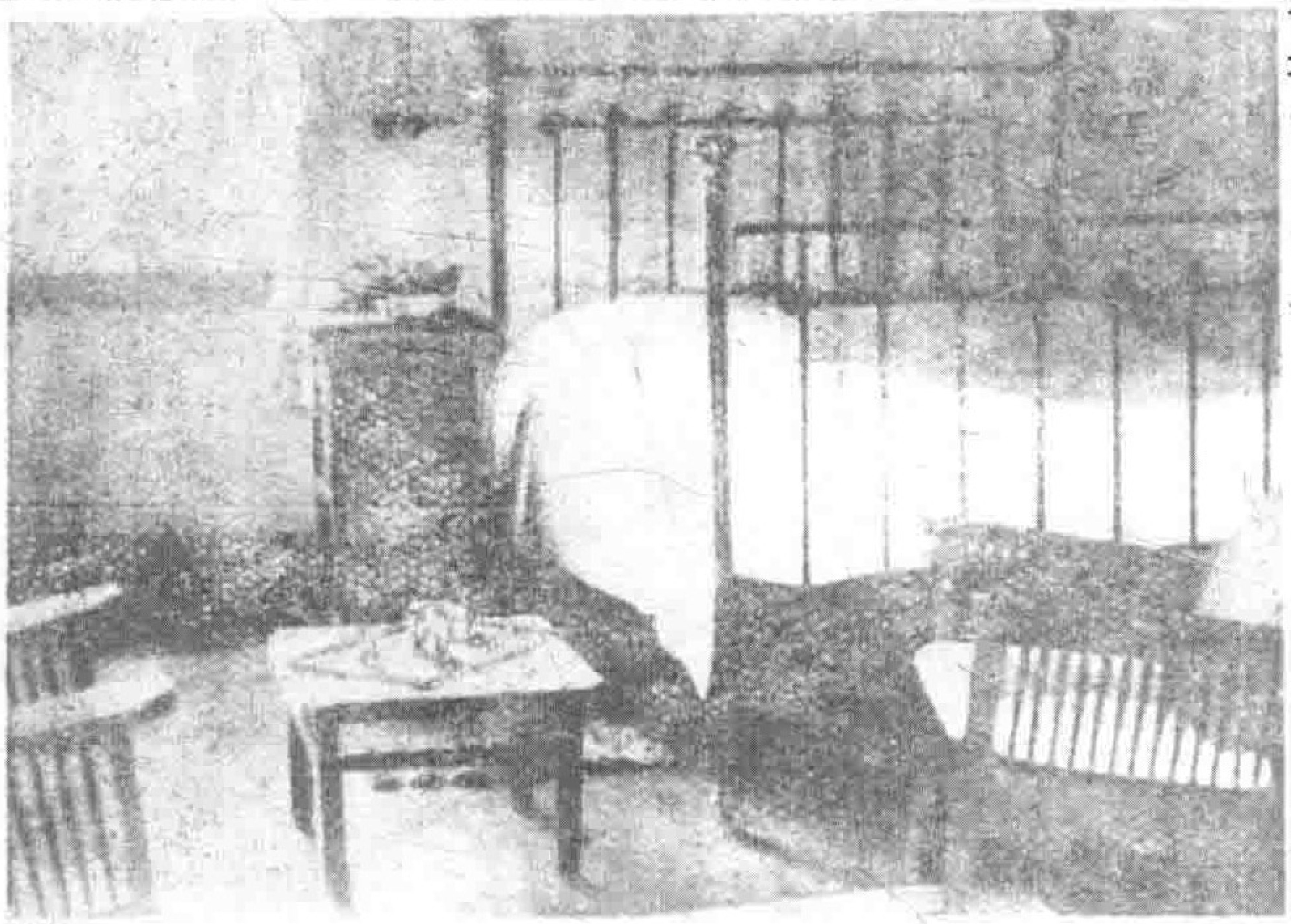
昆明商務酒店

電報掛號 "HOTELGRACO"

GRAND HOTEL DU COMMERCE

地址 昆明巡津街三十號

電話 七四五號



昆明，在現在這個時代，已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戰事發生以來，西南成已為我們惟一的田園。要到西南各省，以現今的交通情形來說，昆明已變為不能避免的經過要道了。但是昆明的旅館，都很簡陋，要想在華商經辦的旅館裏找出一個比較舒適的宿處，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商務酒店』本來是外人所經營的，內容佈置得極好，然而定價昂貴，習慣不同，國人去投宿，實在有些不使。本社有鑿於此，不顧犧牲鉅大資本，商之原來經辦人，將牠全部盤進，自已經辦。除內容佈置，較以前還要力求舒適外，一切侍應更能適應國人習慣，歡迎佳賓蒞止。



商務酒店的設計，一切全是西式的。所有房間的佈置，傢具的供給，陳設的研究，無不力求舒適。在昆明全市，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就這二張照片，可以看出內容之一斑。


新三星花露香水
沐浴時 作花露水用
化粧時 作生髮水用
出門時 作香水精用
一物三用
各盡其妙
各大公司百貨商店均售
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衛生必備



「亞林沙而」含 CRESOL 百分之五十以上。超過中華藥典、規定標準。滅菌效力偉大乃國產首創實用消毒劑。凡瘡瘍、創傷等之洗滌器物之消毒無不適宜。不僅為醫室中必需之消毒劑。亦家庭衛生必備之要品。面盆、浴缸大都共用。極易傳染傷風、砂眼、瘡癬等疾。如在面水浴湯中放入「亞林沙而」消毒。即可防止傳染。而於皮膚病尤有良效。

洗滌病人巾、帕、衣、被、應先放在「亞林沙而」溶液內浸一二小時。將病菌殺滅。可免傳染疾病。

五洲大藥房出品

各處五洲藥房均有出售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三卷・第七號

民國廿八年七月一日出版

本期目次

丹麥風物（美術銅圖）……朱德煌……一
柳州立魚峯（美術銅圖）……帥雨蒼……二
新中國的西便門……吳黎羽……三
桂滇行程……懷騫……九
旅桂雜記……帥雨蒼……一七
昆明的茶館……班公……二七
渝敘紀行……顧自新……三一
西康調查日誌（下篇）……黃炎……三五
徒步旅行丹麥記……朱德煌……四五
世界最大的韓洞……程志政……五九
南極歷險的一幕（下篇）……孫沛甘……六五
歐美采風記（十三）……沁明女士……七三
蜀道難……張恨水……八三
天網恢恢（續三）……秦瘦鷗……八七
大時代的夫婦……包天笑……九九

意國郵船公司廣告

(地址) 上海外灘路二十六號

(電話) 一六八八三至五(三線轉接各部)

本公司之郵船康鐵羅索號"CONTE ROSSO" 康鐵佛田號 "CONTE VERDE" 康鐵卑安克孟諾號 "CONTE BIANCAMANO" 維多利亞號"VICTORIA"定期由滬開往歐洲每二星期一次經過香港小呂宋星加坡哥倫布孟買博賽以達意國並可購買聯票至英國倫敦全程祇需二十三天(上海至香港祇需四十二小時至星加坡祇需六天)允稱歐亞航線之最快巨輪船上裝有無線電話與各埠直接通話更屬便利並有中國譯員招待週到至其艙位之考究設備之完美與夫飲食之清潔尤爲使人滿意如蒙賜顧請即駕臨接洽無任歡迎

船名	由上海開
康鐵羅索	七月十二日
維多利亞	八月十日
康鐵佛田	八月三十日

開往地點：布林的西　威尼斯　地利亞斯得　那泊爾　熱那亞

LLOYD TRIESTINO

ITALIA-ADRIATICA-TIRRE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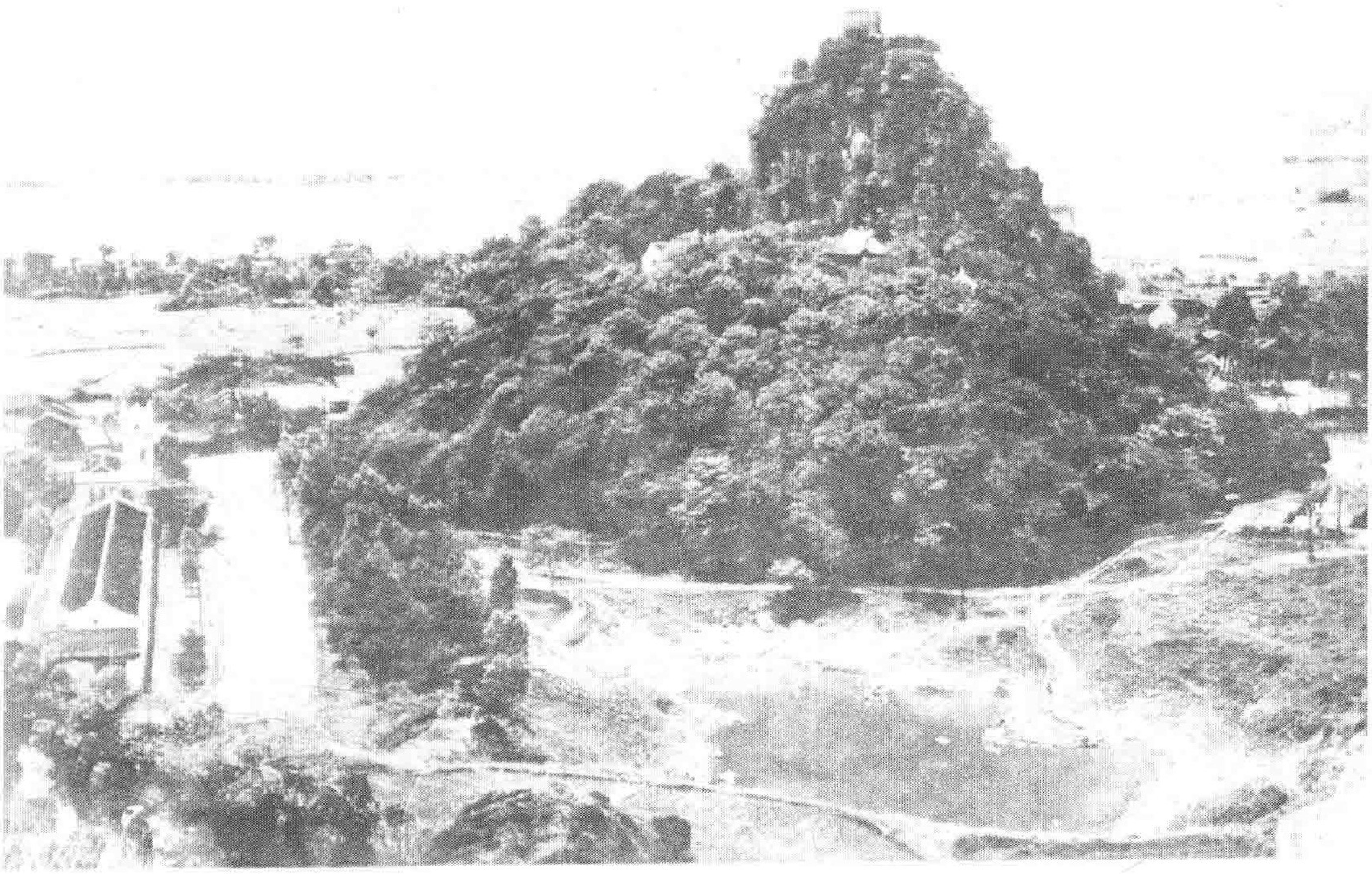




丹麥風物

朱德煌

三五—二四七



柳州立魚峯

帥雨蒼

新中國的西便門

吳黎羽

事變期中隨着職務，使我週歷到不少以前未敢妄想可到的地方。現在我來到新中國的西便門——昆明，就是從前的雲南府。我是由湘西的一個小縣城中來，猛然看到這樣的一個不可多得的都市，叫我認定後方的天堂就是這裏。他比重慶平坦，他比貴陽廣大，他具有豐富的物質文明，他負着大時代中最緊要的使命。

為了避免走漏關於國防上的情形，本文不願涉及政治，經濟，交通，和軍事方面的事件，僅談談在昆明兩個月來的日常見聞，報告給遠方的讀者。

這裏的天氣，和貴陽恰恰相反，除了春夏之交的雨季以外，平日很少有陰雨的時候。氣候乾燥而溫和，偶然有點風沙，但絕對不像西安似的差不多天天都是晴空朗日，但昆明的外圍，却罩着一圈濃厚的雲霧，天然的煙幕，給了昆明一個絕好的保障。

烏蒙山與六詔山脈之間，是一片廣大的平原，這平原高海面一千六百多公尺，就在這裏有一座偉大的城市，鐵道，公路，和河流都從這一點上放射出去，通到西康，四川，貴州，廣西，以及國外。著名湖沼之一的滇池，舖在這城市的西南方，四週是圍牆般連綿的高山，這西南門戶的倉庫，就在地形優越的條件中拱衛着。

市區的馬路是用整齊的方石舖成的，不像貴陽的石路那麼崎嶇。建築也相當整齊，大部份的屋宇是中國式兩層的樓房，大街上的市房上層，一律是綠漆的窗櫺，下層一律是紅油的門板，紅紅綠綠在建築上並不俗氣，而有特別輝皇之感，每幢房屋無不彫樑畫棟，東方建築的美術，是在這裏充份地使用着。也有一部份西式建築的市房，太和路的西式住房，簡直有點像靜安寺路的一段，另外新住宅區巧小玲瓏的西式房屋，目下也正在建造中。

郊外的風景區有溫泉，西山，黑龍潭，和那可以泛舟賞月的滇池，滇池附近的大觀樓，也是市民度週末的極好所在，那裏有食堂，茶館，有唐繼堯將軍的銅像，和一付絕長的對聯。原文是：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裏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列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

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疎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從大觀樓返城，可以坐小船沿河回來，平常一隻小船不過三四角錢，禮拜日是要超過一塊錢的。

比大觀樓稍遠一點有海源寺，寺裏祇有許多彫塑佛像，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風景，不過騎着馬穿行那高大古樹下的小路倒別有一番滋味。

包一輛人力車二三塊錢，租一匹馬也不過那樣，此地的馬小得比狗大不多，跑起來也很快，騎着小馬慢慢地走，較任何代步工具，都安全舒適。

城裏有圓通公園和翠湖；圓通公園的地勢很高可以遠眺；翠湖也很幽靜，其中有一座長方的亭子，可以在那裏看魚，旁有茶座，還有專賣魚食的小攤，正所謂「有亭翼然佔綠水十分之一，何時閑了，與明月對影而三。」

昆明的人口總數，最近統計，是十九萬多人，外僑佔很小的數目，據說有四百多人，可是在街上總看見外賓往來不斷，下江人顯着更多。在白天街上行人很少，一到傍晚間直像上海影院散場的樣子，不論大街小巷都是擁擠不堪，到了那個時候，警察增加了人數指揮着行人靠左，不然會擠得不能通行。特別是禮拜六的晚間更為熱鬧。黃色制服的學生，佩着短劍的空軍，頰上一邊留着一撮毛的西藏人，穿着花布長裙的緬甸男人，肥褲窄衣的安南女人……都在這時出現。

「祇怕貨供給不上，不怕賣不出去」。

這是一位經商的江蘇朋友對我說的，昆明的商務，實在太繁盛了，家家商店沒有不大賺特賺的，此地的生意經上是找不到「賠」字，所以昆明的商人之得意，要超過任何的都市，如果不是目下房屋成問題，還可以多開些商店，可惜現在眞是不容易再找到空閑的鋪面了。有人從上海運一箱國貨襯衫來，成本比上海的售價貴一倍，這襯衫尚未送到商店中出售，已被熟人分購一空。下江人買東西的胃口最好，以前本地的象牙物品和玉器都相當便宜，自從外來的人爭着購買幾乎造成缺貨，本地的做工又慢，於是物價逐漸地提高了。自然也有人企圖趁機發財高抬物價的。

旅館的生意更好，普通的旅館少有三元以下的房間，即是有也難得空出的希望。華貴的旅館有中國旅行社主辦的商務酒店，菜肴很精美，設備也完備，並且還有一座可容全部旅客的安全防護室。翠湖公園有外人辦的 Grand Hotel Du Lac 局面與環境都不錯。昆明大旅社和西南大旅社也是好的旅館，較經濟而住客相當高尚的，有新生公寓，他居然有十餘元一月的小房間。這裏租屋住房有押租的惡習，租一部份

三五—二五二

房子，倒有的不用押租。

除非是自己有廚房不然吃飯是旣不經濟，又不方便飯鋪在上午十二點與下午六點左右常常客滿，不容易馬上等到一個座位。西菜館有下江人辦的金碧與華山，和附屬在旅館下的商務酒店樂羣招待所，雲南服務社，與歐美同學會還有安南人辦的南豐與日新，除了商務的公司菜是三元一客，其餘都是元半到二元半的樣子。中菜方面本地館有海棠春共和春和東月樓，這都是宴客的地方小吃是不適宜的，其餘有粵館南唐，湘館曲園平館厚德福東方，浙館萬勝樓，以及用着本地大司務的再春園簇雲樓，樂鄉，和新雅。可以經濟地解決民生問題的地方是昆明大旅社與青年會的食堂的客飯。

昆明特有的名菜是象鼻與鹿筋，也衹是吃一個稀奇罷了。最普遍的是乳餅與火腿，不論大小飯店都有這兩樣東西，前者想是外來的文化，是用牛奶凝結的固體，用油煎黃，敷以椒鹽，香中帶臭，特有說不出滋味。後者必是固有的國粹，然而在雲南吃雲腿並不便宜。此外是米線和耳塊，街頭巷尾都專售這種食物的鋪子，米線是用米粉做成像掛麵一樣的東西耳塊就是年糕的一種。每碗價格要看鋪子的大小與好壞而定，大概不出一二角錢，衹是過橋米線（熱湯與生雞片或生腰片）的價格要貴上一倍了。

零食是松子最多，比瓜子還要便宜，可惜此間還沒有人發展他更多的用處。

相傳本地的食鹽缺乏碘質，久居此間，容易變成粗頸子，這里生粗頸症的人眞不少，據說那是由於食物太簡單的原故，我們常吃魚類的人，足可抵抗食鹽的欠缺，市面上倒是也有充份含碘精鹽出售。

除了各種紙煙都有外，通行着一種土產的黃煙，用着裝有水的竹筒抽吸，那竹筒有二吋來的直徑，在這粗筒下半截插着一枝上豎的小管，管端是個鏇形的銅嘴，就是裝煙絲的地方，粗筒內灌着一截水，吸者就對着粗筒的上端吸，和銅質的水煙袋有相同的功效。關於這種水煙筒有過不少笑話，新來的人見了，都因了好奇的趨使，不由的拿起來看，把筒裏的水，倒一褲子是常有的事，最近還有一個朋友，想看看這筒是不是實心的，把煙筒的水整個倒在臉上。煙筒有的裝有光亮的銅邊，售價較貴，起碼的要賣六角錢一枝，因爲稍嫌笨重的原故，出門時是不用隨身攜帶的，任何茶館都是免費供用這種器具。

昆明市上磁器是最缺乏的東西，所以貴得出奇。補救這一層的，是專門出粗磁器的鋪子，那些鋪子的資格都很老，磁器的缺乏顯然由來甚久，不是受了戰事的影響和人口增加所致。

本地人倒不像川黔兩省人有纏頭的習慣，男子的服裝也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衹

是女子的服裝很是古典派，鄉下的女子領口和袖口上還縫着很寬的兩道黑邊，穿着顏色很鮮豔的褲子，大部份的婦女是纏過脚的，即是大脚的女人也穿着一雙紅色或綠色的鞋，鞋的後跟上並且翻着一片豬耳朵似的鞋拔子。當然知識階級和資產階級女性的裝束要摩登的多了。

男子的西裝問題較難解決，原因是缺少人工。一套西裝的手工要在三十元上下，一套最起碼的衣服也得六七十元。最可怕的是兩三個禮拜不一定能夠做得成功。

土貨之中有一種牛皮的馬夾，那是用土產軟革製成的，雖沒有 Jacket 那麼美觀，想來倒很能禦寒，都市中人固然不大適用，假若能買來獻給前線的將士，一定比絲棉背心耐久。每件售價不過十塊錢，樣子彷彿像電影上美國西部人以前所穿帶着穗子邊兒的衣服，祇是他沒有袖子和穗子，而且也短些。如果能樣式上改進一點，未來的銷路，一定不成問題的。

文化方面的情形，自從很多學府遷來，學術空氣是相當濃厚了，常有畫展，游行，義賣，和公演。此間的紙彈現在五種，益世報，同朝報是由遠處遷來的本地出版的是雲南日報，民國日報，和社會日報，中央日報也最近出了昆明版。刊物有戰時知識，南方，新雲南，新動向等幾種。翠湖，大觀樓，和民衆教育館都有通俗圖書閱覽室，可惜這裏還沒有一個規模較大的圖書館存在。戲劇團體很多，如金馬，業餘（是一些商界人物所組，並非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國防，和各大學的學校劇團，演技的水準還不怎樣高，一切都在摸索探求中。京戲祇有趙如泉一班，現已停演了。滇戲除有一家正式演出的，並有很多茶館附帶清唱滇戲，滇戲據說是京，粵，川各種戲的溶合體，胡琴和腔調有的地方像京戲，有的地方像粵劇，鑼鈸有的地方像川戲，我們沒有聽慣的人對於滇戲的一切都不易捉摸，譬如敲了一陣鑼之後，跟着就是弦子，弦子之後我們覺得應該唱了，不料又是一陣鑼鳴，每在我們想到是「過門」的時候，而偏不是過門，不認為是過門的時候却配上了一通鑼鼓。近來有人成立了一個滇劇改進社，希望把他的內容修正一下。

貨幣方面除用着國幣之外，還用着地方銀行所發行的新滇幣，每元合國幣五角，以前是用每元合國幣一角的舊滇幣。雖然舊滇幣在本年春天焚燒了，可是這種名詞依然存在着，如果你到了昆明聽見車夫向你要車價兩塊錢，賣火柴的向你要四角錢一包，或是飯店裏的菜單上印着炒腰花七元五角的話，你不必驚詫，那是指舊滇幣而言，凡用國幣或新滇幣的地方都會預先聲明的。

這裏頂稱得起說大話用小錢，橘子能賣到十元一斤，火腿得二十元一斤，一付象牙筷子要賣五十元，一根手杖要賣三十元，格

外顯着闊氣，住在此間日久的下江人，已逐漸地習慣了。

雲南的公務人員薪俸很低，也許你們不相信，雲南省主席每月不過舊幣一千五百元，祇合國幣百餘元，其他的官員，更不用說了。最近改用新幣，發付比以前的數目提高了五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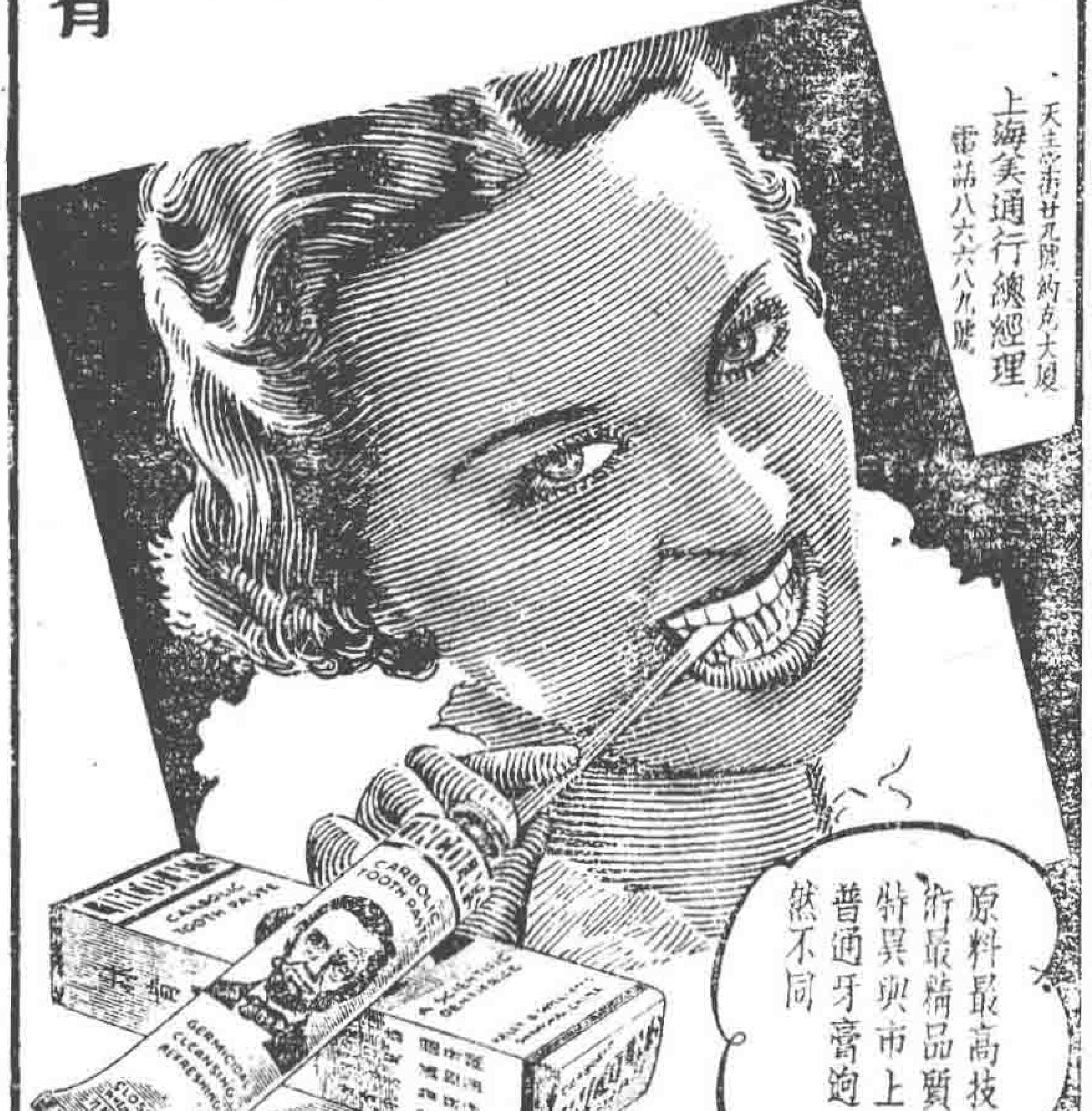
對於辦事的態度也很奇特，他們總喜歡表示不欲藉工謀食，目下本地人非常進取，充滿了朝氣。

德國又一怪傑

嘉

德國航空部長兼五年經濟計劃主持者戈林將軍，亦為國社黨怪傑之一，希特勒元首倚之若左右手，其人體重二百二十六磅，共有各式不同之制服七十六套。

千大精鹽公司出品
海王 商標
最新出品・到處均售
精鹽牙膏
鹹味護齒・最合衛生
精鹽牙粉
消毒滅菌・保護口腔
衛生漱口水
中國首創・鹽質配製
海王牙膏

林肯
藥水牙膏
白齒療蛀
殺菌除臭
功效神速
從來未有


三五—二五五五

桂滇行程

——經鎮南關至越南——

懷騫

二月廿日

今天眞的要離桂了，昨晚睡得早但老是睡不着，窗外風刮得十分響，心想路上必定乾了，灰塵可以少吃一點，像這樣做着的車，難免不受用，黎明前大雨，被包在雨聲中紮好，八時三刻，才別了空襲甲天下的桂林，二部大車載着四十餘人踏上去同登的大道。

定了柳州爲過夜地點，全程二百四十餘公里。經過陽朔，郊外一刹那所見到的山水，至今猶縈迴腦際。到荔浦午餐，已經走了一半路程，這裏有幾家旅館和吃食店，都開設在公路旁，往來桂林柳州間的汽車，大半停在此午餐，三毛大洋一頓，隨到隨開飯，這裏的沙田柚比桂林便宜，最大的，只賣一毛五分。

近暮，抵柳州，宿樂羣社，該社位大道旁，頗便棲止，我們人多，睡該社禮堂木板床。以人計，每人取費五角，便餐三角，遠不及在荔浦所吃。

二月二十一日

天未明即起，捲鋪蓋預備首途，樂羣社沒有早點吃，只好到街上買米線充飢，前去不遠，到大塘站，過大塘後，沒有適宜地點可以買飯吃，我們便停下午餐，時午前十時許。晚上再在南甯吃一餐，兩餐儘夠，離柳州前，可不必吃什物。

沿途或經山中，或駛平地。這段公路平坦寬大，車行甚速，約一分鐘，即見一指里碑，離大塘後，很少見特設之車站，經過的地方，必爲縣或爲鎮，不然便是墟。

田野中，桃，李，梅三花齊放，綠草萌芽，春風拂面，桂林苦雨，至今又是另一番境界，惜荒山多而墾植地少，雖非石山，亦多不耕種，大好佳境，等閒棄之，任生野草，深爲可惜。

午後四時一刻，抵南甯，雖爲二月天，但此地氣候，有如三月。我們都寄宿在距城六七里許之廣西家畜保育園，爲事前交涉好之居所，不花一文，可住水門汀築就的洋房，有電燈，自來水，抽水馬桶等設備。

步行到南甯吃晚餐，另外是想看看時常處在威脅中的這城市，久聞南寧爲廣西第一現代化都市，名不虛傳，所謂名不虛傳並不是指該處物質上的最低設備齊全，而是指値此抗戰時期，那裏的秩序，井然不紊，街道整潔，爲以前所見過的任何城市所不及。我們在街上吃香蕉，橘子，剝下的皮，只好塞在口袋中。水菓便宜，橘子每斤不過二角，香蕉每斤不過五分，聽說香蕉不能多吃，否則腹痛，我吃了近一斤，並無那回事。馬路上往來的行人並不多，想是因懼空襲的威脅而暫避鄉間。

南甯屬廣西，但說廣東話最

普遍，外省人一句也莫想懂，桂林話，只能在少數商店中行得通，餐館中點菜呼茶。只好以手勢代表。

由南甯到同登，汽車行程尚有一日，過境護照，已在龍州辦好，不必繞道，可直接由此去同登，未辦好護照的人，必得先到龍州法領事處辦過境護照，至少也得多躭擱一天，我們因為不去龍州，當晚便在南甯換好越幣，這時，一元越幣合法幣一元八角二分四厘，幾與港值相等。

二月二十二日

汽車又駛上平坦大道，時見高高如蓋的大榕樹，矗立道旁，香蕉樹和蔗田，隨處可見，無疑的是漸近熱帶的表徵。到蘇墟午餐，客飯三角，橘子最便宜，一毛大洋一斤，無核而汁多，味極鮮美，不亞美國橘子。沿途見湘桂路路基工程，已成大部，此路綫在抗戰聲中加速趕築，將來與同登車站接軌，直達河內，然後南通海防，北達滇省，西南運輸，又多一便利，廣西的發展，前途未可限量。

四時許，抵廣西邊境鎮南關，至此停車，俟本國官吏簽字後，方可通行，關設山頂，形勢頗險要，城牆相隔。牆外即法屬安南境，一城門可通，由車窗望到城門外，心裏在問景色必然不同吧！汽車過了關，山，水，木，石，並無二致，不過指路碑上，添了法文，行人靠左，改為行人靠右了。相傳鎮南關三字，為鄭孝胥手筆，看關頭石刻，果然剛勁而生動，汽車在下山半小時後到同登，心情不禁緊張起來，未來以前，聽說在同登受檢查極嚴，凡布帛，瓷器，以及成束的信紙信封，火柴香煙等及一些不相干的物品，都將被認為違禁品，查出後，每件罰越幣五十元，雖然自願抛丟，仍免不能罰款，那時，後悔沒有報名走貴陽去滇，可是現在既到了這裏，也只好硬着頭皮，閉着氣。讓這些法國人和安南人去檢查罷了，車子到了受檢查的所在，擱在路上的鐵練，由一個安南警察放下地，幾個穿制服的安南人，指手劃脚，叫我們將所有的行李一從概車上搬到檢查處走廊的一端，然後，由辦公室踱出來一個法國人命令檢查，一陣翻箱倒篋，七十幾件行李只檢查了七八件便算完畢，從這一端都搬到那一端去了，幸好，並無違禁品。他們只檢查鴉片，槍枝，子彈，布帛，瓷器，金條，銀塊之類，成瓶的酒，和成聽的香煙，其他如為新的物品，亦在被禁之列。如果皮箱堅固而沉重，外面再包上蔴布，加上夾板，明鎖暗鎖，顯得十分謹慎的，必被檢查，倒是破箱爛篋，他們倒不麻煩人。

當然，語言是絕然不通，英語並不是見了白種人就可說的，法國人不懂英文的多着呢？安南話更無法可懂。事先雖學了幾句普通話，但發音不正確，他們也不容易懂，縱使他們懂得了，他們便以為我們會說安南

話，接着便說一大堆，反而弄得莫名其妙，倒是不說的好，完全以手勢代表比較直接截了當得多，但我們至少要懂得數目字，因為我們用錢買必需品時，可以向他要求，懂得一點，可免受欺，今將要懂的單字單句，列一簡表於後，其中有法文音，也有安南音，大半都是安南音，有時簡單的廣東話，少數的安南人能懂一點。

字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元	角	分	那個	多少錢	要	不好
音讀	摸	海	八	本	冷	嫂	北（讀北平的北）	單	謹	等	毫	蘇	該乃	把油點	來	吉多
字義	不要	貴	賤	再會	杯	咖啡	牛奶	車站	麵包	車子	謝謝					
音讀	孔來	拉	野	焦高馬色渡果	高	卡非	歐乃	那搞	Monday	Say	乾猛					

同登街市在距車站里許處，並不熱鬧，有廣東人開的旅館，房間不潔，被褥不全。宿旅館者，可以在館中開餐，餐價另算。離檢查處不到三十步，有兩家咖啡店，一毛越幣一杯的咖啡牛奶，加上一二個麵包，需水時，添一瓶汽水，可飽一餐，價不過四毛越幣，折合法幣已超過七角，然而對着動人女侍者，再花七角也值得。

這裏氣候比南甯溫暖多了，在桂林着棉衣，到南甯着夾衣，至同登時，僅可着單衣，皮手套和圍巾棄置未用，塞在衣袋中。到同登的晚上，便不翼而飛，本來，聽說河內的小偷多，却不妨同登的小偷也不弱。

明日早乘火車去河內，今晚宿同登材料庫。

二月二十三日

八時許上了火車，打團體票，坐四項車，這裏的四項車，即指四等車，以前以為只有頭二三等，後來才知有第四等車，票比較便宜，車中設備和長武路的三等客車差不多。站長給我們方便，包了一口車廂給我們，在黨歌聲中離開了同登，駛入禾黍油油的田野。此時，還是舊歷一月初間，家鄉或在下春雪，而這裏已有四月的天氣，田中的禾，已有尺多深了，香蕉樹正結實纍纍，甘蔗田中，農人在收穫。

車中有小販賣點心，咖啡，牛奶，汽水，啤酒，麵包，餅乾，糖菓，應有盡有，我們並不要吃，招招手，便叫了過來，目的在向這小販學安南話，將所學過的都故意向他說一遍，他若不懂，便有錯誤，待改正過來，才放他走，花錢不多，而有實得，他還莫名其妙。

前後兩個車廂中的人特別多，他們用詫異的眼光，向我們

夾攻，趁此良機來比較他們的外表與我們不同的地方。很少見高大個子，似乎都像缺乏營養似的，下等一點的男人們，總是纏頭赤足，着木拖鞋，穿皮鞋的雖有，却不多，青黑二色的半截長衫，長僅齊膝，白色長褲，最普遍，全是大褲管，最使人注意的，便是他們引爲美麗的黑牙齒，除開少數受過教育的人有白牙齒以外，其餘莫不是未對你笑以前，先露出黑牙齒出來示威的，他們喜歡吃一種檳榔，一個生檳榔，劈成四份，每次以一份和着一種綠色樹葉，包上一點石灰，再加一種紅色木頭薄片，混合起來，放在口中咀嚼，一口一口的紅色泡沫，由黑齒紅唇中吐出來，地上便成了一灘和鮮血一樣紅的口水。女人呢？她們的頭髮是留着的，用一種青絨將整個下垂的頭髮包起來成一條長的青絨辮，然後，再盤在頭頂，春冬二季，她們喜歡穿青，藍，紅三色的絨長衫，下身襯白色綢質長褲。夏季的服裝，便是綢質，這是指境況稍微好一點的人，境況差的人，仍是以布質爲主。她們的衣衫子，都開在腰上，看上去，好像兩塊布前後搭蓋着，穿高跟鞋的雖有，但仍不及着拖鞋的多，年輕的姑娘們，都長得不差，摩登一點的，都保存的白牙齒，此外還有安南人與法國人的混血兒女，他們都長得很結實可愛。

最奇怪的，便是看不出他們面上的表情，能夠顯示出一種歡欣鼓舞的現象，好像都是木然無知的一般。服從性是訓練有素的了，當火車停一站時，便有許多人想擠上我們的車廂，但只要一聲呼喝，他們無不是趕快退下去。

沿途風景幽美，每隔五至十五分鐘左右，便停一場，各處分佈着黃色的法國式建築，有一位教授告訴我們，到了安南，無異到了法國，上自語言，文字，下自園林，建築，都是道地的法國貨，只餘一些安南人，點綴在這地域裏。

車到了諒山，使我回憶起歷史上所說的中法之役，馮子材領兵與法軍戰於此，相傳是我國陸軍打了勝仗，捷報由驛站傳至北京時，政府已與法軍議和了，原因是海軍失了利。政府先得到吃敗仗的消息，而勝利的消息，却因交通不便，未克傳達，且因清廷庸懦，以致糊糊塗塗，送去了安南，算算看，其時正値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安南亡國，已有五十四年了，因清廷之不抵抗政策，與苟且偸安的朝臣，便留下這一筆不能公開的賬，而且，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五月，政府又與法國締結法商續約十款，其中有一款便是開龍州，蒙自，蠻耗爲通商口岸。

火車經過了幾個大一點的車站，除諒山外，便是拺示（又作答珠）和府琼瑋，這三地爲同小城市，住宅，商店，街市，茂林等都佈置井然，由同登至河內

的柏油公路與鐵道平行，乘汽車去河內兩小時可達，比火車快捷四倍。

午后五時許，抵河內車站，未入站前，經過一座很長的鐵橋，該橋橫跨二河，一沙洲，再越過市房，馬路，然後落入平地。橋兩旁爲汽車道與人行道，計行十二分鐘，方全部通過，工程之偉大，比我國錢塘江鐵橋有過之無不及。

行李都是自己搬到月台上，大家都聚精會神的看守着。四周已包圍一大羣看熱鬧的人，向我們投擲着詫異的眼光，心裏在想，不知其中有多少人在轉我們行李的念頭，去叫中國旅行社的負責人，帶來了一羣苦力，我們將所有的行李交給他們，便出站找旅館。出站時，坐第四項車的客人，只能走一張專爲第四項車客人的門出入，乘第一二三項車的人，也各有其出入的門，我們坐的是最下等的客車，出車站的門，便設在離站很遠的地方，出了車站，方吐出一口無從發泄的悶氣。在車站的斜對面一共找了三個旅館，三個之中，以春長旅館最好，價錢公道，房間清潔，吃食也便宜，中菜，西飧，點心都齊備，其他雜人太多，良莠不齊。茶房有代妓女拉客的事，稍一不愼，小件物品，如手表，皮夾，香煙之類，他們便替你代收了，言語不通，無從詢問，只好自認倒霉。

塞飽了肚皮，便成羣結隊去街上巡禮，初夏的天氣，又值夕陽方墜，寬大的馬路上，頓形熱鬧。女人們開得高的衣裙，是最引人神往的地方了。在百貨商店的玻璃櫃外，一家家看過去，那種樣子，便是鄉下人進城的神氣，用學過了的幾句安南話，和店主講交易，居然也生效，至於討價還價，仍是用筆書寫，方便比較起來，物價並不便宜，除了法國貨外，其他國家的貨物比較昂貴，這裏便可看到關稅保護政策的實施。

有一條廣東街，有許多廣東同胞開設的商店，他們的店中，見不到中國貨，仍是法國貨充斥，有些店中，亦有賣日本貨的，不過他們還表現了一點耐勞勤儉的精神。他們作生意的時間，自晨至晚，不若一些法國人開的店，只在下午做幾小時生意，他們有同鄉會，團結頗堅固，但常受法國人和安南人的排擠，自從駐安南之法國總督頒佈了禁止外人在安南謀生的命令以後，來此之廣東同胞，日漸減少，只有一些高等難民，他們以消費者的資格，才能在河內作長期的居住。

回到旅館，同學中有兩人發現掉了鋼筆，一人失了皮夾，明日在河內停一天，後日去滇。

二月廿四日

因言語不通，街道不熟習，只好在外瞎闖，有一位姓胡的教授迷了路，呼街車到火車站，因爲到了火車站，便可到旅館，那位先生訴車夫要去『那槁』（車站）車夫拉着便跑，結果

停在一個小車站旁邊，車站是到了，却不是那火車會集的大車站，怎麼辦呢？又不好向車夫解釋，最後他只好『哆——哆——哆——吐圖吐圖』的做口技，車夫才明白便將車拉到他所要去的地方。

預備去參觀博物館，却値過了時間，在門前徘徊了幾分鐘，才闖到別處去，聞該館收藏甚富，惜不得見。

十一時許，恰在一個湖旁，看陳列着的許多出賣的鮮花，並且還欣賞着沿湖的垂楊，及緩行其下的男女，忽然，在桂林所常聽到報告日機將襲的警笛，長鳴了起來，不禁呆了，下意識中便預備拔脚找防空壕去，及至明白這是在河內，才止住了一顆跳動的心，其後詢問原由，原來是報告正午十二點。

下午去參觀一個大百貨公司，規模也相當大，沒有什麼便宜物品可買，祗走馬看花似的看一遍便退了出來，又走了許多街道，都是法文名，一個字也不識，街兩旁大樹成蔭，油然令人生愛。據一位教授說，這時正値熱鬧期間，因爲天氣尚不十分熱，若到暑季，街道中便少行人了，他們白天躲在屋子裏避暑，夜間才開始活動，照此看來，河內雖可愛，但也有不好的地方。

中國字隨處可見到，大半是書寫招牌，有些安南人家裏，還有對聯匾額碑帖之類，這些古物，多半是年老一點的安南人保存下來，他們有些還可以說一點廣東話，但他們讀音釋義，便有許多不同的處所。我住的一家旅館，名叫『南來』，主人是一個六十左右的老頭子，因爲他到過香港澳門天津上海等地，所以他說的中國話，雖然帶了廣東音，也能懂得一點。他問我國戰爭的情形，都據實的告訴了他，並說明我國長期抗戰的決心，及最後勝利終屬於我的把握。

不知怎樣的，同學們對於河內都沒有十分好的印象，這裏也和其他的大城市一樣，罪惡充斥了全城市，它成了各方間諜的潛伏地，也是我國高等難民的藏身所，更是人肉買賣的好市場，深幸明天便可離開它。

二月廿五日

火車離站已是八時許，在黨歌悠揚聲中，河內便消滅在視線以外，胸中不覺輕噓了一口氣。

我們頗備了夾肉麵包以及餅乾，牛奶，水菓等，好作途中的午飧，這條路的行車時刻及車中設備，頗與國內的不同，雖分頭，二，三，四等，却不附設飧車，乘客都需自備食物，而且火車不在夜間行駛，必須在老開和開遠兩地宿兩夜，第三天方可到昆明，第一天完全馳駛平地，看到法國人沿鐵道所經營的鄉村，確是令人生美的感覺，但不知矩鐵道遠的地方是甚麼情形，想來也離不了表面化的那一套。

八時許，抵老開，那是一個小城市，當然也充滿了法國人勢力的表徵。

在這裏住旅館，實在不便宜，以一人一宿兩飱計，需一元五毛越幣，此外更須加小費二毛，還沒有被子蓋，而且早飱開得那樣早，誰又會從床上下來吃得三碗飯呢？距開車的時刻還有兩三小時，坐着等天亮，情形眞難受。

夜間，曾到街上閑蕩，却逢演安南戲，任人參觀，那時正價舊歷正月初間，他們恰在過年，其風俗習慣好多是我國給遺留下來的。他們的戲台佈置和我國差不多，但有時掛了一幅中堂以外，又襯一幅樹林景，依然是鑼鼓喧天。演員呢？在同一幕中，有的穿闊帶大袖的龍，有袍的穿西裝，更有穿便服的，唱一會，說一會，看戲的人，聚精會神的領略，弄到高興處，大家笑起來，我們也隨着笑，笑台上的新式佈景和離奇化妝，嚴格的說，安南戲是落伍在時代後面很遠了；絕對不能談到藝術的上面去，頂多，只能逢場作戲，頑頑而已。

又看了一家公開賭博場，叫勝到公司，長桌子旁圍滿了人，男女老幼，濟濟一堂，眞乃盛會室內懸了許多匾額，什麼『入我殺門』『直殺到底』之類，不幸的，這家司，公就在我們住的旅館隔鄰，直到夜半他們停止工作時，我們才入睡，但還要給蚤子，臭蟲騷擾。

二月廿六日

今天的火車已由平原進入山地，成天車頭在怒吼着，吃力的向上爬行，過了橋，再進山洞，又過橋，由右邊山脚，繞到左面山頭，回視來路，已在山下數百公尺處，景緻隨着車行速度隨時改變，不啻在看一幕大自然的電影，俯視小橋，流水，農舍，田疇，仰觀巨石浮雲，飛禽，喬木，眞是怡然有自得之概。

過山洞是最苦的一回事，今日整天便過了一百零八個山洞，幸而長的比較少，不然，經過洞內時，車頭所噴出的煤氣，實在吃不消；過鐵橋又令人担心，有些是許多井字形的鋼架從山澗中昇上來，支住了鐵軌，有些，便是人字形的兩端支住在壁立的岩石上，其交叉點，便支在軌道間，像這種險巨的工程，不是令人担心嗎？可是，據統計報告，滇越路却從未出過岔子，旅客儘可放心，欣賞沿途風景好了。

到開遠時，已近天黑，若過鐵橋，到對岸之河口，卽入國境，離境前在開遠還要檢查一次護照，本來是車到站時，便要檢查的，一則因車誤了點，二則，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人多只好挨到明日清晨。晚上，茶房問我們是否已驗了過護照，我們答沒有，他似乎爲我們担心。

二月廿七日

昨夜宿車站附近旅館內，比牢該的食宿便宜了許多，清晨到檢查處查驗護照。

到車站上車，不料已經開到對岸河口去了，只好步行過橋到河口，還得受海關檢查行李走到橋頭，望到彼岸海關上矗立着的國旗，眞有說不出的愉快，好像受了幾年積鬱而得到寬慰似的快樂，我們馬上由『行人靠右，』改爲『行人靠左』了，同時還唱着黨歌，

在河口只稍微檢查了一二件行李，火車便開動，想到下午即可到昆明，頓忘了積日疲勞和憤懣，依然是穿山洞，過橋樑，看到沿途正在盛開的桃林，聽到親切的口音，暗示着和朋友們相聚時不遠了。

由桂林經安南至昆明，行程共計八日，若不在河內停一天，一星期可到昆明，計汽車行程三天，火車行程四天，由牢該至昆明，兩日內共經過大小山洞一百五十餘個，長短鐵橋三十餘座，在過去幾天中，耳新目異，觀感實多。看到我國的沃野無涯，江山如畫，中國只有努力圖存，方有光明的前途。

世界巨人

秋

英國愛爾蘭青年勞勃脫華德路，生有異稟，高大逾常人，當其年九齡時，已高六尺一寸，其父已相形見拙；至十二歲時，身高達七尺，其兄妹與之同行，形若侏儒。迨十八歲時，計長八尺二寸半，巍然如鐵塔，所服衣履，均須定製。但至二十三歲時，即一病不起，聞者惜之。

雙十牌

清真牙刷



總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三八五號
製刷工廠 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

聖潔起見製造此刷純用馬鬃不摻別毛柄上刻有雙十牌梁新記清真牙刷以資識別庶免誤購

三五—二六四

旅桂雜記

帥雨蒼

一　全州至桂林

寒風習習，我們在全州關岳街湘桂鐵路營業所購得了車票，於是便登上一輛老鴉卡車，一陣馬達聲沿着盤石峯下的公路向全州車站進發了。由全州至興安計程六十公里，凡才灣、紹沐、咸水、界首四站，這次的車竟行足足一長夜，在煙雨霏霏，濃霧瀰漫的次晨方到達，下得車來，冒雨走了一里多路，才到滄浪橋畔的灘濱酒家。

興安旅舍，以灘濱第一，天然第二，房價灘濱由一元至四元，天然則僅五角至一元，飲食一切均算清潔。其餘若新興街及萬里橋頭有所謂伙舖的，那都骯髒不堪了。我們這次到興安爲奉振委會命籌設運配難民分站，比往縣府請撥房屋，結果收容所撥到了一所祠堂，辦公所則由縣府派警長伴往賃定民房一間應用，計月租六元，先付後住，手續到很便利。

興安因位湘桂邊境，所以居民很多湘籍，全城以灘濱街最爲繁盛，商肆林立，汽車站在街之北端，電報局在縣府前，郵政局在萬里橋畔。這萬里橋是跨着秦渠的一座古橋，亭覆其上，桂林馬維驥題聯云：「一灣流水無今古，兩袖清風自去來。」語氣到很瀟灑。

興安全境，嶂巒重疊，海洋山脈的高峯陡拔，爲湘灕二水的源流，名勝城廟附近有景仰閣，登樓遙矚，全城在望，一泓流水，灣曲在城廓田畦間，閣有聯云：

「一水貫靈渠，當追思史祿雄圖，伏波偉蹟；千峯環傑閣，應想見嚴關峻險，乳洞玲瓏。」

這已把興安景色繪了張輪廓的畫圖，這靈渠現正疏濬着，是歷史悠久的古跡，秦始皇時爲鞏固西南邊垂的防務，在湘灕兩水之間築了這條綿亘運河，以便輸送軍糧。

我們在興安工作二月奉命調滇，又於一個彤雲滿天的傍晚，向靈川進發，因爲桂林至柳州汽車已登記至幾個月後，而日機又無日不往狂炸，於是我們不得不另覓路徑，經相當時間的調查，決定由靈川步行至桂林縣屬的蘇橋，再由蘇橋雇民船下駛至柳。

七時購票上車，汽笛一聲，在暮色沉沉中邁進，約卅餘分鐘已抵嚴關鄉，略停復行，八時抵大溶江，憑窗遙望，濃雲漸散，月上東山，站傍有負販出售食品，尚稱熱鬧。這裏因交車停候良久，由大溶江起，一路山堡重疊，鐵道在嶙嶒峯巒中，猶似一條羊腸小徑。

午夜抵靈川，寒風刺骨，我們出了車站，三里不見屋宇，在野林荒塚間，憑了淡淡月色進向北街，投宿劉春發伙舖，這裏的伙舖老闆並不歡迎我們這班彬彬旅客，好容易商量進舖，已無臥位，祇好坐以待旦，舖內有院落，綠竹一叢，冒寒閒步，月白風清，到是一幅佳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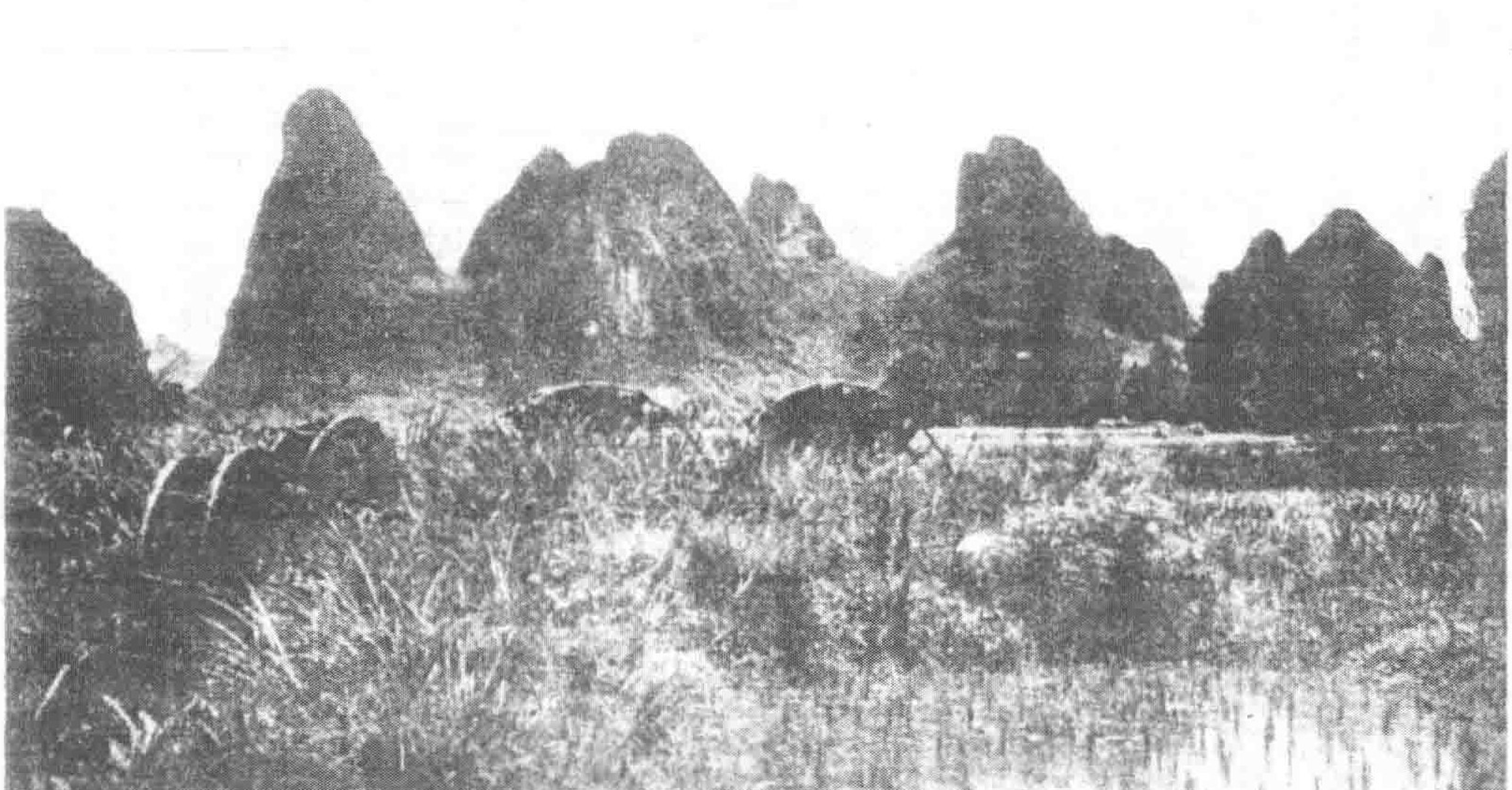
靈川是一個極苦的縣份，縣府郵政代辦所，汽車站均在北街，縣城內茅舍居多，鳳凰街略有幾家商店可以購得魚肉蔬菜外，其他若筆墨紙張布疋藥品需逢墟期才設攤有售。我們在靈川留二日，因聞平樂有商車可搭往柳州，乃復乘火車至桂林，買棹下桂江至平樂。

靈川至桂林，祇甘棠渡一站，因前途車輛擁塞，計行五小時方到，當我出了桂林北站滿以為桂林也有這麼許多高入雲霄的洋樓，那不是和上海同樣嗎，雖然沒有霓紅燈的照耀，也許是在燈火管制中罷。但細細在月色朦朧中打量一回，那是重重疊疊的山峯。我們因畏懼空襲，宿夜趕向定國門外的逐安碼頭，雇定了中號民船一條，計有四個艙位至平樂價為國幣二十五元，若在陽朔登岸則十八元，比將行李運上船艙時已黎明。於是着船家啓椗，停泊距城市十餘里處，準備下午入市作一度巡禮。

桂林的街市不亞於江西南昌，但現在滄痍滿目，通衢要道，處處可見到一堆堆焦土炸痕。轟炸由他轟炸，市面依然繁盛，不過多在下午三時以後才見熱鬧。桂林又名榕城，相傳麗澤門內有榕樹樓，樓西有古榕二株，因而命名。

當我們經過桂林時，正值陶知行先生盛倡着岩洞教育，碻是的，在空襲時間，桂林老百姓有現成的時間，知識份子有現成的貢獻，

桂林，冷水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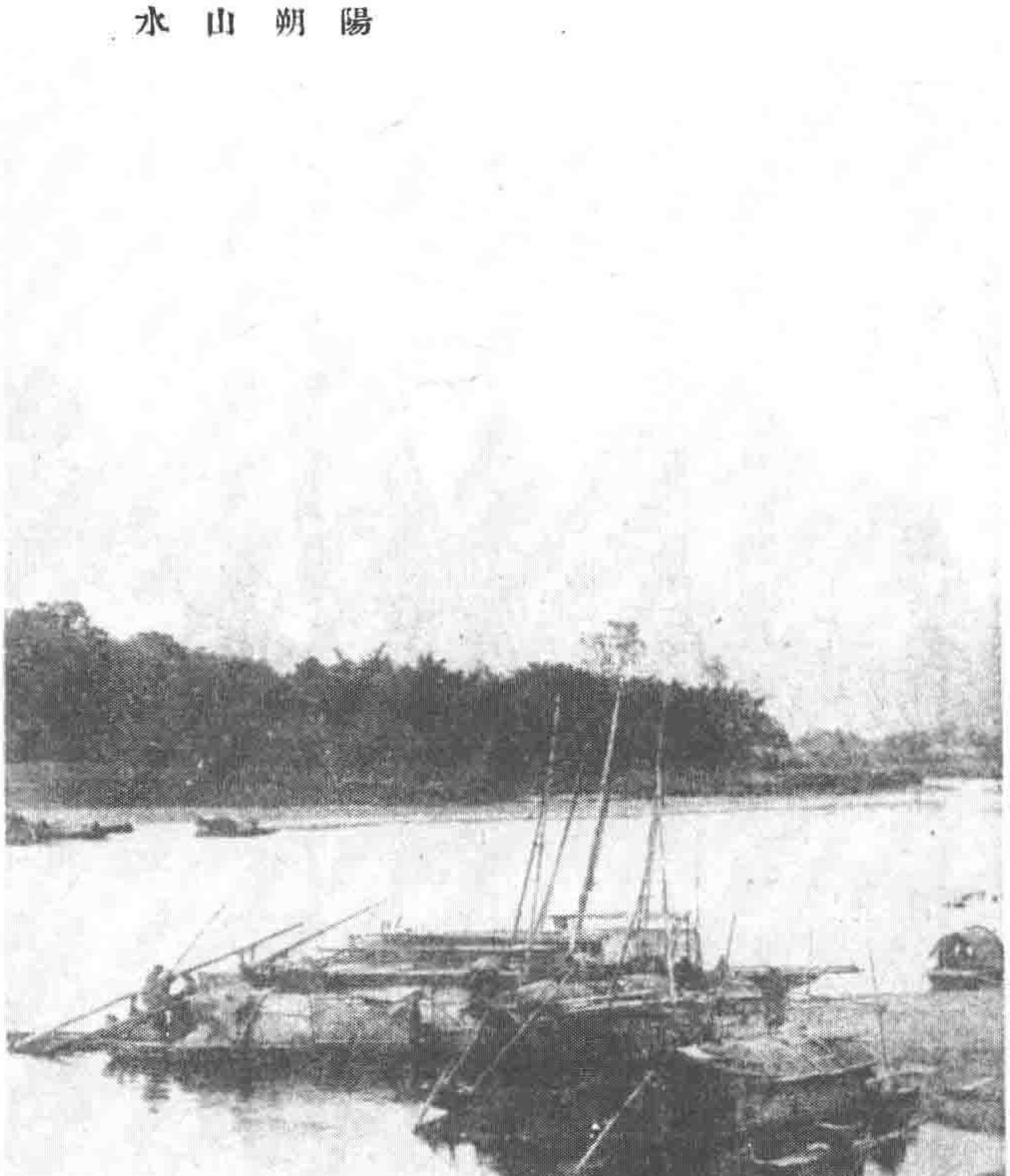
大自然給了羣衆以現成的岩洞課室，更由陶先生貢獻了完美辦法，政府即行嘗試，於是今日桂林的每一岩洞便成了一所民衆學校，一聲警報後，每一個洞裏便開始播音，演講，歌詠，話劇，同時到處滿張了抗戰漫畫及前線情報。

二　灕江風景線

湘灕二水，同源與安縣的海洋山脈，至縣北的分水嶺才成二流，湘水則東北流而匯到洞庭湖，灕水則西南流至桂林，故又稱桂江。桂江由桂林起經陽朔平樂昭平而到蒼梧江的形勢，兩岸懸崖險惡，水流湍急，江底碎石錯綜，由桂林至平樂，雖說險惡尚少，但淺灘急流，下行船的過灘時，簡直在汽車中一般。

旭日初升，金黃色的光芒照滿在灕山的一面，灕山就是象鼻山，江水不時打着山麓的岩石和停泊的船尾，很有節湊的拍拍作聲，萬條金蛇在江心跳着舞着。當我正託一位同伴入市去購攝影材料，舟人已屢請啓椗，他們說，今天日朗氣清，桂林必有空襲的。

九時啓行，款乃聲中象鼻山漸向後移，一幕幕的紅樹青山圖，如放電影般地過去，時值初春，桂江水涸，且依例下行船應讓上行者，故行抵及午，還祇走四里餘路。這時果眞的一陣飛機聲繼着彈聲洪洪，遠望山頭，烽煙連天，桂林又在狂燒中了。這天下午也祇走了三五里，夜來停泊離大墟鎭五里處。



陽朔山水

黎明醒來，已聞櫓聲款乃，這告訴着我們水深了，因為民船推進的工具是帆，櫓與篙，水淺用篙，水深才用櫓。

八時已到大墟，是桂林縣屬潮田區的一個大鎭，我們上岸去觀光了一回，覺得比較靈川縣城繁盛多多了。鎭上產雞蛋麵，每斤法幣二角，購回烹食，味甚可口。

下午漸入陽朔縣境，山明水秀，峯巒奇突，陽朔山水甲桂林，洵不誣哪。這時仰望天空，銅盤大的一輪血紅的夕陽，慢慢地在山峯重

疊中隱去，繼而紅霞滿佈了西方，兩岸山麓的乳岩，吻着似綠色絨毯般的水面白羽的水鳥在乳岩洞間裏休息着，這是我們停泊在離興平鎮十餘里的一個溪灘邊的素描。夜幕漸漸地瓏罩了大地又是一幅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畫圖顯露出來了，遠遠的竹籬茅舍間閃閃爍爍地現出幾點漁火，這夜適值山村中有祭會之舉，鼓角之聲山鳴谷應，也許我們同艙之中有人曾疑慮到不要是苗人在跳月罷。

晨星寥落，一片船夫曲中，我們已到興平鎮，舟人因購備糧食，我也隨着登陸，那是陽朔縣興平鎮的興平街，瓦屋櫛比，一泓流水曲曲仄仄地在嶙嶒石山間斜臥着松柏倉翠，柳絲青垂，點點漁舟不時在樹梢隙裏隱隱現現，那眞可謂身入畫境了。

由興平下行天氣逐見開朗，一路峭壁高聳，兩峯石乳吻水，成羣結隊的捕魚鳥很有紀律的排列在竹筏上擦船而過，且江水清澈可鑑，游魚可數。下午三時抵陽朔縣，城內祇水南街最為繁盛，全街長約里許，清潔異常，在街頭巷尾到處可看到英法文標語，那是外語學校貼的。縣城附近的蓮峯山亭臺樓閣，曲欄縈紆，我們因祇停留半天好多地方無暇觀光，不過經我的調查有下列的勝跡，也錄於次，以備將來重游時的參攷罷：

(1)城址： 歸義古城在舊縣村塞山下。熙平縣，在今縣東北與墟古樂州，城在今縣南白面山下八分榨旁。

(2)祠宇： 明覺寺，白鶴祠，均在城內西街碧蓮峯下，現改蓮峯市。茶雲亭在帆江樓右濱元江縣尹嚴敬改建。文會堂，明成化改讀書樓，藩憲黃鎬經改為黃雲亭。展書亭在陳掉山後，畫山前，宋鄒浩建。凌墟亭在縣白鹿山下。碧蓮閣在鑑山寺前，持立江上，風景幽絕。鑑山寺，在碧蓮峯麓。曹公祠，在白鹿山前，壽陽書院，建於明洪武年，今為模範小學。

(3)墓塚： 晉征南將軍薛翊墓，在縣威南山下。晉都督諸葛齊嚳墓，在白沙村律郎祠內。宋黎桓祖墓在縣屏山村前。宋朝議大夫莫知徵墓在縣東十八里下村。宋進士諸葛文庚墓在蜜峯岩後。

(4)寺廟： 龍躍寺，在西門外龍躍岩前，龍洪仙泉在寺之右側。

次晨離了陽朔因江面較闊而水深，舟行甚速，在下午四時便到平樂。

平樂是個很富足的縣份，水陸交通的要點，所以這裏的一切很有都市化了。城厢鎮由大街，半邊街，而至汽車站所在的下關，高肆林立因為依山築城，平地較少，在上面的幾條街衢多五六層樓。在民船上仰望岸上樓屋，多下小而上大，形勢可畏。這裏因交通便利，物質上應有盡有，旅舍有龍潭大酒家等二所，規模尙大，設備亦屬

完善，其餘則在下關街的客棧了，這些客棧大，多是湖南人開設的價目甚廉。我們在平樂候車三天，覺得印象甚佳，市容一切，有些湖南湘潭的風味。

三 柳州印象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獨自書音滯一鄉。」

這是柳宗元先生的登柳州城詩，可憶測到一些柳州的古色。

由平樂至柳州，計程一百七十二公里，我們雇的一輛二噸半卡車，費國幣二百七十元，於是在一個上午渡江起行，嗚嗚聲中經修仁，鹿寨，榴江，雒容。在三門江以汽船渡車過江後，下午三時抵達了柳州城。

柳州今名柳江縣，當省境中心，由桂而入川、黔、滇者必經之地。全縣石山遍境，形勢不高而零星，但多孤峯峭立，峻壁巉巖。柳江自城南入境，受五都水，鵝江水，環繞縣城東西南三面，風景別饒趣味。我們到了柳州，居黃村友人家，黃村是距城市五里的一個村落，茅舍牛欄，都為候車旅客租去，月租由三元到五元。在村我們計留十餘天，每晨必笛弄警聲，城中仕女紛紛來村避機，於是我們每天入市探問車輛，也在下午三時以後，這是心理上警報解戒的時間，同時

龍州鐵橋



三五—二七一

也是開市的時間。

黃村入市經雅稱村而柳蔭路，而西大路，由西大路左折至慶雲路，這是柳州的文化區，書肆林立，精神食糧頗可供你一飽，至培新路，洋樓高聳，道路寬闊，不亞西子湖畔的平海路，廣西銀行，生活書店，交通銀行，郵務局均設於此。曲園是培新路頭規模宏大的戲院，現除公演話劇外，交大平劇團每天排演着玉堂春，捉放曹，梅龍鎮等劇，夫平劇是不平之鳴，當無人目之爲後庭花的。培新路與濱江路轉角有巴黎大酒家，綠旋轉門，頗有海上旅社風，由濱江路經與仁路右折至大西路下端，那裏有與巴黎並美的倫敦酒家，大西路也是一條很繁盛的馬路，攝影材料，日常用品及西藥均可在此購得，蓋百貨公司大藥房照相館均設於此。

以上這幾條街市是在城區的，若走過浮橋，或由渡船過江後，屏山鎮的魚峯路，太平路，谷埠下街，那是交通區，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處，柳州車站在魚峯路，中國旅行社柳州分社在谷埠下街，現在由柳至筑的汽車乘客需向上列兩處登記，再行定期購票啓行，候車時間終在一月左右，至若在柳州商營汽車行包車入黔或至鎮南關也屬可能，但索價每公里以國幣三元計，駭人聽聞。若乘廣西路局車輛至南甯轉龍州，則在每晨五時至太平路廣西省公路局探問有無車輛，有車卽售票，行李可按重加資，不若桂林至柳州限制每人二十公斤者。

屏山鎮也有完備的旅社，若民生旅館，歐明飯店等，但近來被炸甚慘，碎瓦頹垣，斷棟破樑，到處皆是。

柳蔭路是賭場妓院的特察區，華燈初上，那是入市場活躍的時候，不過現在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陳現着蕭條氣象。

柳州多粵人開設的零星食品店，臘味飯，八寶飯，蓮心蛋花湯到處皆有，至於新聞紙當地祗柳州日報一種，八裁形式，印刷糢糊，香港出版的各種小報，星島日報，大公報，那在渡頭橋畔，報販成羣的。

關於勝跡，有湖山，天馬山，大龍潭，靈泉，鎮粵樓，將台，柳候祠，演武廳，柳宗元，劉賁，載欽，養正，張卿等墓。

也許有人會感覺到柳州必定柳子厚的古跡特多，那祗要到城內的柳厚公園去一趟，便可觀光了。

屏山鎮的立魚峯孤峯峭立，其形似魚，山腰曲欄亭台，登臨眺望風景悠然。我們居住柳州的幾天，常是烟雨霏霏，雲霧瀰漫着峯巓和遠處的山腰，頗有雲海風光。

四　過邕寧到龍州

柳江至龍州，汽車不能直達，須在邕甯縣轉車，我們經過了十多天活動，總於在屏山鎮的聯昌汽車材料行商得附乘便車，票價按照路局標準計算。

鷄鳴即起，忽忽在甜食舖中吃了些士司蓮心湯，便紛紛登車，於八時三十分啓程，時正陰雲滿天，車輛在立魚峯麓太平路前進，筆架般的山峯由遠而近，由前而後，一路煙雨霏霏，柳江縣屬的都龍蟠龍兩村在濃霧曚朧中經過，隱約見到一叢竹籬茅舍，鷄犬相聞。十時二十分抵遷江縣屬的大塘車站，站旁有均合飯店，同車者咸以時間尚早，繼續前進，在大塘，公路劃爲二線，左折往貴陽，右折至南甯，十一時四十分渡遷江紅水河後，未幾便到遷江車站。自柳江至邕甯全程二百六十公里，於此已走一百二十二公里了，下午二時抵賓陽縣，全部旅客正下車進餐時，忽空襲警聲大作，又復登車開行，停避叢林中，至警報解除，開至蘆墟站，方進中膳，飯後繼行過崐崙關，考是關係賓邕界線，在都陽山巓，勢突峻拔，巖巉陡絕，儂志高曾拒宋師於此，而今建築公路，開山闢道，已爲康莊坦途了。

由崐崙關而大塘墟，於華燈初上進南甯縣城，在旅客入口處登記後，投宿新南甯旅店。邕甯原爲桂省政治中樞，人文薈萃，商賈輻輳的地方，今日省會雖已移往桂林，但它的市容有櫛次鱗比的洋房，馬路上有熙讓往來的時髦女郎，西裝少年，加以交通便利，鬱江麗江，西洋江三水滙流，蒼梧，龍州，由此均有電船通行，它是廣西的一個大都市。

次晨黎明，仍附聯昌行車向龍州進發，經吳墟，綏綠，北江，明江，鴨水屯而至龍州利民街，由明江以上，一路羊腸崎嶇，傍山盤旋，在車窗俯視，萬丈深壑，假使車輪一偏，那眞了不得。全程計二百四十九公里，我們在下午三時抵達，投宿合龍街的鴻安客棧，由龍州出鎮南關，繞道越南入滇的人家說，新的物件不易攜帶，於是合龍街頭一般時髦小姐太太們，她們把紅紅綠綠的衣料妝飾設攤割愛，生意到很興隆，尤其是一般赤足裸腿的龍州少女見到了心花怒放，龍州苦熱，雖臘月天氣，汗衫也可禦寒。他們都穿上了輕薄夏服，旗袍大衣也有很多割愛的。

利民街是龍州入城的要道，廣西全邊對汛督辦公署，法領館，龍州關，電燈廠，汽車站，鎮南旅館均設於此。大鐵橋畔的龍州公園，靑山綠水，孤峯突立，風景幽絕。至於出境旅客應先向城中錢舖購買越幣，可以講價，每元有二分左右的上下。至向督辦公署請領護照，手續亦甚簡便，錄章程如次：

龍州廣西全邊對汛督辦公署請領護照須知

一，中國人民自龍州前往越南或假道越南前往他處，應向本署請領護照。

二，來署請領護照者，須先向本署傳達室領取請領出國護照事項表，填寫淸楚，呈候核辦。

三，呈繳請領出國事項護照表之時，須偕同保證人（般實商號經

理人）到署蓋章證明，或繳驗機關證明文件，倘領照者在應服兵役之年齡，並須偕同其街長或村長到署蓋章證明該領照人確非逃避兵役。

四，領照者須繳本人最近半身二寸相片四張，倘領照者欲與其妻及幼年子女合領一張護照者，其相片應合影，而片之大小，不得超過四寸。

五，依外交部新規定普通護照每本暫收照費國幣四元，印花稅國幣二元，皆准以桂幣依法定比價折繳，由本署發給收據粘貼照上。

六，本署所發護照，領照者須備費親自持往駐龍法國領事館，請加簽證。

七，所有護照於兩邊出境入境及到達目的地之時，均應呈繳當地查照之官署查驗簽證。

八本署所發普通護照，有效時期爲三年。法領事簽證，有效時期爲一年或十五天，聽請簽者之便。

九本署現在辦公時間，每日上午七時至十一時，下午至時至四時，例假及星期日下午不辦公。

五　閒話龍勝的苗猺

我們從前未來西南的時候，對於川，黔，桂，滇，各省每有種莫名的印象，那便是地多瘴癘，人多苗夷，但是現在身履其境，所謂瘴癘苗夷，已非理想中的情狀，像龍州的墟期，很多苗族少女來趕街，她們一切都已漢化了，不過服裝略有不同，頸項多帶銀圈，赤足裸腿，講到皮色也很光澤細潔，不過她們以明眉黑齒爲美，張開口來，除吐出血一般的口沫外，便是一付漆黑的牙磁。我爲好奇心的驅使，在廣西仍常常注意那些深居山中的道地苗猺的生活。

位在廣西南部的龍勝縣，高山雄拔，巍峨磅礴，這是一個礦藏富於金銀的地方，居民苗猺甚衆，略述他們的日常起居：

龍勝的苗族計分苗，猺，狪，獞，狑，五種，他們的衣，除男性多服漢裝，大致無異外，女性則依然奇別。苗女是頭留長髮，前額上挽一個髻，髻上再插一株銀簪，耳垂大銀環，頸帶銀項圈，穿花領青布短衣，青布裙，胸懸銀牌，腳脛裹花布。猺民又分盤猺與紅猺兩種，盤猺婦女薙髮帶角，（角是一種木板製成，塗以黃蜡，磨擦得光亮可鑑）角上覆以藍布，綁大紅絲線，排列如櫛，這是所謂釣排，胸間懸降兜，腰間懸彩月竹布帶，臂帶手釧，下穿青色褲，常赤足，將胸間降兜露現爲美觀。紅猺因爲她們常穿自織紅絨線布的衣，因而命名她們，裝飾是用銀質梳子挽髻在頭頂上，耳帶垂肩的大銀環，身穿窄袖對襟衣，下穿彩摺裙，胸間懸銀牌，常將乳房袒露，算爲美麗。狪，獞，狑的婦女裝束大致相同，不過她們的胸前喜懸花兜肚。聞現在政府正

勒令她們易服改裝，盡量地使她們漢化呢，

至於她們的飲食最愛一種未經鍋熬的冰水酒及桂皮，樟木片，九節風煮成的油茶食則喜將肉類切片盛於甕中加以米粉和鹽，醃熟卽食不加鍋煮；還有一種是糯米飯盛於木盤男女老幼圍而摶食箸碗是不適用的了。她們的住呢，都是依山傍巖築上些二層的茅房，上人下畜，汚穢不堪，她們的行呢，那當然是安步當車，赤足健走的。他們的娛樂花晨月夕，春秋佳節，男女青年集會互唱情歌，還有一種高至數丈的羅漢樓，唱歌的男女，夜來可宿樓上。

她們的婚禮，猺民新婦步行到夫家，送嫁的姑娘成羣伴行，通宵達旦，狂飲狂歌，猺民更有一種特習兄亡弟可娶嫂，弟亡兄可婚弟婦，稱之爲轉房。

六　再會了廣西

由龍州至越南鎮南關是必經的要道，査鎮南關亦名鷄陵關，大南關，和界首關，兩傍石山高聳入雲，城門傍一條鐵練區別了我們的國境。

我們的護照領到了，因爲同行有二十來人，於是便向利民街的亞洲汽車行雇得二噸卡車一輛，價爲國幣五十元，較乘路局客車每人約昂一元四五角錢。

下午開車，一路山鑿鳥道，峯回路轉，過那堪後，眼望着山霧漸漸濃厚，斜風細雨由遠山而來，終於我們的車輛在山雨欲來風滿車之中而投入到雨絲密網中去。

萬山叢中，有黃色屋宇數百棟圍集山腰，那便是憑祥縣了，龍州越南同登全程五十八公里，本來二小時可達，因爲憑祥至南關那天受車輛擁塞之阻，出得關來，暮色蒼然了。

再會罷廣西！！

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服後轉弱為强
全國各處均有出售
粤港滬漢
宏興大藥房

昆明的茶館

班　公

昆明人都喜歡吃茶。城裏城外，從最繁盛的市中心到最荒僻的小村落，可以說沒有一條街上沒有茶館；而文人雅士，機關職員，武裝同志，和尚道士，挑夫小工，學生……都會搖身一變成爲道地的茶客。

昆明本來就是個風景秀麗的城市。好玩的去處太多了——翠湖，圓通公園，大觀樓，海源寺，西山……那一處不是有山有水有樹，明媚得叫你留連忘返的地方呢！而山前，水旁，樹下，就一排排擺着紅漆桌面黑漆抬脚的小小的長方桌子，上面有三四碟花生瓜子之類，賣茶。我最常去的地方是翠湖，近幾天的正午，昆明的天氣已經熱得和江南的夏天差不多了，可是你如果到翠湖去坐一會，一定會使你神清氣爽。你一踏進這葱蘢鬱秀的濃蔭下面，馬上就會覺得像是走進了一個清涼世界一樣。極高極大的樹枝在上面搭成了一個翡翠似的華蓋，使太陽光不得不委委屈屈地祇能从樹葉的小漏隙里濾那麽一點點下來，倒在曲曲的土堤上印上了不少小小的圓圓的花紋，可再也不能熱得叫人們頭上淌汗或者心里咒詛了。你就在這樣可愛的土堤上靜靜地喝茶。你身邊極平和地吹着清涼的風；你脚邊就極文雅地流着翠湖的碧綠的水——水面水下，還自在地游着幾千幾百條有名的五色魚；紅的，金的，黃的，白的，黑的鱗片在水面閃着眩目的光；牠們正逍遥地唼喋着岸上快樂的游客擲下去的五色的炒米糰……遠處，樹葉間是一抹棕紫的屋宇鱗比的五華山。

一盞清茶，一支香烟，閒閒地剝着花生或者瓜子——你還能不悠然自得嗎？

循着這條鋪滿了細碎的陽光的曲堤，走了不到三十步，你要過一頂木板橋；過橋，眼前便又是一座兩層樓的亭子了。也賣茶。光看這「坐花醉月」四個篆字的匾額，已經夠吸引你，何況還有黃黃的牆壁，黝紅的闌干！牆上掛着幾塊烏木屏，紀載着呂洞賓成仙的故事，工工整整的寸楷是錢南園寫的。夏天，亭前湖裏全是紅荷花。銀白的鷺鷥無憂無慮地上下翻飛——你會記起北海的「五龍亭」來。

不過在海心亭（這就是那亭子的名字）究竟還是夜茶最叫你忘不了。亭子簷間掛一盞汽油燈，不過茶客們大家喜歡隱在花叢水角。對着一鈞鵝黃月，你可以聽得見靜靜的湖水輕輕拍岸的聲音。四周是無涯的寂靜。樹林深處，偶然也有熱情的歌聲忽然傳出；河邊的木香叢下，偶然也有相愛的人們喁喁密談；平坦的石橋上，偶然也有風

雅的詩人緩緩地徘徊着——不過總沒有人會來擾亂你的清思。一切似夢，似詩，似音樂。眼看着大地皆春，聞着幽幽的花香，你會忘記了自己，忘記了煩囂的世界，你也會覺得這一霎的清福，未始不是前生修得的了。

同樣幽靜的是圓通公園的茶室。祇是圓通公園上午不開門，否則清晨去吸山上新鮮的空氣，或者聽圓通寺僧衆的梵唄鐘鼓，豈不令人頭腦一醒！下午可未免人太多，似乎太嘈雜了。海源寺却離城太遠，可是在阡陌間突然來一個園亭之勝，着實有柳暗花明之感，山洞裏靜坐啜茗，眞是泉清水冽，塵慮都消。

格調和前幾處大不相同的是華豐茶樓，牠的位置就在城里最繁華的正義路上的最熱鬧的一段。三層樓巍然聳立，門口却高掛着一塊「見義勇爲」的紅漆金字匾額，極威風凜凜之至。裏面呢，又舊又髒——還有一股不大好聞的氣味。從清晨到下午一兩點，正義路似乎還沒有睡醒，於是華豐也就人才寥寥，祇有一兩個下江人偶然還在憑欄讀報；一到黃昏，却沒有一天不是擠得十足，嗡嚨嗡嚨的聲音像是在一個甕里關住了一羣蜜蜂。廉價的四川烟葉薰人欲嘔。滿地是花生殼，瓜子皮。茶客則正所謂魚龍不辨，五方雜處——大學教授大有和汽車夫連袂並肩的可能。到八九點鐘時，還有兩三個瘦得和「王先生」彷彿的相面先生趕來趕去的兜攬生意。他們都願意免費來相你的左手，因爲你總歸會給他說得癢癢地非把面相一相不可，買賣就做成了。相金呢，開口大概總要「你家出五塊錢的國幣」，不過十之八九是兩三角錢即可成交的。據我的觀察，這幾位先生對於一般下江人的看法大概都是可以到中央機關做大官，他們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你家將來高就了再幫幫我們的忙。」

近幾天，還有幾個二十歲左右穿藍布旗袍的少女，拿了一包包的香烟再三要人家買。價錢大概比外面稍爲貴些，不過倒也總有人要買。在華豐，你一抬頭便可以看見樓板上掛滿了不少黃黃的細細的四五寸長的東西，總數至少在四五百以上，非常難看。據堂倌說，這些都是幾位閒情逸致的吃水烟先生的傑作：他們用點着的紙捻把火頭朝上，用力往上一擲，火頭的熱度就把樓板上的漆融了一點兒，於是就把這紙捻緊緊黏住，倒掛着像冬天屋簷邊的冰柱子。

和華豐格調差不多是大華交誼社，不過更擠一些，更髒一些，而且因爲有留聲機，茶客可以隨便挑唱片，所以也就更鬧一些——此外，也許你得更留神一點「三隻手」的光臨。如此而已。

自然，上面所說的都是些「佼佼者」，大多數的茶館並不這樣。牠們有的還算乾淨，不過都比較小得多，而和上海蘇州一帶的鄉下茶館或「來扇骨」（註）却頗有似處。

有幾家稍爲大的呢，門口還擺一個燒餅攤，餅倒相當可口，可是要五分錢一個，在上海可以吃沙利文麵包了。晚上這些茶館還請了幾個人清唱滇戲，也有鑼鼓也有胡琴，不過胡琴的聲音特別的淒厲，當那些角兒們逼緊了不堪卒聽的尖嗓子唱着不甚了了的句子的時候，你會覺得這比秦腔還要有肅殺哀厲的聲音很能叫你生一種惆悵之感。可是門外也總還是擠滿了張開大嘴的熱心聽衆，而里面也儘多閉目凝神的知音，指頭點着桌子，細細地體會着。

到過蘇州吳苑的人，大概總不能不眷眷於那些精巧的小吃吧？昆明人可不考究此道。小吃是有的，花生，淡而無味的南瓜子，炒過的帶殼松子，米花糖，別的就什麼也沒有了。祗有圓通公園有花生米，我想那位胖堂倌倒很可以引以自傲的。

昆明茶館倒也有一樣奇怪東西，叫做「黃烟。」黃烟其實就是皮絲烟之類的一種水烟。昆明人用的水烟筒和廣東人用的差不多，都是一根洋錢粗細的竹筒，吃的時候只用嘴的一角放在筒口，便可以呼嚕呼嚕的吃起來，姿勢優美，神氣寫意，遠非外來人所能夠學得會的。不過這種竹筒不便攜帶，所以茶館總是買好了大批的烟筒供客，客人是不作興自己帶烟的，茶館便從烟里賺出他買烟筒的成本。此物互相傳遞，常會在一個苦力模樣的人吃過之後便送到一位穿綢着絹的大少爺手里，總是大大方方地接着就悠悠地吸起來了，沒有人嫌什麼不乾淨的——雖然也有人先要把手掌在烟筒口輕輕一抹，以示清潔，不過這種見神見鬼裝腔作勢的人們到底是少數。

最值得發人深省的是那些賣報童子。他們熱心，認眞；深夜還睜着朦朧的睡眼，疲倦地，拉長了喊啞的嗓子叫賣着晚報。人家都用不大理睬的態度對付他們，即使買報也像是施捨似的——而這些孩子却都是穿着制服的小學生！聽他們的呼聲很像是聽一種哭泣；但他們自己倒並不悲哀。他們用漠不關心的眼光看着糖果店櫃上排着的一瓶瓶五色繽紛的糖果；他們用同樣漠不關心的眼光瞅着從華麗的汽車里走出來的穿着畢挺的小西裝而頭上又香又亮的小天使們。因爲，很幸福地，並沒有人來告訴他們有什麼黃金的童年；反之他們倒似乎已經模糊地感覺到，那些糖果，那些漂亮的小紳士，都屬於另外一個世界，而他們自己的本分就祗有受餓，挨冷，冒着寒風叫賣報，同時小心翼翼地不要得罪那些可敬的先生們罷了。

最後，有一點我不大敢提而不能不提的是昆明的堂倌，他們個性都很堅強，富於自信力，對於茶客，常取一種「不屑」的態度。米花糖的價錢很會隨人而變，沖開水而澆溼了你的雜誌的事情並不希罕，誰教你把這種不相干的洋書礙他老人家的事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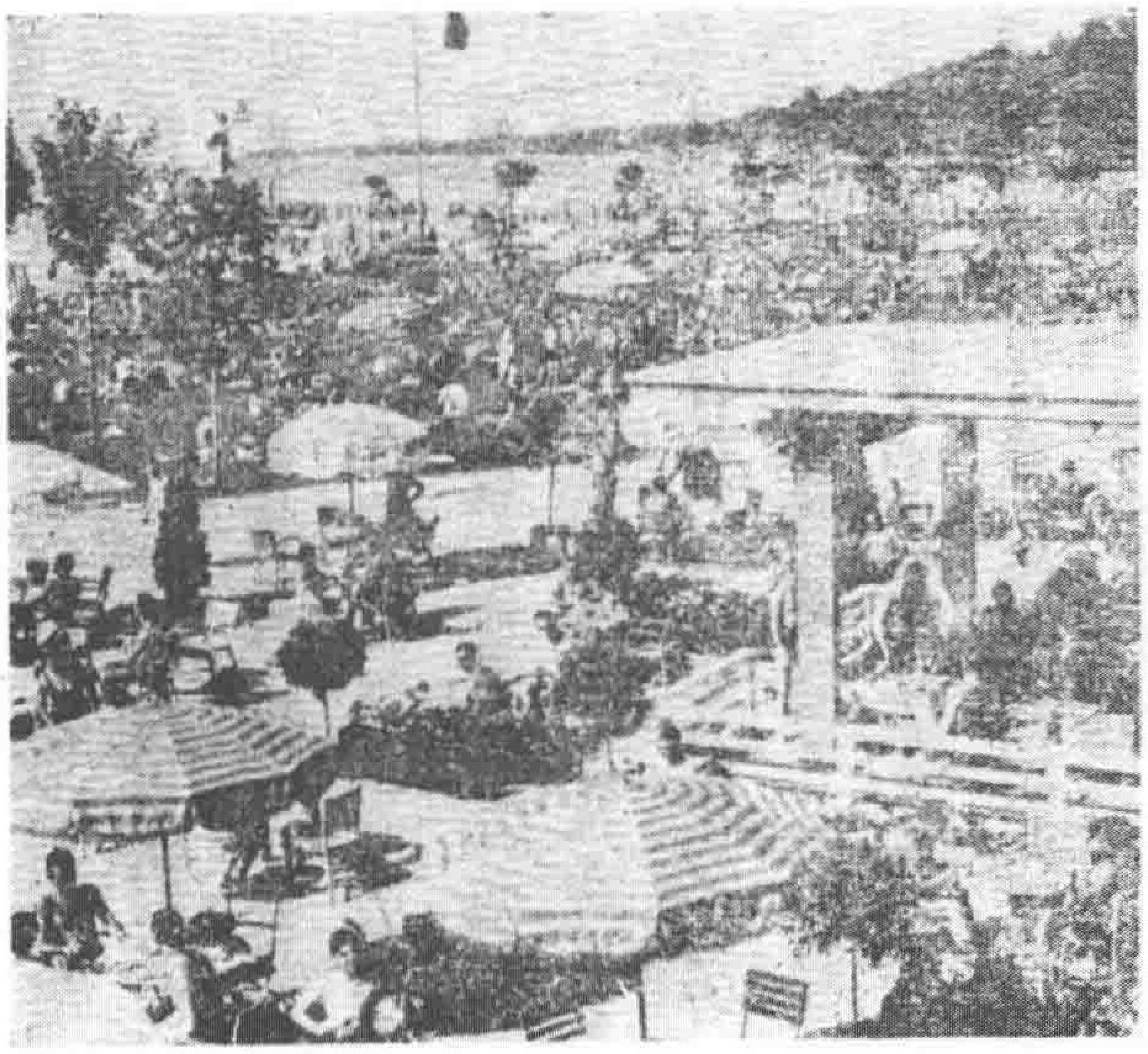
們都很嚴肅，因之也不大會有笑容。如果你坐了十分鐘還沒人來給你茶喝，你也不必焦急——也許他老人家太忙，也許水還沒有開，總之，一定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的，而「忍耐」豈非是一種美德嗎？不過我還是趕快帶住吧。

註：「來扇骨者，極言其茶館之小而無人照料，有客「來」，堂倌才把「骨」牌櫈「扇」一下，算是把灰塵扇掉了。

「希特勒」式假面具

震

邇來倫敦兒童忽異想天開，自製各種滑稽面具，希特勒，張伯倫，墨索里尼等一般世界名人均被利用；各公園中時見身長不滿三尺之希特勒，正與侏儒式之達第翩躚，倏而又一小卓別林出現其間，生動滑稽，得未曾有。



去避暑

務帶一件

抵羊牌

游泳衣——顏色鮮明不怕海水——

輕輭——動作自如 美感舒適

適體——健美恣態 顯露無餘

堅固——縫級精巧 鬆緊恰好

純毛質

——男女兒童均備——

備有樣品 函索即寄 函寄：本公司服務部

全國各大商店代售

Butting Ram 抵羊牌

美租界二號路西口

天津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渝敘紀行

顧自新

一　交通概況

敍府又名宜賓，是在揚子江的上游，離重慶有九百六十水里，乘汽輪三四天可以到達。在枯水期，輪船行至此處卽止，在洪水期，則能逆江而直達嘉定。因爲水淺的關係，所有輪船也非常小，約載重二三百噸。開往敍府的船，有民生，合衆，江津等數家公司。每日有一二艘往返其間，購票的問題很容易解決。售票是在太平門公票處，各輪船的票價是一律的，統艙是國幣十三元，供給伙食，房艙加倍，不過大多數的輪船是沒有房艙的。水路之外，還有航空，每星期二五有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飛行其間，二小時半可達。

二　輪船的選擇

輪船是這樣的多，民生公司的船是最好，第一淸潔，二，迅速，三，侍役有禮貌，雖然具有這上面的三種優點，一般人却拋棄了這權利，反去乘其他的船，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其中也有一個理由，因爲民生的船好，大家都喜歡去乘，以致乘客擁擠不堪，後上船的乘客，大有無地可容之慼。我也買不着民生的票，只購了江津公司的鼎盛輪船票，因爲這個船沒有房艙，只好坐統艙。

三　上船的一夜

買票的時候，售票員告訴我，隔夜是不能上船的，明晨六時開船，須在五時左右上船，但是這樣報告，絕對不能聽信。假使眞的當日早晨上船的話，那末你的舖位地盤，早給隔晚上船的人所得了。我在重慶住過一月，打探得眞切，所以一吃晚飯就上船，可是出我意料之外，船上早擠滿了人，好一些的地盤，早給旁人佔去，我衹好在行人道上，權且放下我的行李，可見得大家都是聰明的。統艙當然不分男女，統統睡在一個艙內。船上沒有電燈，點着那一盞煤油燈，亮光微弱得可憐，好在乘客們備有手電筒，還不致有踏痛人的事發生。黑的船身，置身在黑壓壓的江中，重慶市的電燈，格外的顯出煇煌，江水的潺潺流聲，配着那船上乘客的談話聲，成爲交響曲，我在這環境中睡着了。

四　重慶至白沙

一夢醒來，不覺五時，整個的重慶被漫天大霧籠罩着，俗語說「雲南的風」「貴州的雨，」「四川的霧，」詢不虛也！江上的渡舟，早已在與那洶湧的波濤掙扎着，雖然受了那滔滔的巨浪的挫折，然而經舟子們不斷的努力，終久被他們勝利而前進啊！這不是一幅啓示人

生須奮鬪的圖畫嗎？船在六時啓椗，由慢而快的駛着，就在這一刹那間，與那可愛的偉大的戰時首都——重慶告別了。離了都市，只見那江的兩旁起伏着崗巒，佈滿着樹木，鬱鬱蒼蒼，別有天地。十一時吃飯，船上的菜，雖然不好，但是在我是一個流浪者看來，照樣還是狠吞虎嚥的大嚼，假使吃不來苦的人，那就非早預備一些菜不可了。下午三時，又有同樣的一餐，吃過飯以後，就有茶房告訴我們，快到江津了，在三時三十分，船靠江津囤船，船只停二十分，不及領略一點江津的風光，深以爲憾！六時抵白沙，第一日的行程到此即止。我預備上岸去溜達溜達，解解我在船上一日的苦悶，那知一上岸，就是個行人止步的警告，原來已有空襲警報發出，我只得掃興地又恐懼的回到船上，因爲不知那裏有防空洞，所以祇有靜待那命運之神降臨了。還好，徼天之幸，終成虛驚一場，九時左右，警報解散。

五　白沙至彌陀場

這是一個天氣陰霾，薄霧籠罩着的清晨，天下着微微的細雨，江風吹上身來，覺得有幾絲寒意，船也在這時候繼續它航行的使命了。經松溉，過合江這二個碼頭，都有幾個乘客上下。今天的浪比昨日要厲害些，船身震盪得像要傾覆的樣子，好在爲時不久，還不致暈船。今日預定的行程是至瀘州，可是好事多磨，船離瀘州約八九十里的地方—彌陀場，發現氣管稍壞，需待修理，這樣就不能再進行了。每個乘客的臉上，都呈着不悅的樣子，尤其是赴瀘州的乘客，又要多吃一夜苦，就是到敘府的人也莫不皆然，因爲這樣一躭擱，明日也不能到敘府啊。我在這苦悶無聊之中與彌陀場作片刻的相見。彌陀場是屬瀘縣的一個小鎭，街道狹窄不堪，商店也不過八十家，有彌陀場小學及民衆圖書館各一，還有一座大規模的廟，廟內盡是彌陀佛，大概彌陀場的名字，也因此而得的。

六　彌陀場至江安縣

輪船的汽笛聲，驚醒了我的睡夢，陽光東上，一碧萬空，胸襟爲之一快，一小時後，茶房喊出瀘州客人捲鋪蓋的叫聲，這就曉得快到瀘州了，我很想作小小的一遊呢。船於十時十分靠躉船，可惜隔一小時就要開的，我只得匆匆上岸，逛了八條馬路，又匆匆回船。所見的街道，非常清潔，建築也大都是二三層樓，可惜爲了預防空襲的關係，十分之九的商店都關閉着排門，否則定更熱鬧吧。過納溪，抵江安，第三日的行程，到此即止。我約同船的三四友人作小小的巡禮，因爲時候已經不早，東城門已關閉，禁止進出，要進城非繞北門不可。我們好遊心切，也不顧路遠了，未進城以前所

三五一二八二

見的，都是以竹器做筷子鏡架筆筒等的小規模手工藝廠，詢問之下，原來江安以竹器著名。李君化三毛錢買了一對筆筒，其雕刻之精可與江蘇的嘉定相媲美。城內無電燈，又無煤油燈倒還是道道地地的點著土產的豆油燈。房屋也大多平房，茶肆酒館客棧，觸目皆是。其他的商店，則不多見。同遊五人進一餐館小酌，有酒魚肉雞，麵稀飯等，吃得大家大腹便便一算帳只有八角九分，不約而同的喊出便宜便宜，假使在重慶的話，至少要三四元呢。於九時半始返舟而睡。

七　江安至敘府

因爲今天就可以到目的地的緣故，所以醒得特別早。理理衣服，整整雜物，爲的是一到就可以上岸；可是越急越不到，輪船的速度好像沒有昨日的快，大概心切的緣故吧！過南溪後，終於十一時到達了，三日半的行程告一段落。上岸後到我服務的公司裏去，坐在人力車上，見到那平坦而清潔的馬路，和二三層莊嚴而整全的建築物時，我不覺驚異地喊出小小的敘府竟這樣的好，四川眞不愧爲天府之國。

終身不睡之人　晨

美國紐架賽州屈萊頓城有漢賓其人者，現年八十七歲，自謂終日工作，終夜讀書，從未合目安寢，迄今歷八十年，精力初不稍衰。當地醫生曾一再加以考查，均證明其言非虛語。



西康調查日誌（下篇）

黃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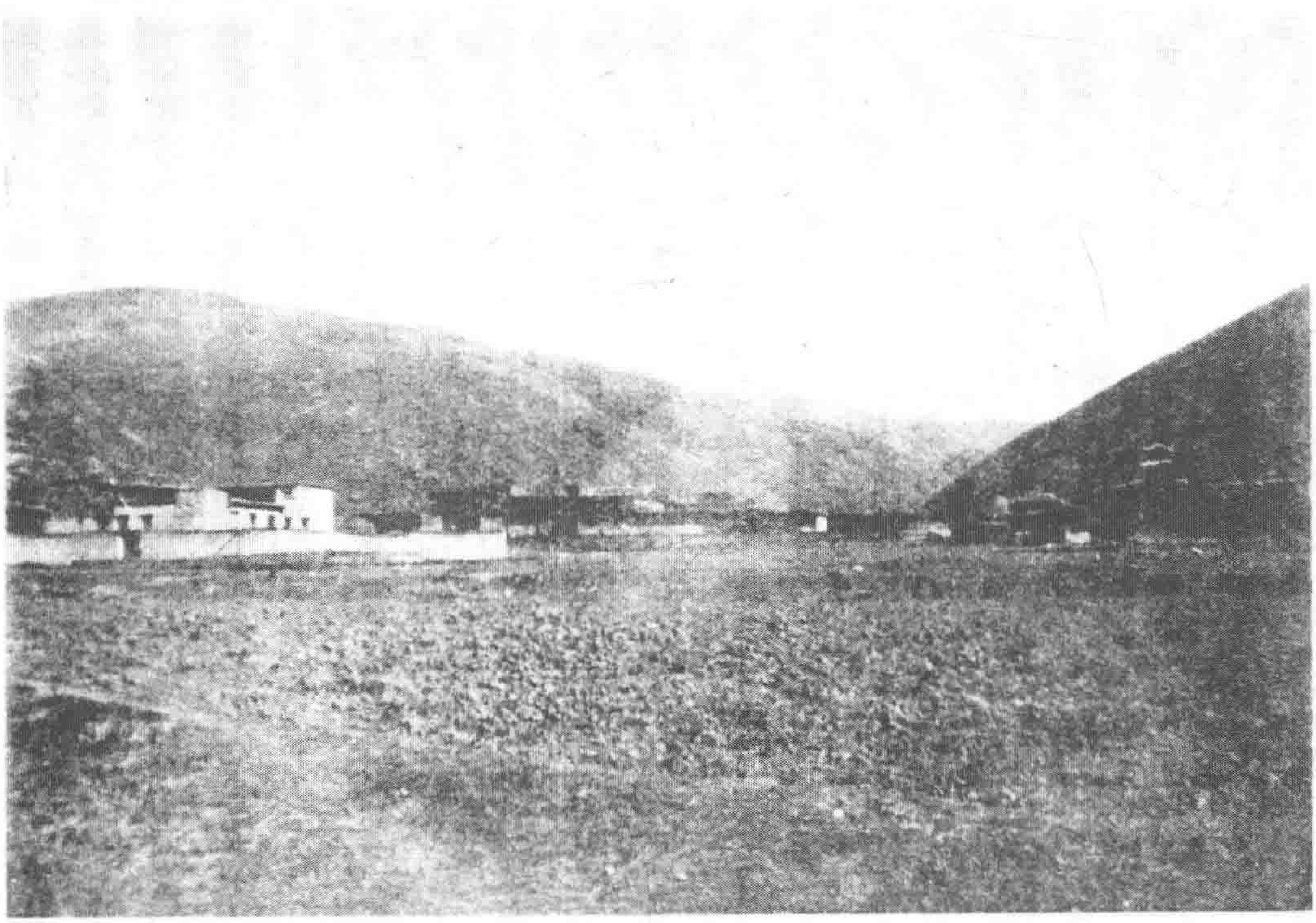
二十七日　晴

六時興，八時起程，行二時許，至甲絨村，再越一時，至覺羅寺居戶各十餘家。沿途經兩高坡，路尚可行，路旁多雜樹野艸，景色宜人，最可愛者，紅實離離，綠葉茵茵，實大小如櫻桃，摘而食之，味甜略澀，我等名之曰康桃，由歌卡至道孚約二十里左右，在大路兩旁，所見高平原不少，農人正忙於翻耕田地，兩牛拖犂，深耕易耨，很合於農業。原青稞即麥子，前已說過，惟因氣候關係，春種秋收時間不同。一時半至道孚，戴縣長已在縣府大門前迎候，預定在縣府前戴姓民家暫住，旋至縣府午餐，晤甘孜喇嘛寺先根大師，先根新任泰甯，道孚，鑪霍，甘孜四縣宣化使，互談四縣情形甚詳。

二十八日　晴

早餐後，赴縣府晤戴縣長，調查行政教育經濟訴訟法等一時始回。午餐自煮，道孚產白蘿蔔頗大，捲心菜白菜俱肥大，附近土質

1. 道孚縣城之全景



三五—二八五

三五一一八六

極肥，毛牛肉亦鮮美可口。午後至街上閒走，(見圖一)西市喇嘛寺頗大房屋約百餘間，均係土式石牆平頂無瓦，上蓋木板，板上塗泥。街上無大商戶，下江來貨物頗貴白金龍香煙一角大洋一支，城區有省立小學，短期小學各一所及燻小食店一，茶肆一。午後四時至



2. 康定將軍橋畔之湍流

縣府調查刑法部分，並視察監所，監獄可容二十餘人，現無人看守所可容十餘人現祇一人。至七時回寓。

二十九日　晴

七時半起床，早餐後至縣府與戴縣長討論民事法規與習慣，至十二時回寓。午后起繼續討論物權親屬部分，並查閱卷宗，只有堂諭，無正式判決書，六時始出。順道參觀省立道孚小學，學生八十餘名，尚屬整潔。明晨赴大寨訪麻傾翁，原麻傾翁爲本城靈雀寺大喇嘛，以其返大寨原家，籌建喇嘛寺，余等借縣府通譯同往，以道孚與鑪霍甘孜言語並不全同，帶縣府通譯可得許多便利，十時就寢。

二十日　晴

六時起床，九時半起程，帶米二斗，公事箱三只，另帶大白蘿蔔，捲心菜，白菜等均爲道孚特產。沿途道路多險峻，在半山坡行，徑狹不滿尺，一時半到大寨稍息，堪布麻傾翁在大寨家中，事先在縣府帶一通譯至其家中，約談三時。麻傾翁至，隨帶鍋塊，鷄蛋，牛乳，羊肉爲禮品。余等亦贈以椅墊一對，談至六時始畢，遂共晚餐，討論風俗習慣頗多，並談達賴班禪轉世，第一二兩世都很聰明，過后則奉行故事，失人才主義之本意矣。大寨有短期小學校長亦來訪問。

三十一日　晴　午后微雪

今日至蝦拉陀，計程約九十里，上午八時半起程，出大寨，沿山坡行，頗危險，最險處路不滿尺，亦有無路者，十一時至將軍橋，(圖二)爲產金之地，十二時至將軍槪子，下午六時至蝦拉陀，沿途零落有住戶，蝦拉陀有法國教堂，房屋頗多，自紅軍到後，卽無人居住，蝦拉陀有大高平原，產青稞頗多，法國蘿蔔大約十餘斤，縣立小學馬校

長送羅蔔並送羅蔔子，可感之至，晚宿陳聯保主任家，陳係四川人，住蝦拉陀已二十餘年云。

十一月一日　晴　午微雪

昨得邱環電，謂瓊廣州武漢同時失守，夜間睡眠頗爲不安。七時



3. 鑪霍土人女子頭上之小辮

起床，八時半起行，午后一時至鑪霍，黃縣長派尹主任來接。鑪霍縣治在高坡上，街市較道孚爲少，約計百餘戶，全縣人口約一萬人。即在縣府午餐，明日赴甘孜，俟回來再行調查，所住寓所極狹小。縣府正在修建，監獄亦已擬定建築，縣治附近蔬菜亦略有出產。晚上街上買得細鱗巨口魚一尾，重約二斤，計藏洋一元，吞食味尚好。鑪霍婦女都喜梳小辮（見圖三）令人加以細數，計滿頭共一百數十條，浪費時間殊甚。

十一月二日　晴

應行調查事項預書一函，留致鑪霍縣府，俟甘孜回來取。今日預備宿當古，晨五時即起身，延至八時半始起程，以烏拉遲到。六時宿更達，沿途居民較多，路尚平坦，即宿土人家，八時就寢。

十一月三日　晴

六時起身，七時早餐，八時起行，一時至當古頭人冒頓巴處，以至甘孜須在此換烏拉，招待以糌粑等，均未接受。二時又前行，至乾海子時已五時，即暫借宿土人家。乾海子周三四里，水旱不乾，土人云頗深。晚飯余與翁君共幫助炊晚餐，燒牛糞，味甚臭，康人多用此爲燃料。晚間頗冷。

十一月四日　下大雪

晨六時起床，見門外大雪正下，早餐後，八時起行，居停主人囑余等禦寒衣多穿些，甫出門即翻山，雪深五六寸，四顧皆白，如銀世界。乾海子喇嘛寺亦稱覺爾寺，房屋櫛比，不下數百間，紅綠相間，頗爲美觀。滿山皆雪，不見途徑，所幸有士兵先導，否則將爲失途之管子矣。冒雪前行，十二時抵羅鍋梁子，午後一時至普玉隆少息，普玉隆



4.甘孜縣城全景

有喇嘛寺頗大，距普五里有西泥溝，產金甚富，市面亦熱鬧，因急赴甘孜未往，由普至甘計三十里，已築成寬平道路，出普即見半山之甘孜喇嘛寺，範圍極大，有喇嘛二千餘名，午后三時半抵甘孜，（圖四）卽宿縣府。

十一月五日　晴

早餐後，拜訪楊團附，團部設於孔撤土司之官寨子內，房屋寬敞，嗣訪班禪行轅，劉祕書長家駒，中委羅桑堅贊，同至甘孜喇嘛寺，贊仰班禪遺容，以班禪雖圓寂，遺體用藥水敷設，宛然如生，贊仰畢退出，據劉云：班禪靈前每日須點千盞酥油燈，逢朔望加爲萬盞，其費可觀，旋由劉祕書長陪同拜訪孔撤香根，約後日前往談話，劉祕書長係巴安人，能漢藏文語，熟悉康藏情形，約定明日赴寓所訪談。返至縣府稍息後，晤德欽汪母，係一女子，年約二十餘歲，衣服略有漢化，任甘孜縣總保兼西康民兵第一營營長等職，約二日後再行訪問本地習俗。午后與董司法官（代行縣長職務）智明談話，藉悉甘孜政治經濟交通大概情形，普玉隆及農林聽等地，均有高平原，可供移墾，能植青菓小麥碗豆蔬菜等，計約三時許。民刑部分約明日午后再談，時已六時矣。

六日　晴

八時半訪班禪行轅，劉祕書長家駒，詢問巴安及以南各縣情形。

三五—二八八



5.松林口露宿之帳篷

十一時半始畢，旋拜候中委羅桑堅贊，午后與縣府董祕書，范科長討論刑法適用問題，晚應章縣長宴，同席有中大科學調查團生物組江蘇泰興何景，浙江義烏朱啓承兩君，談及西康產藥材甚豐，晚飯後寄家書及朋友函，據郵局職員稱：寄出信四日一班，尚須下來班頭接到，方可發出云。

七日　晴

七時起身，八時半與董司法官，關科長，范科長等討論民法部分，至十二時止，將續編調查完竣，午后董司法官出迎護送班禪專使之高參軍，至四時回縣府，繼續討論物權親屬繼承等，至六時始畢。此間生活程度極高，一小碗米飯須一角四分，一盌豆腐花大洋一角三分，五分大洋花生米祇十二莢，六寸直徑之圓形大餅，須大洋五角。余與羅翁兩兄小吃在大洋一元以上，內地以爲關外生活低廉，事實適得其反。

八日　晴

七時半早餐，八時半，偕同甘孜縣府韓通譯赴孔撒土司，現任甘孜總保正兼西康民兵第一營營長德欽汪母，訪問甘孜康民風俗習慣與司法有關各事項，至一時始畢。午后參觀縣府，關科長詢問鑪霍縣喇嘛訴甘孜縣喇嘛詐欺二千元，跪下訊問，以限期不繳，當庭用杖打嘴吧數十下，並有夾棍及板杖。四時應班禪行轅羅桑堅

贊及劉祕書長家駒招宴，席上高參軍長柱，甘孜喇嘛寺孔撒香根呼圖克圖談新疆青海情形頗詳，六時始散。昨晚月蝕，康人放槍叫嘯，喇嘛唸經，使人不能安睡，亦可見迷信之深也。

九日　晴

八時早餐，九時阿都土司翁呷代表來謁，問渠土地及繼承問題，得一結果。十一時帶同通譯赴街上買紀念品。午後高參軍長柱來訪，高去后，調閱縣府司法宗卷，內有判決書，亦有堂諭代判決書者，訊問筆錄，不用問答式，道孚祗有堂諭。旋視察監所，內有犯人八名，監所不分，晚應章副旅長麗生之宴，六時回寓，轉赴回拜高參軍，七時退出。

十日　微雪

昨晚天氣驟寒，終夜大雪，遍地皆白，如銀世界，今晨尚有雪意，早餐後，訪孔撒香根活佛，訊問甘孜風俗習慣，十二時始畢，並請于佛像上題藏文字，參觀喇嘛寺，該寺為甘孜最大之喇嘛寺，計有喇嘛二千餘人，大殿用銅瓦蓋成，鍍以金，殊為莊麗。孔撒香根活佛及土司汪欽汪母明日招宴，余等已定明日赴鑪霍，故婉謝。縣府午后請高參軍約余等作陪。

咏甘孜喇嘛寺：

『卅里平原角逐場，半山高下盡禪房，喇嘛寺裏僧多少，不事農工與士商。』

十一月十一日　晴

六時起床，九時起程，今日孔撒大師暨汪欽汪母招宴，因公事已畢，急須東返，辭謝。董代縣長知明、楊副團長澤賢郊送五六里，並備茶點，搭帳篷，盛情可感，遂共攝影留念。該處有一中年婦女（土人），操胡琴獨唱獨拉獨跳，尚能合拍，亦歡送之別緻也，賞藏洋一元。午后一時至羅鍋梁子，五時半至當古換馬，即宿。

十一月十二日　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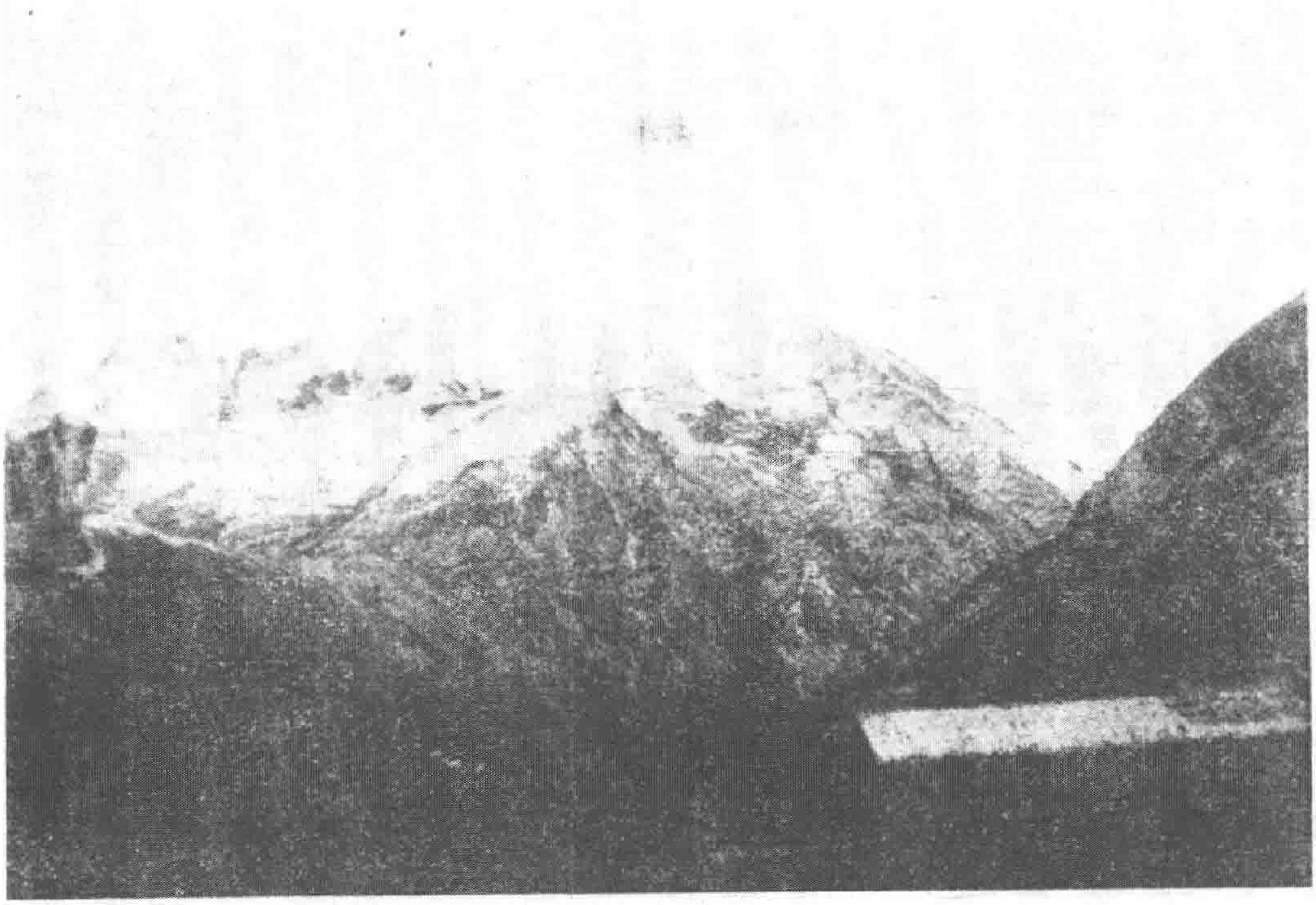
今日擬至鑪霍，六時起床，大雪滿山，七時三刻起行，雪獨不止，山路溜滑難行，所雇馱子盡係馬，至納抑村十二時，吃茶後趕行，途中遇金鑛局林局長，午后四時半到鑪霍，宿土人家。

十三日　晴

今日大雪初晴，路極泥濘，飯後赴縣府討論第一部民刑訴訟法等，至午後二時回寓，縣長到寓晤談，夜間八時討論刑法，至九時始回，並通知壽甯寺根巴明日上午在縣府談話。

十六日　晴

六時起床，八時半起程，風甚大，沙塵撲面，設無風鏡，目不能開。十二時至蝦拉陀，縣立小學馬校長烹茶招待，過蝦拉陀有一平原約十餘里，樹木叢生，馬涉水而過，再東南行翻過山，即至將軍梁子，時



6. 海子山之雪景

已四時四十分，五時半至將軍橋，卽宿七八家，將軍橋產金頗旺，年來四川人來此採掘者多，產量大爲減少矣，恆終日無得，以前最多每日可得大洋百元左右云。

十八日　晴

道孚於去時已調查，東回時決不停留，昨日到時卽與縣府商量烏拉，共計馬十四，後因趕辦不及，乃向牧運公司雇馬三匹，價稍貴，餘七匹爲烏拉，午前十時才到齊，十一時起程，至沙灣換馬至歌卡換土兵，楡林口雪深尺許，結冰處，溜滑難行，至松林口下牧站，尚未修好，卽宿該站，所佈備之帳篷（圖五）內氣候極寒，余等呵氣，帳篷上卽結冰，余與翁君同床各被，終夜不能成眠。至松林口得一絕：

『參天古木幾時栽，卅里松林霧不開，自古豪強剽刼處，而今旅客有行台。』（牧站聯運公司正鳩工修建行站）

二十日　晴

七時半起床，昨由松林口至此，人稍疲乏，故起床稍遲，早餐後卽起程赴八美省立農場參觀，是否適於監犯移墾，余等赴甘孜時，留函張主任志遠，請其計劃如何移墾監犯，張主任奉建委會派丹巴縣府監盤交卸，由區署陳主任陪同前往，十二時半到達該場，畜牧系主任蔣君出而招待，並請午餐，自煮粉燕肉，掛麵飯，係下江煮法，味均可口。據蔣主任云：試驗結果，稻以氣候太冷，不適宜種植，其餘

如青稞，小麥，大麥，碗豆。蔬菜如蘿蔔元根，（如蘿蔔圓扁內外俱紅色味甜，三四月下種，九十月可吃。）其餘有畜牧系林墾系荒地計二萬多畝。

二十一日　晴

今日行旅完全交太甯牧運公司運送，每騎大洋一元較烏拉貴大洋二角五分，計五騎五馱，九時半起程，任委員相送，十二時半至下板廠，沿途亂石崎嶇，極難行走，滿山森林，風景清幽，奇鳥頗多，上板廠名甲西站，以上板廠康人名「夾喜然則」故名，房屋係新蓋，惟工程極粗陋，木板間隙縫甚大，晚間點燈，易被風吹息，房分甲乙丙三種，甲種每夜一元，乙種半元，丙種一角，為平民宿舍，此外設碉堡以防夾匪，草創如此，已屬不易矣。泰甯至此計七十五里，無人煙，設無站，旅者非露宿不可也。

二十二日　晴

今日因翻海子山，五時即起床，氣候極寒，手巾茶杯均結冰。六時半早餐，七時半起程，亂石滿途，牧運公司之馬又不強健，十時半至山巔，積雪盈尺，（圖六）堅冰溜滑，大風揚積雪擊面，五匹騎馬倒斃其二，不得已乃步行，山頂有兩海子，方廣各數十畝，中有溫泉一小部，水不凍，魚鳥游息其間，悠悠自得，午后三時至新店子，計程不能至中谷，新店子站未修好，晚間寒風襲人，夜間不能成眠，海子山下坡時林木茂盛，上板廠至新店子計程六十里，在途中口占一絕：「森森雜樹馬難行，鳥道羊腸石欲傾，積雪乘風吹滿面，山巔雙海鷺爭鳴。」

二十三日　晴

六時起身，七時早餐，八時騎馬馱馬均齊，鑒於昨日之騎馬在途中倒斃，故多預備兩騎隨行，新店子新谷中間經一山坡，盡係亂石，路又難走，歷時三時有半到中谷，沿途林木雜樹頗多，野鳥亦不少，到站后，即請站將馱騎各馬備齊，三時起程，路近新屋子至中谷為平坦，沿途略有居民，五時到王母，居戶僅二三家。

二十四日　晴

六時半起床，九時起程，連日騎馬辛苦，今日至王母距康定祇五十里，出王母即依高坡而行，路極崎嶇，下坡時下馬步行里許，又遇喇嘛僧大批商馱，狹路相逢，至為危險。過險坡后，快馬加鞭，歷二小時半，至二道橋稍息洗澡，午后二時馱馬亦到，二時半到康定，宿中山街一百二十三號。

二十五日　晴

連月奔波騎馬生涯，洗濯衣服不易，實無洗澡機會，七時半赴二道橋入浴，九時回康定，關於康定全縣司法，劉爵陵君因忙於他種事務，故仍由炎等負責調查，乃偕翁兄赴縣府約期談話，晚應縣主

任之邀，前往晚餐，六時始回。

十二月一日　陰雪

六時半起程，行李過稱每斤大洋九分至雅安爲止，九時裝好交付脚價至十時始起程，蘇主任，曹社長，沈協理，楊祕書長均送至東門外，朔馬凜冽，雪花粉飛，余等冒雪而行，十二里至陸航，三十里至柳楊，四十五里至日地，下午五時至瓦斯溝，宿五家棧房。

五日　晴

今日因翻飛越嶺，五時三刻卽起身，早餐后，七時起程，飛越嶺前次過時，煙雨迷漫，未見越嶺眞面，此次天朗氣淸，山陰積雪未消，幸爲時尚早，冰凍未消，踏雪而上，由仙林坪十五里至山巔，下山五十五里至泥頭，宿新康合作社，泥頭氣候溫和，物價不貴，因頭昏早睡。

七日　上午陰　下午陰雨

今日因翻大相嶺，五時半卽起床，六時半早餐，七時起程，共計程六十里，由漢源城至大相嶺計程十五里，盡係陡坡路，尚乾，及至山頂，積雪尺許，樹枝與電線都結冰條，所戴呢帽邊緣水气亦結冰，下坡時以石上結雪成冰，故余之轎夫連跌五交，余乃自頂至半山計二十里盡係徒步，腿部頗酸痛，午后四時半至凰儀堡，宿新康合作社。

九日　陰

今日至雅安，由馬柳場計程六十六五里，路又較平，六時半起床，八時起程，七八里至鷄子岡，爲雅安與滎經分界處，前數日曾出搶案，余等頗有戒心，但平安過來。行至觀音坡附近，聞槍聲，迫至觀音坡，聞過去三四里處，前數十分鐘，行人被刼，觀音坡保安隊去勦，幸余等遲走半小時，未曾遭遇，卽在觀音坡午餐，再下十八里至紫石里稍息，又二十二里至雅安，自滎經東來，山勢漸平，四野空曠，心胸舒適，下午三時半到雅，李院長派警守候，已預定新康合作社爲寓舍，晚在麥香村晚餐。

十一日　陰雨

本擬今日赴成都，因車票未曾買到，上午整理行李，下午赴東站交涉，先將行李箱送去，原來過江用渡船，舊歷十月起水落在水面架竹筏爲浮橋，兩岸堆亂石丈餘高，周共約三四丈，圍以大竹籃，盤以篾繩，使渡橋不爲水冲去，至明年三月水漲時爲止。義渡橋面鋪竹笆，笆上架木板，往來頗爲便利，五時半回寓。

回憶余等東返時，建委會楊祕書長叔明，司法籌備處蘇主任法成，西康省銀行沈協理月書，西康西聞社曹社長良璧相送至東門外，盛情可感，無以誌謝，因賦二律以贈。又在東返途中卽景書，感得二絕並錄於右：

謝蘇曹沈諸先生遠送

三五—二九三

客舍鑪城兩月多，東門賦別意如何，勞君遠送思高誼，愧我疏庸嘆逝波，雨雪滿天心似擣，蜂煙匝地手無柯，幾時再剪西窗燭，珍重前程一曲歌。

贈楊祕書長叔明

經綸才調早蜚聲，翰墨因緣今始成，詩似浪仙都瘦峭，文同潮海不庸平，中原破碎誰收拾，邊地楷模君建營，最是令人留憶處，黃庭一卷送吾行。

東返途中：

一山未盡一山來，水盡山窮路又開，黃葉滿山驚歲晚，濤聲如吼旅程催。

水向東流我亦東，問君何日到江東，江東景物今何似，粉墨衣冠時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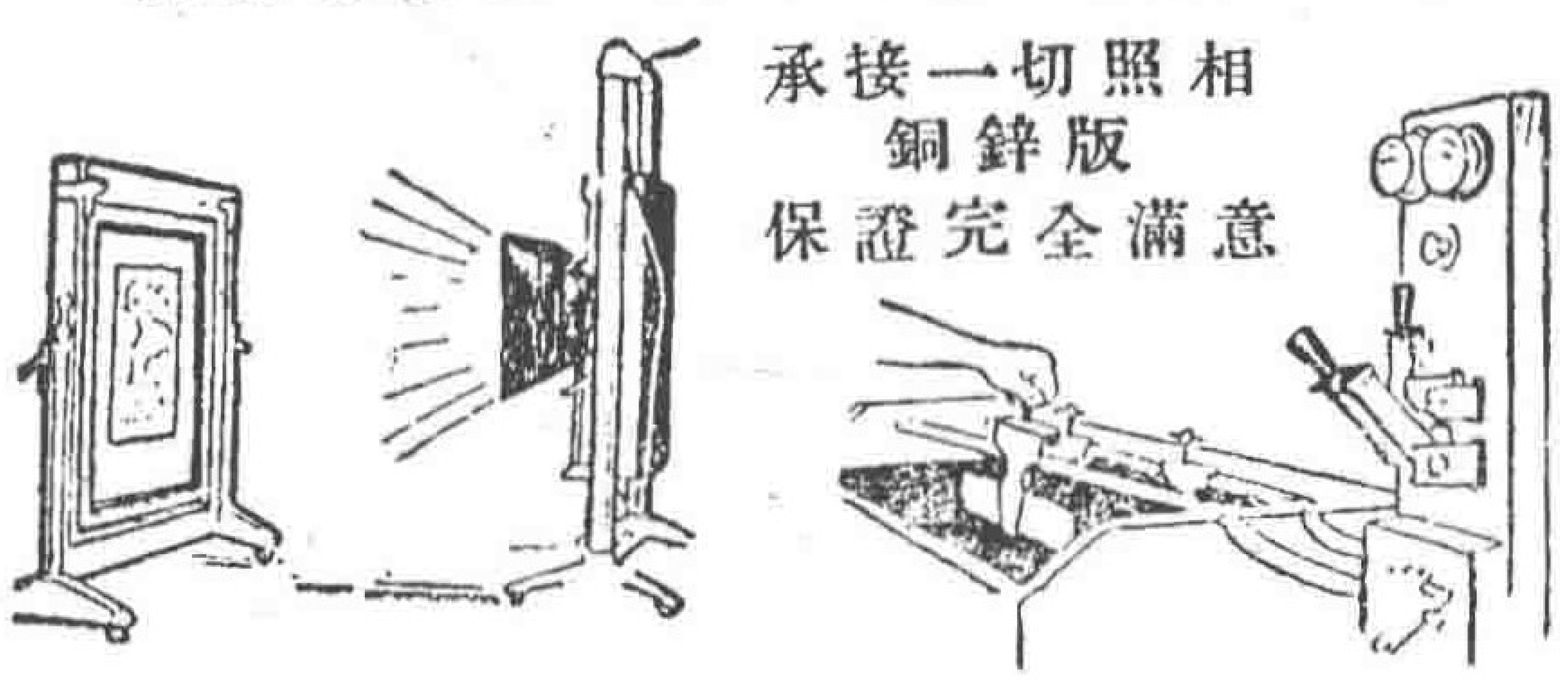
君如愛讀旅行雜誌

請勿自私

請介紹給你的友人

科學照相製版公司

上海北海路一八弄七號　電話93038



承接一切照相銅鋅版

保證完全滿意



請飲

盧仝牌

祁門紅茶

上海汪裕泰茶號出品

三五—二九四

徒步旅行丹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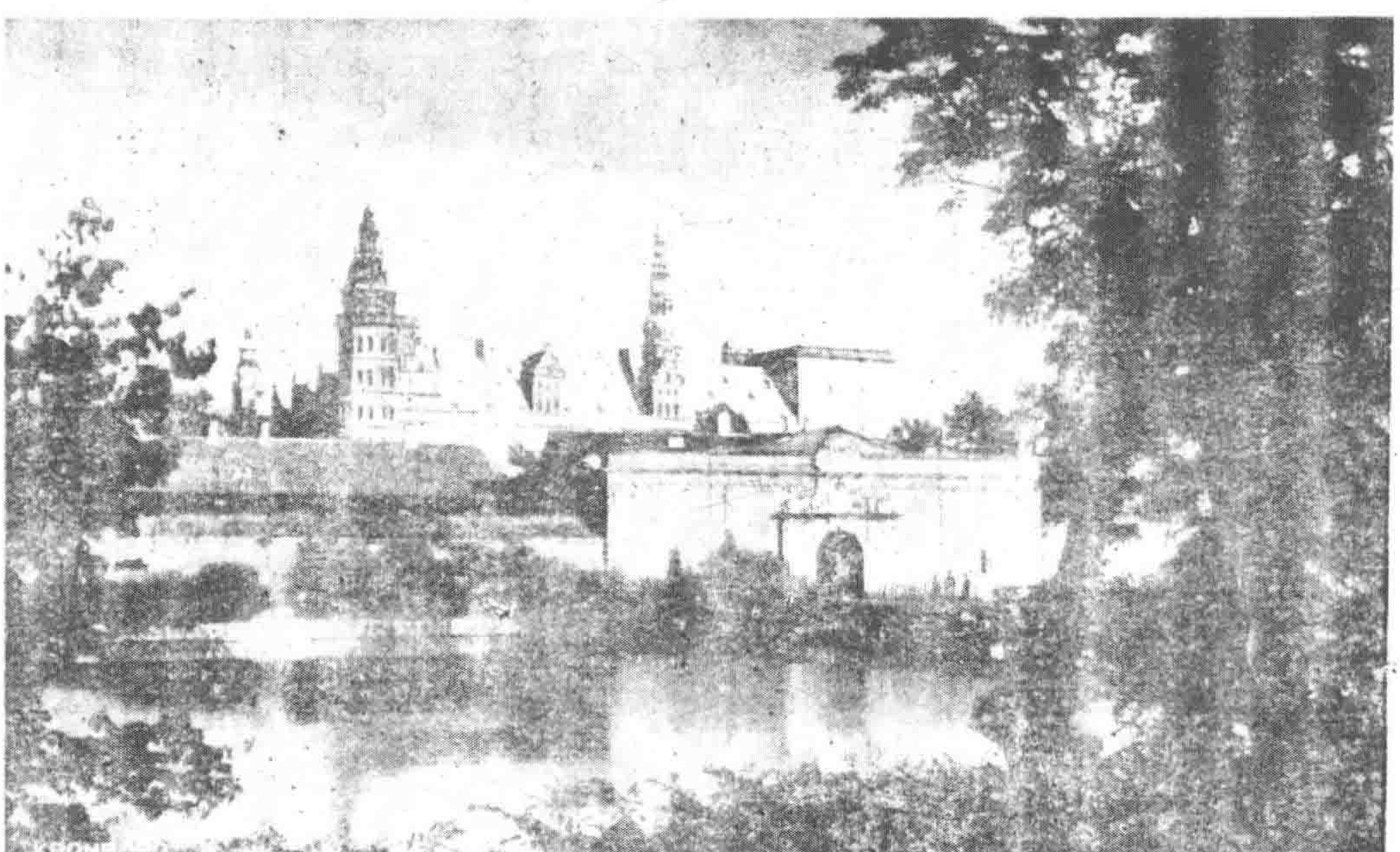
朱德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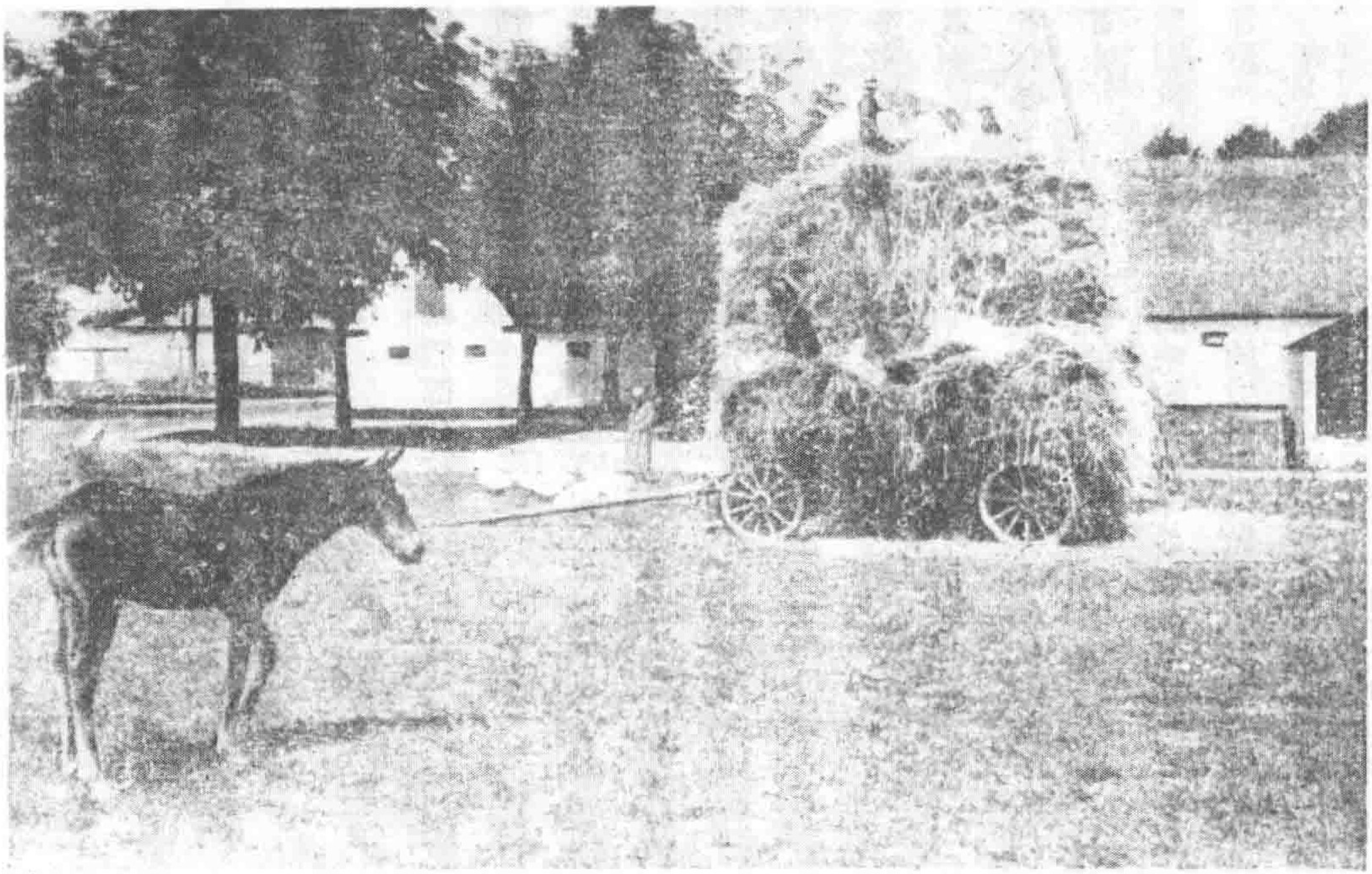
一 動機

學校裏放了暑假，同學們都在收拾行李，有錢的準備到瑞士意大利去住幾個星期，沒有錢的也得籌備一個小小的旅行。歐州人把旅行看作和吃飯一樣重要，沒有人不在每年夏季出去起碼作一星期的遊山玩水；甚至有的把一年內辛苦所得在一次旅行中化完，毫不吝惜。看一交夏令，每輛火車中塞得滿滿的，輪船加開特別班次，公路上更是車水馬龍，海濱旅館，鄉下咖啡館的老闆，都把房子收拾得漂漂亮亮歡迎一般時令的顧客。

在祖國抗戰期間的我們留學生，連吃飯都成問題，那裏敢夢想旅行？但是看到外國人的「旅行熱」，不由得把我旅行的興趣也提起來，但是旅行是化錢的事，在平時化幾個錢旅行還不緊，但是在祖國抗戰期間，經濟的來源已受了統制，我們在國外多化一個錢，即減少國家一分抗戰的力量，所以經考慮之下，決定徒步旅行上丹麥去。我們天生的兩腿，走路是不要錢的，但是光經濟還不夠，我們還要學人家。留學生旅行最要的目的是求學，徒步旅行可以

1. 克龍堡





2. 一家丹麥典型的農家

深入內地，見的東西多，學的東西也多。丹麥是農業國家，一百多年前的情形還糟糕得很，外受普魯士帝國主義的侵略，失地數十萬方公里，國內則土地集中於大地主之手，農民倍受壓迫，自一八六四年為德國戰敗後，連獨立國的地位，都懷疑起來。幸虧經許多政治家學者的努力，農民解放，土地分配已較平均，照不久的統計，擁有土地二百四十哈（Ha每哈合十五畝餘）以上的大地主不過二百八十七人，而小農獲有土地十哈以下的，則有十三餘萬人之多。更設立民衆高等學校，以提高農民知識水準，歐戰後收復所有失地，國內農產豐富，畜牧企業發達，合作運動成功，國外貿易興旺，人民生活日趨富裕。因為國家太小，雖然國家已富，但尚未做到強的地步，歐戰後丹麥廢除軍備，一切外交惟大英帝國之馬首是瞻，最近鑑於我國抗戰和奧國被吞的教訓，知道他人的不可靠，強國為了自已的利益，會出賣弱小民族的前途，所以也正在把自已武裝起來。

二　從丹京到哈默來德

從柏林乘車到丹京哥本哈根，因為這次旅行的目的，在考察農村，所以在丹京只住了一天，僅參觀了一個合作社，合作運動雖然發源於英國，但以丹麥辦得最有成效。我所參觀的是生產和消費

合作社，新建築五層樓的巨廈，規模極大，進口處畫有一幅大地圖，把丹麥所有的合作社標明得淸淸楚楚。底層是消費合作社，表面上看來，好似一家百貨公司，但只准社員才能在此購物，而且不付現錢，憑了社員證取貨物，以後在所屬的合作社裏付款，上幾層是合作工廠，幾千個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在勤快地工作，出品爲人身上穿戴的東西。最高一層是食堂和辦事處，食堂光線充足，杯盤淸潔，爲合作社社員職員工人進膳之所。關於丹麥合作社情形，擬撰專文敍述，在此不再多費筆墨。



3。作者與游伴休息於青年會寄宿舍

第二天早晨，把要應用的東西裝在背囊裏，因爲是徒步旅行，所以行李簡單，背上背囊，離開丹京，沿海岸走去。哥本哈根是北歐第一大城，爲北海至波羅的海的門戶，商業繁盛，人口爲八十餘萬。自市中心出發，走了一點多鐘，還不出市區範圍之內，好容易踏上了海濱道（Strandvej）。海濱道是丹京闊人的避暑區，光滑的馬路旁，立着各色各樣的別墅，到處是花園碧綠的草地，萬花點點。間或噴出一縷淸泉，迸成萬千泡沫，小橋流水，風景如畫。路的另一面靠海，時海平浪靜，要不是幾個孩子在泅水，當錯看是好一片大靑石，白鷗飛繞我身，伴我旅途，獨自行來，倒也不寂寞。路上經過二三漁村，魚網高張，漁船縱橫，小屋裏走出幾個漁婦，穿着丹麥古裝，楚楚可觀。將要到海參納（Helsingor）時，隔海可望瑞典之海參堡（Halsingborg），城，煙突林立，吐着濃煙，可見瑞典工業之發達。到了海參納城，不得不看的是克龍堡（Kronborg）一座十八世紀的城堡，架設十幾座古礮，礮門對着瑞典，原來古時瑞丹兩國，時起戰事，這幾座大礮用以對付瑞典人的。旁邊建有一座宮殿，現己改爲航海博物館，房屋雖然上了年紀，有愈老愈堅的樣子。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傑作「哈默來德」（Hamlet）就以克龍堡爲背景，每年夏季有著名劇團來此表演此劇。

聽說在此不遠瑪麗露斯（Marienlyst）地方，有哈默來德的墳

墓和銅像。我最討厭看墳墓，吊死人自作風流，但是哈默來德是莎士比亞腦中人物，在這裏竟然有他的墳墓和造像，豈不可笑。所以想去見識一下。瑪麗露斯離克龍堡不過一公里，所謂哈默來德的墳墓，不過是一坏黃土一塊大石而已，再也沒有興緻去看他的銅像。中國人喜歡亂造名人古墓，原來外國人也是一樣的。

回來穿過海參納城，沿着大路折向西南，漸入雪蘭（Sjaelland）島腹地。

三　典型的丹麥小農家

丹麥的夏天，一直到九點多鐘，天還沒有斷黑，路走多了，身體有些疲乏，加以足上有點不好過，一定是起了水泡，算了，就找個地方休息吧！本來旅館到處都是，我爲了經濟關係，打算不住旅館，當下四處尋歇宿的地方，路旁盡是金黃色的麥隴，現在正是收穫期，許多已割下的麥桿，還沒有裝回家去的堆成一堆一堆的放在田邊，仔細一看他們的堆法非常特別，每大堆的麥桿中，留有一洞，這洞的面積，可容一個人睡覺之地，所以就找得一個位置適當的麥堆，爬進洞去。扒一把麥桿放在便帽底下做枕頭，從背囊裏取出大衣來當被蓋，剛睡下就進了夢鄉。



4.「旅行島」待發

早晨被太陽光喚醒，一看才六點鐘，因爲恐怕被人看見不好意思，趕緊起來，在湖邊洗了手臉，找了一家小鋪子，買得麵包牛乳做早點，繼續向原路進發。

辛勤的丹麥農夫，早已在田裏做工，我看他們割麥的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是用舊式鐮刀收割，鐮刀的式樣和我國農人們用的差不多，太笨重，費力多而收穫少。第二種是用馬拉了一把大鐮刀，鐮刀的樣子像一把大理髮箝，馬拉了鐮刀跑，好似理髮匠剪頭髮一樣的把麥子割下來。最後一種還要便捷，用二匹馬拉了一具機器，人也可以坐在上面，馬拉了機器跑，已把麥割下，而且同時已經把麥桿一梱一梱地用繩子縛好，一堆一堆地堆好，所以只需一個人趕着馬，就可把整畝的麥子割下，綑好，堆起。



5. 大淚橋——世界第二大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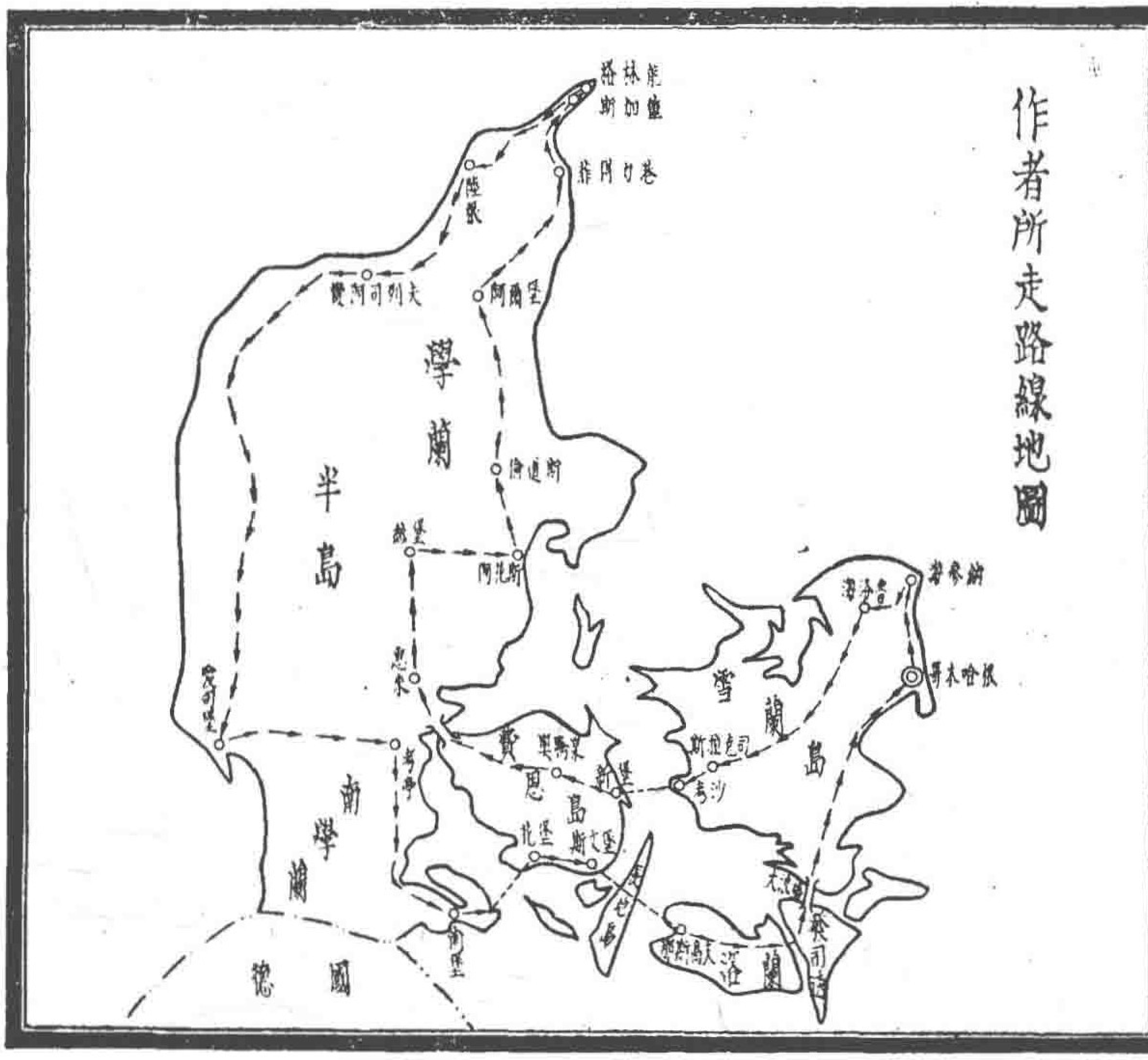
沿路就一路看，一路走。隨便在一爿小餐館裏吃過中飯後，忽然腦海中浮起了一個計劃，就走到一家農家作毛遂自薦，願幫他們做半天工，所要的報酬是一餐晚飯和一晚歇宿。主人是四十多歲的小農夫，不會說外國話，我也不大會說丹麥話，所以說明來意是件不容易的事。幸虧丹麥語有一點像德語，我用三分之一的德語，三分之一剛學來的丹麥語，其他三分之一只好用手作勢，結果他竟然懂得了我的意思。最先在他誠樸的臉上露出驚奇的神氣，不一會兒，堆上笑容允許了我的要求。當下他遞給我一根木叉，他自己也另外拿了一根，趕着馬車，向田間去。在他的田裏麥子已經割下，而且堆好，我們就把堆好的麥桿一梱一梱地用木叉挑上馬車，運回家去。(圖二)一直到六點鐘停工回家，女主人已爲我們預備好了葡萄酒，麵包，牛油，蜜蜂，我以爲是晚餐，就吃了一個飽。

八點鐘主人引我上餐室，這才是正式的晚餐，桌上放滿了盤子，有的是火腿，香腸，果醬，乾酪，麵包和牛油，此外每人一蹀煎蛋和洋竽，我在六點鐘時已把肚子裝飽，雖美味當前，只吃一點。吃過飯女主人又請我們上園子裏坐，桌上又放好了咖啡和餅點，眞想不到丹麥人眞會吃，以前早已聽人說過，丹麥人吃得好，吃得多，所以丹麥中年以上的人民十個九個是胖子，現在已得到了實證。

在園子裏喝茶談天，雖然言語不通，用手勢來補充，互相可以了

三五—二九九

解。我問他不少關於農村的情形，農民的生活等，他也提了幾個關於中國的問題，他聽得很有興趣，對我國抗戰給我們極大的同情。



作者所走路線地圖

十時半我問他們可否允許我休息，於是我被引入客房，屋子雖然不大，佈置得很好，被褥也清潔，就度過了這甜蜜了一晚。

四　考沙(Kosor)道上

向着考沙走去，以便在那裏擺渡到費恩島(Fyn)。沿途經過了二三個城市，也不停留。在海洛魯(Hillerod)有一座王宮，外國的王宮，沒有什麼看頭，我看了一下外表就算了，落得省了一塊錢買門票。王宮築在水邊，面前一個大花園，宮牆上立的幾個石像，彫刻得虎虎有生氣，確是藝術工作。傍晚到斯拉克司(Slagelse)城，道旁停有一輛簇新的汽車，坐着夫婦二人，他們問我上那裏去，我告訴他們上考沙碼頭過海去，他們很客氣的請我上車，願意送我上船。因為碼頭離此還有二十多公里，單憑走路今天晚上是趕不上輪。渡的他們都會說德語，尤其女人說得更流利。她告訴我先生是人造牛油廠廠主，很願意交一個東方朋友，車到考沙，他們想請我吃晚飯，我恐怕趕不及輪渡，不得不推却了。這位先生就掏出二塊錢，一定要我收下，以為在船上吃飯之需，當然無緣無故我是決不收人家錢財的。臨分別他們還請我在歸途中上他家去，在歸途我因為走另外一路，沒有去訪他們，至今引為歉然的。

在船上碰到一位蘇格蘭的青年，他騎了自行車從英國到哥本哈根旅行，現在遊罷歸去，預備明天上船回家。十一時船泊費恩島新堡城(Nyborg)，就同蘇格蘭青年同宿青年寄宿舍(圖三)

三五—三〇〇

五　青年寄宿舍(Ungdomherberget)

青年寄宿舍係由丹麥旅行會（Dansk Vandrelaug）設立的，該會的宗旨以提倡青年旅行爲目的，每城每鎮甚至於農村中都有他設立的青年寄宿舍或稱爲「旅行者之家」（Vandrerhjemet），規模大小不等，大的可容二三百人，小的不過容七八人，男女各有寢室，設有食堂，以最低之價格供給會員用膳。該會是大衆的，任何人納了會費後皆可加入，憑了會證可以寄宿在任何寄宿舍內，只取費五十分。該會常主辦團體旅行，凡會員皆能參加。

青年寄宿舍中辦有毛毯，床墊，但白布被單須自帶，如果沒有自帶，宿舍中有睡覺袋（Sovepose）出租，每次取費五十分。睡覺袋是用白布做成的一個大袋，睡覺時就鑽在袋內，頭部露出袋外，上面蓋了毛毯，怪暖和的。宿舍中另外設有廚房，爲會員煮飯燒茶之用，每次取瓦斯費十分，其他廁所浴室皆全備。

這組織是國際性的，除了丹麥外，另外有十九國加入，如英，德，法，挪威，捷克等皆有此組織。所以丹麥的會員證也可適用於其他十九國。這種旅行運動起源在德國，逐漸流行歐洲各國，單獨德國就有青年寄宿舍二千餘處，丹麥二百餘處，其他各國每年都有增加。

我認爲這種旅行運動在我國也有提倡之價值，旅行的好處是大家知道的。我國人民並不是不喜歡旅行，實在是怕化錢或是化不起錢。所以青年寄宿舍有設立之必要。丹麥人說「多設一處青年寄宿舍，卽少設一座監獄」是至理名言。同時我們更當提倡自行車旅行及徒步旅行，既可鍛鍊體魄，又可節省車費。丹麥是自行車的國家，據調查全國自行車數目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換句話說，差不多每個丹麥人有一輛自行車。

六　安徒生之家

離開了新堡，整整的走了一天到世界童話家安徒生的誕生地奧騰泉（Odense）。一到那裏，就找青年寄宿舍，但是已經客滿，經「宿舍父親」（Herbergfader）的設法，終算得到一個地方。所謂「宿舍父親」就是青年寄宿舍的管理人。如果是女性就稱爲「宿舍母親」（Herbergmor）。寢室是一個大房間，排列二行，大約有二十多架的雙層床，每張床上舖着一床褥墊，二條毛毯。

世界上最偉大的童話家安徒生（H.Chr.Andersen）於一八〇五年誕生在這個城裏一條陋巷裏，他的父親是一個鞋匠。十四歲時，安徒生離開家鄉到哥本哈根去尋求命運，在那裏他當過演員，唱過歌劇，但以他醜陋的面貌，笨拙的行動，而且沒有受多大的教育，無疑的他失敗了。不久他在丹京認識了許多朋友，當時的丹

麥國王菲得力第六 (FrederickVI) 也是其中之一，幫助他繼續求學。他一生的企圖想成為一個小說家戲劇家但是他對於這方面很少有成就。他的第一集童話於一八三五年出版，就引起世人的注意，以後又絡續寫了許多童話，安徒生的童話，被認為暗示他自己的經驗，如他寫的「醜小鴨」是他自傳的另一種寫法。他也作了詩歌，遊記，和一部自傳。一八七五年死於哥本哈根。

安徒生死後，國家把安徒生所誕生的小屋，出資買來陳列安氏的著作書信，剪紙圖畫以及其他紀念品，公開給人民參觀。另外在小屋的隔壁造了一所大房子，題名「安徒生紀念堂」一進門是一所大廳，中間安着安徒生的大理石像，安氏坐在一張大靠椅上，旁邊圍着幾個孩子在傾聽他講童話，各人面上所表現的神氣栩栩如生。四壁有安徒生大史畫。後廳佈置安徒生在丹京所用的傢具物品，一間臥室一間書室，在這張小小的寫字桌上產生出不朽的傑作，全世界兒童們的恩物——安徒生童話。

上樓第一間是圖書室陳列着安徒生作品差不多全世界各種文字都有他的譯本日文的有好幾種，而我國文只有零碎的一二種。另外一間展覽後人對於安徒生作品的闡揚，如許多童話中的插圖，都是各國美術家的作品。還有許多讚揚的文字，紀念他的彫刻塑像等，裏面有不少日人的東西，當中掛的一幅立軸，和一盞燈籠，是東京舉行安徒生百年祭的紀念品，另外有照片多張，讓我們看到日本兒童劇團表演安徒生童話劇的舞台景，日人對於國際宣傳，無微不至，如有標榜自己的機會決不肯放鬆，中文的僅有數年前的小說月報安徒生專號二冊，封面上已被太陽染上了黃色。

安徒生的童話，不僅是孩子們的讀物，而且也是成人們應讀的一部好書。他的童話，除了外表的意義外，更有內在的涵義，孩子們讀了覺得有趣味，只能懂得外表的意義。如果成人讀後，再仔細咀嚼一下，就發現他的好處來。譬如他寫的「國王的新衣」讀後不仔細一想，僅覺得好笑而已，經過了思想之後，就知道裏面含有至理，可以當心理學讀，可以當社會學讀。

七　鄉愁

費恩島和學蘭 (Jylland) 半島之間，已築成了一條大橋，過了橋，就是和歐洲大陸相連的學蘭半島。在惠來 (Vejle) 有丹麥最大的青年寄宿舍，正當旅行季節，所以二百幾十個舖位，都住滿了「旅行鳥」(Vandrefugl) (圖四)「旅行鳥」這名詞從德國傳來，指青年旅行者而言。在這裏過見二十多個捷克境內的德國青年，男女各半，他們是雇員聯合會的假期旅行團，來自捷克卡而司浴場 (Karlsbad)，卡而司浴場是蘇台黨領袖亨蘭(Henein)

的大本營。希特勒藉口該地德國人佔百分之九十，當歸併於德，把亭蘭弄成傀儡，與捷克政府爲難，因此造成了歐洲嚴重的局勢。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願意知道他們眞正的意見。他們異口同聲的囘答，不願歸併於德，願保持在捷克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希特勒常說，在捷克的德國人受政府的壓迫，所以應當囘到母國來，這原來是法西蒂侵略者的煙幕彈。

再向北去是絲堡（Silkeborg），這裏立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我認爲這裏是丹麥最美麗的地方。」確然這裏的風景與別處不同。在青年宿舍的河埠上，跳上了丹麥最古老的一條輪船，這是丹麥唯一的天然河流，輪船衝破了河水，起了二條白練。河灘上長滿了蘆葦，樹叢中露出幾家茅屋，這邊一港，那邊一灣，正是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景象。我疑惑自己已囘到了家鄉，江南是我的家，但是試看今日之江南，竟是誰家之天下？正不知何年何月日，能重見天日？

船把我從河帶入湖，眼前一片綠水，這不是我們的西子湖？遠望土山上一座高塔，這不是我們的寶俶塔？但是西子湖已染上了血腥，寶俶塔上已有了他人，此恨綿綿將無盡期。

船在天山（Himmelbjerg）麓靠岸所謂天山，不過是一座土岡，因爲丹麥全國無山，偶有一處高墩，就以爲齊天的高山了。上山的路上，古木參天，兩旁擺設幾家賣手杖賣玩意兒的攤販，活像靈隱道上來去不絕的游人，是玩賞？是進香？種種帶給我無限的鄉愁，一口氣跑上山頂，仰天長嘯，一吐胸中積鬱。

八　丹麥的尖端

又走了幾天，經過了丹麥第二大城阿花斯（Aarhus），鑑賞了以出美人著名的倫道斯（Randers），見識了新興工業城阿爾堡（Aalborg）跑遍了海運樞紐的菲得力港（Frederikhavn）。從肥沃的麥田，小康的農舍，漸漸走入了荒漠的原野，疏稀的村落。路是自始至終的柏油大道，兩旁沙土，不宜種植，沙邱上盛開紫花的野草，幾處小樹林，在路旁滑過，比是沙漠中的綠洲。將到學蘭島的尖端斯加董（Skagen）看見幾個「旅行鳥」，坐在道旁休息，聽說我也上青年寄宿舍去，就一個幫我提背囊，一個請我坐在他自行車的車槓上，帶我上目的地去。

吃過晚飯，一行十幾個男女，爬上沙邱觀日落，但見五色的彩雲，托着一輪巨日，慢慢地鑽入水中，光芒四射，把海水映得血紅。同行的一位瑞典青年，帶了彈琴，自彈自唱，他唱了許多的瑞典民歌，各國名曲，尤其以瑞典的民歌，給我不少的靈感。

沿着海灘，踏着明月，手攜手，臂連臂的回到宿舍，照宿舍的規則

十時就寢，這位唱歌的瑞典青年和一位猶太青年，又約我偷跑出來看月亮去。三個人談得高興，就上一家小酒店去，三杯麥酒，談笑風生，我們的公共語言是英語，用了它，將三個種族不同的青年，結成永久的友誼。帶了醉意，踉蹌回家，看錶知道已經是第二天的開始。

一早猶太青年把我從夢中驚醒，說上海濱洗浴去，好在宿舍位在海邊，也不必穿衣服，套上游泳衣，就隨他們下海去。海水清澄可愛，凉澈入體，十幾個人臨時開了一個水上運動會。丹麥是一個島國，所以人民的游泳技術極精，我拚命奮鬥，幸好沒有屈居殿軍。

早餐後，小小的團體，騎車上格林能（Grenen）去。我沒有自行車。正在躊躇，「宿舍父親」願將自備的自行車借給我，所以問題很順利的解决了。看地圖就可以知道格林能是丹麥最北部的尖端，政府把他闢成海水浴場，所以大旅館、大飯店、咖啡館、跳舞廳，正在做時令好生意。沙灘上一行一列的小木屋，塗着各色油漆，極美觀，是浴客更衣之所。立在尖端成銳角形的沙灘上，遠望帆影片片，定是漁船和游艇，大汽船吐着黑煙，緩緩移動，海鳥飛來飛去，海中忽然跳出一尾銀魚，耀在太陽下閃閃發光。我愛海，我更愛圍繞丹麥的的海水，平靜少起波浪，清澄，多含鹽質。

在此不得不與游伴分別，他們走原路回菲得力港，在那邊，瑞典青年坐船回瑞典去，猶太青年和幾個丹麥人回哥本哈根去。留下丹麥姊妹兩人和一位丹麥青年，就約我同路由西海岸南返，沿着沙灘，四輛自行車，首尾相連，車行離海水不滿一尺，波浪打來，把鞋襪濕了半截。有些地方沙質太鬆，車輪嵌在沙裏，難以駛行，得下車步行，行了百餘公里，到陸根（Lokken）打尖，我已疲乏得要息，看同伴，尚有餘勇可賈。丹麥人是從小由自行車上長大的，所以習慣於騎車，每天行一二百公里，毫不在乎。

第二天四個人又同路，晚上宿在費阿司列夫（Fjerritslev），吃過了我們合做的晚飯，把借來的自行車寄還給主人，一個人上丹麥朋友家去，恰巧朋友的全家都不在家，據鄰人說，我的朋友已到英國去了。回宿舍，同伴們已煮好了咖啡等我。這裏的青年寄宿舍規模較小，我們男寢室內是木製的三疊床，我爬上最高層去睡覺，丹麥青年警告我，跌下來可不是玩的，但是我却很舒服的睡到天明。

九　在大地主家

早上朋友家來電話，說請我過去，我說既然朋友不在家，不便打擾。過了一刻，朋友的妹妹已開了汽車來接我，把我的行李都弄上車，非留我在她家住幾天不可。

朋友家世是丹麥歷史上很有名的大地主，現在雖然衰敗一點，還擁有良田五百哈馬，十四乳牛一百餘頭，猪二百隻，雞鴨無數。

朋友的父親是一位和氣而精明的中年人，他一會兒在農場上監工。一會兒又坐在寫字檯上算帳。一見了我進來，就趕緊起來，很親熱的和我握手，道歡迎之忱。他妻子的勤儉，看了使我驚奇，除了一個女僕，幫她張羅長工們的飲食外，其餘一切家務都是她一個人料理，甚至喂雞飼鴨都她親自動手。

一頓豐盛的中餐後，全家開車陪我上海濱去，正是星期日，沙邱上坐的躺的，盡是半裸的男女，遠遠望去，活像是柏林動物園中的猴山，猴子們的目光，看得使我難受，朋友的母親催我更衣下水，二位老人都會游泳，他們的女兒是運動健將，更是泅得如浪裏白條。

午茶在海濱大旅館喝。大廳中奏着爵士樂，高貴的紳士們擁着華麗的太太小姐，翩翩起舞。朋友的妹妹問我可跳舞，我很抱歉的推說不會。

照丹麥人的習慣，晚上九時後，又有一頓咖啡和餅點，在咖啡桌上團坐一家人，也常有客人在座，談談家常，空氣是異常的溫暖融和，可是我又想起了離別了二年的家。

躺在朋友家溫軟的床上，眞不願起來，本來預備今天動身，但是經不住友情的挽留，結果又多住了二天。閒着無聊，就上農場去看長工們做工，金黃色的麥穗，顆顆成熟。二部割麥機正在工作；一部用馬拉。一部用馬達機器轉動，很快將麥割下，綑好堆起。工人們用馬車將割下的麥往倉庫裏運。我自告奮勇，加入長工隊伍中工作，不久學會了使用「馬達」的割麥機。他們有一座磨坊，風車張着四條巨臂，風力把他轆轉，推動了大石磨，把麥粒磨成細粉，作爲家畜的食料。

每天下午，把草場上的一百多條乳牛，趕回牛棚，預備取乳，先用機器裝在牛的乳部，很快的取出乳汁，機器是用電力發動，一個人同時可以管理十幾部取乳機。用機器所取不盡的乳汁，再用手擠出。我看長工們很敏捷地擠乳，看來好似簡單，可是我動手，乳汁一滴也不流下來，於是我跟他們學，竟然也有乳汁流下，再經過了練習，我很高興，我也學會了擠乳。

我問他們所出的牛乳如何銷去？朋友的父親是本地牛乳合作社的社長，牛乳合作社員，社員所出的牛乳收去，煉成飲乳，牛油，乾酪等，銷售給消費者。牛乳合作社的特點，是社員贏利的分配，不以資本的多寡，而以出品的多少爲標準。每社員有平等的權利，以管理合作社，所以營業的贏虧，各社員皆負有責任。

我和一個青年長工談天，他告訴我，他家住在離此不遠，家裏父母雙全，弟兄二人，哥哥在家幫父親種田，他在此做幫工。除供給膳

宿外，每月可掙一百克郎（一克朗約英金一先令），預備積一點錢，再向政府借一筆款子自已買田造屋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小農人。

二位主人很和氣，常陪我談天他們的女兒時駕汽車帶我上各處玩，可是我決心要走了。眞摯的和愛，懇切的友誼使得我太感動了。要不是有便車可搭，他們決不放我走。

十　民衆高等學校(Folkehojskole)

汽車開得飛快，不半天就到愛司堡（Esbjerg）這裏在丹麥也算是一個大城，為丹英間交通要道，商業也相當繁盛。由於友人的介紹，去參觀此地的民衆高等學校，乘便去會一位相識，他是該校的教師，校裏已放暑假所以沒有學生。這位教師領我看了全校，除了幾座空洞的建築外，再也看不到什麽。不過丹麥的民衆等高學校，不在物質而在精神，他告訴我關於丹麥民衆高等學校的大概情形。

民衆高等學校是學者格龍維（N.F.S.Grundvig）所提倡的理想，以表現丹麥民族精神為目的，丹麥第一個民衆高等學校於一八四四年在南學蘭（Sonderjylland）羅亭（Rodding）地方開設，以抵抗德國的文化侵略。自一八五〇年丹德戰後，丹麥民族精神，大加奮起，所以民衆高等學校設立日多，最著名的有柯爾特（Christen Kold）的麗司林（Ryslinge）民衆高等學校；施洛特（Ludwig Schroder ）的阿司考夫（Askov）民衆高等學校，而阿司考夫學校現成為丹麥最大的民衆等學校。

民衆教育家柯爾特說：「民衆高等學校主要的目的，喚醒學生內心的生活，而培養他們友愛的精神。」民衆的等學校教授法用唱歌，討論，談話，演講的方式將知識灌輸到學生的腦海中，好比種仔播在田地，自己會發芽開花結果，所謂「活的語言」的教授法。

到現在為止，丹麥有民衆高等學校六十所，其他如英，德，美，瑞典，等國，皆有倣行。學校是由私人經營，校長是學校的主人。學生入學完全自願的，每年有自十八歲至三十歲之學生九千人入學，學生的大多數是來自農村。每年分二學期，自十一月至三月共五個月為冬季學期，給男生就學，夏季學期五六七三個月，為女生就學期，但也有男女同學的。

民衆高等學校取費甚少，政府對此每年有巨額的補助費，政府雖然有許多錢，供給民衆高等學校，但對學校行政，決不干涉。政府還有一種補助金給學生，為學生代繳費用，普通的政府補助一半，至失業工人由政府及工會供給全部費用。

民衆高等學校，好比一個大家庭，學生住宿校內，教授學主相親

相愛，如家人父子。一同研究學問，討論人生問題，各人自由發表意見，一點沒有拘束，每逢節日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談話，演劇，跳舞，（土風舞）學校裏辦有可口的東西分給大家共同享。

論者說丹麥農民的興起，民族精神的發揚，農村經濟繁榮，合作運動成功，不得不歸功於民衆高等學校。格龍維的精神永久不死，人們在丹麥建築巨大教堂以紀念他不朽的功績，

十一　丹德邊界問題

從愛司堡到考亭（Kolding）一共走了二天，丹麥人常問我，在太陽底下起路，是不是覺得太熱，丹麥夏天平均的溫度，不過攝氏十五度，正是我們江南暮春天氣，夏日固然可畏，移在丹麥覺得可愛，走多了路，雖然流了一點汗，但反而兩腿輕鬆。

考亭靠在舊丹德邊境，設有堡壘，以防德國，自歐戰後，國界南移，堡壘一部分已崩坍，所留的一部分，政府把他修葺完好，改成民族博物館，取名「考亭屋」（Koldinghuset）。裏面保存丹麥民族史蹟，尤其關於丹德戰爭的文件實物，與一九二〇年南學蘭人民公決國籍的史料，以及丹麥文化上，工業上，農村上的發展，都有豐富的收集。使人民看後，無形中種入了愛國愛民族的思想。

風雨把我留在考亭青年寄宿舍，一座精緻的木屋，位置在土山上，土山已闢成公園，所以風景極佳，俯望隱在煙雨中的考亭城，但見考亭屋岸然的聳立在屋海裏，象徵丹麥的民族精神永垂久遠。

天一晴，向南踏入丹德兩國相爭的區域，這一帶地方包括海士司留（Haderslev）阿伯朗（Aabenraa）南堡（Sonderborg）和探頭（Tonder）等四縣，面積三十八萬餘方公里，人口十八萬餘。丹麥稱為南學蘭，德國人稱為北斯來什威（Nordschleswig）。土地肥沃，農產豐富，風景秀麗，有丹麥的瑞士之稱。

自一八六四年丹麥戰敗後，這地方一向爲德國所統治。當初丹麥人不願受異族的統治，所以每年有大量的人口遷回母國，後來人民覺悟遷回祖國，並不是好辦法，無異把國土送給遷來的德國人。所以仍舊留在本土，臥薪嘗胆，暫時忍受德人的統治，但是心中無時不忘國仇。他們的孩子被強迫受德國教育，孩子們回家，父母給他們丹麥教育，他們用丹麥語講丹麥歷史上的故事，所以每個孩子，都知道他們是丹麥人，因此留在本土的家庭，每家都成丹麥精神上的堡壘。歐戰後，凡爾塞和約上規定，這一區人民自決國籍，很順利的以四分之三多數回到祖國的懷抱裏。

跑過阿伯朗，見一座德國戰勝紀念塔，據說從前還立有俾士麥的大銅像，自歸併丹麥後，已被移去。附近有一家德國所設的青年寄宿舍，漂亮舒服，以獎勵德國青年來此考察。德國對於這塊地方，

常思奪回。希特勒處心積慮，用金錢用甘言造成丹麥的國社黨，與政府擾亂。最刻毒的文化侵略德國在此設立學校，引誘丹麥兒童入學，除免費外再由學校每人送自行車一輛，制服全套。並開設銀行，以薄利借錢給丹麥人，以其孩子送入德國學校為條件。種種的文化侵略，以圖造成親德的空氣，將來發動軍事侵略，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丹麥政府何嘗不知道德國文化侵略的危險，因為國勢懸殊，忍辱負重，但是侵略者的野心是無饜的，弱小民族的生存，是非常艱難的事。

到南堡已靠近德國邊界，古戰場的遺跡尚在，戰壕砲壘，到處可見，最觸目的是許多陣亡將士紀念碑，上面寫着大字如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將軍陣亡於此，某年某月某日丹麥英雄一百十二人在此與國土俱亡等等。艱苦的戰史，永遠刻在每一個丹麥人的心頭。

十二 歸途

在南堡渡海回到費恩島，在南部花堡(Faaborg)上岸，步行至斯文堡(Svendborg)。曾經聽得人家說斯文堡是丹麥最美麗的城市。有些像香港，但沒有香港雄偉，有些像杭州，但沒有杭州細膩。在丹麥全國，根本沒有天然好風景的地方，人工把丹麥修飾得到處是花園，好像一個都市美人，美則美矣，但是終欠自然。

從斯文堡上船經過長地(Langland)島換船到洛蘭及發司透(Llland-Felster)二島，由港口那斯高夫(Nakskov)向北行，看發司透與雪蘭島間的大浪橋(Storstromsbroen)(圖五)橋剛於去年落成，長三公里餘，為世界第二大橋。在橋上遇見一位工人，開了貨車，預備上丹京去載貨，願意帶我歸去，所以就一路順風回到哥本哈根。

總計此行計一千餘公里，費時一月。我覺得不虛此行，丹麥雖然是一個小國家，但是我們從他可學的東西太多，丹麥是一個除了土地毫無富源的國家。因為人民克苦耐勞，努力生產，結果能戰勝環境。丹麥的輸出貨一向以農產品為大宗。自一八七〇年後，澳美二洲的穀類充斥歐洲市場，以致穀價大跌，丹麥農民受了大虧。於是改良生產，從事畜牧，結果大成功。現在丹麥出產的牛油鹹肉鷄蛋佔世界產量四分之一，而且品質之佳世界上沒有國家可以和他相比。我們看地圖就可知道，這樣小小的國家，有那樣巨大的生產力，實足以驚人。反觀吾國地大物博，更當利用天然給我們的富源，以從事於生產事業，以奠建設我新中國的基礎。

—完—

世界最大的韓洞

程志政

記者在國內時因爲職務上的往來曾經便道遊過幾個有名的山洞，比較靠近上海的，是宜興的善權和庚桑兩洞，遠些的是金華的黃龍冰壺朝眞三洞。這許多山洞各有各的特點，善權庚桑兩洞經過儲翁南強整理之後，每年吸引了不少的遊客。祇是金華的朝眞洞，大家因爲路遠，很少前去，（遊金華的人往往祇遊黃龍冰壺兩洞）實際說來，朝眞洞的姿態，最爲雄奇也是最値得懷戀的。

今年暑假到了比京布魯塞爾之後，許多朋友說「比國有一個世界最大的山洞，裏面要走兩小時纔能完，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應當前去看看。」我因爲在國內已看了很多有名的山洞，對於朋友們所說的話，似乎有些懷疑，何以一個山洞要走兩小時纔能完呢，不是要有幾里路的途程麼？

爲了滿足我的好奇心，終於跨進了旅行社的遊覽「韓洞」專車，每人是七十五比國佛郞。九點鐘車開了，十一時到了風景區「南畝」（Namur）這裏是繆思（Meuse）和桑勃（Sambre）兩河交會的中樞，四面都是高山，南畝城便是建在一個幽谷裏山頂上有許多古堡，歐戰的時候，這裏也有過一次轟轟烈烈的戰績，當我經過的時候，當地人民正在籌備抗敵禦侮的二十四週紀念。

在「南畝」休息了一會，於是又趕着向「韓洞」（Grottes de Han）進發，比國郊外的道路，都是最新式的水泥坦道，人雖在車上坐久了也不覺得累。自南畝到韓鎭，公路祇是在山嶺上旋來旋去，時而下山，整個的公路，如波浪式般的起伏無定，許多區段，直穿大樹木而過，涼風颯然，使人忘在炎夏了。

下午一時，到了韓鎭，大家下車進餐，餐後，我以爲韓洞也許距鎭還遠，仍然要乘汽車去，所以獨自的坐在旅行社的汽車裏守候着，可是久久不見嚮導來招呼大家的影蹤，也不見了，我祇得下來向飯店的招待員詢問，豈知他說：「所有的遊客，都乘電車去了，祇有你還留在此地，現在電車已開出了，你如果要去，祇有另雇小汽車，代價是十五佛郞。」我那時心裏眞焦急極了，因爲來遊的目的是「韓洞」，如果不去，豈不是坐失了千載一時的良機？要去吧，又不知道能否趕上同車的遊客，萬一趕不到，他們先回來了，汽車決不會爲了守候我一個人而停留的，那時連回布魯塞爾也要發生問題。」考慮的結果，決計坐小汽車前去，萬一趕不到他們，祇有再坐火車回比京了。

汽車從小道行去，一會兒便到了，當然十五佛郞是一個狠大的竹槓。（按比國汽車



比國定南城之歐戰死難平民紀念碑

規定每公里一佛郎半，我估計所行的途程，最多三公里。）我走到洞的入口有幾個法國人在那裏，問他們是否有旅行社的大批遊客進了洞，他們說：早已進去也許要出洞了。這些話使我自然更不定心。我獨自走下洞去，雖然有電燈照耀着，可是洞的內部却是重門深鎖。我心裏想也許今天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了，正在躊躇不定的時候，山洞的導遊人領着大批的遊客前來，我仔細一看，原來他們正是我的同車，還沒有進洞呢，這樣我纔安了心。

遊洞的代價是三十佛郎，由一位嚮導員領導着進去。鐵門開了大家凝神息氣的走進去，電燈是照耀得如同白晝，走道石級上都鋪了木屑，我覺得洞裏是潮濕極了，頂上的泉水，不時的滴在身上，遠遠的又聽到潺潺的泉聲。這樣的，依着指示線前去，多麽深邃呀！不久到了一處，嚮導員停住了。他指着一個凌空的巨石說：「這是一個回教教堂。」大家看到石柱和具體而微的象形屋宇，不禁笑起來，果然是一個小教堂呀！是放在一塊巨石上的小玩意呀！上帝造物的神奇，眞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善權洞裏的「小須彌」不也是一個奇蹟嗎？

洞裏的怪石，指不勝屈，有些高懸着像一條巨魚，有些狠像虎獅龍蛇，最有趣的是一塊巨石，上面的斑紋竟似一幅歐洲地圖，又有一處，嚮導員用手敲着石片，發出鋼琴一般的音調，至於那有閃爍

三五一三一二

有光，垂着鐘乳的，更是不可勝數。最後我們到了一個大廳，這是全洞最寬廣的所在，高出地面，竟達四百三十尺之巨，洞裏有一所教堂，那時鐘聲琅琅，狠顯出一點嚴肅的意味。

我們在洞裏喝了一杯咖啡，又繼續我們的行程，許多地方，都安著探海燈，遠遠地可以看到各個的妙處。我們的宜興兩洞，如果能採用這種科學化的設施，豈不是更能引人入勝嗎？沿途所經過的地方，還有許多支路，所以這洞的偉大，不是一兩小時所能遊遍的，我們跟着嚮導走，時上時下，時而纔可通人，時而巨如廣場。後來又走到一處，是一個湖沼，在湖的上面有一頂木橋，人站在木橋上，可以望見對面的怪石，這時探海燈放射出強烈的光芒，整個的山洞，也似憑添了一些生氣，燈光是可以移動的，照着遠處的晶石，反映出如繁星一般的光彩，末了燈光又變做紅色，繼而又變成綠色，時而映在石上，時而映在湖裏，眞可愛極了。


比國韓洞內之「回教堂」怪石

這時洞的最高處，忽然現出了兩個火把，一個人拿着在舞動，他又唱着些簡短的歌曲，那時大家聲息全無，祇有望着這個人間仙子發呆，舞了一會，他從洞頂上直趨而下，捷似猿猴般的縱躍到我們面前，大家不禁報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轉灣摸角的又走了一些時，大家都奇怪爲什麼洞裏竟有這樣偉大的天地呢？眼看到許多人有些累了，終於到了一所渡口，一個大船把五六十人全部的載上，船夫搖動了雙槳，慢慢地向河裏行去；槳聲打破了靜寂的空氣，突然一聲巨響，大家吃了一驚，原來是爆竹的，空谷傳聲，這一聲巨響的餘音，也足足的保了三分鐘。前面有些亮光，大家陡然的興奮了，不久船抵了洞口，一切是豁然開朗了，我們的遊程，也就到此結束。

我覺得韓洞的神奇偉大，的確是庚桑善權乃至黃龍，朝眞所不及，尤其妙的，是能利用電光，把這洞點綴得萬般生動，上帝造物的怪異，固然值得驚嘆，但是如果沒有人工



比國韓洞內之巨湖

來整理，來裝飾，那麼，決沒有這般動人的。

現在從比利時京都來遊的各方旅客每天總在五百人以上，旅行社的遊覽汽車載得滿滿的，每年的遊客，如果集合各方面來說，那麼在二○○○○○人以上，一個山洞能吸引如許的觀客，豈是一件微倖的事，集合了天然和人工，才造好了這偉大的地位。

有人說「整理名勝，不是空口所能談到的，第一要有經費。」誠然，我們知道儲翁為了兩洞，家產蕩然，是很使人寒心的。我以為整個名勝，應當用國家的力量來做，像韓洞，不就是比國政府所有麼？在整理完畢之後，不妨對於參觀的人，收些費用，好在旅行的人，既然慕名而來，也不會吝此區區的，韓洞就是一個好例子，現時每人的入洞費是三十佛郎，雖然代價不菲，可是每年幾十萬的遊客，依然踵趾相接，認為這個代價是狠值得的，我估計着這洞的門票收入，早已超過所耗的整理費了，所以我覺得像庚桑善權等洞，也應當徵收參觀費的。我在中歐以及英國遊歷的地方狠多，但是買門票卻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因為這些些微的費用，在旅客是所耗無幾，而公家集腋成裘，便可再拿來整理其他名勝，這個辦法，以後中國狠可以採行，我以為。

在韓洞的附近，還有一個「魯區福」洞(Grottes de Rochefort)這和善權庚桑的姊妹洞，狠有些相似，因為時間不早，沒有能夠前

三五—三一四

去。歸途，我們的汽車經過另一風景區「定南」(Dinant)那裏的繆思河夾在兩山之間，狠像錢塘江的七里瀧這座風景如畫的城市在歐戰的時候，德法兩軍在此留下了不少壯烈的戰績，現在繆思河雖然狠悠閒的流着，但是誰也不能說，這裏是個永遠的樂土，山頭上的城堡，似乎正在嚴陣以待呢！

一座紀念碑也值得注意的，碑上立着一只碩大無朋的手，向上空伸出兩個指頭，原來是比國政府紀念歐戰時死難的二萬三千七百個平民的，至於兩個手指所代表的意義，我問了許多人都不能肯定的答復，有人說是代表法比兩國的合作，有人說，是代表正義與和平，到底是什麼，依然是個啞謎，但是總離不了一個悲慘的回憶罷了。

到布魯塞爾時鐘是正指着八點。

關於英王喬治六世

熹

最近前往美洲遊歷之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爲前王喬治五世之次子，論其容貌及才智，均不若其兄遜王愛德華八世（卽現在之温特莎公爵。）但天性淳樸，勇於任事，乃其特長。對於運動，亦頗愛好，擊網球時，則用左手，曾與英國某貴族合組一雙打，參加温勃爾登網球賽，晉達複賽週。王素患口吃之病，談吐極感不便，雖經歷訪各名醫求治，卒無良效，旋賴一奧國籍醫師爲之悉心醫治，始漸見好轉，王復於室中每日獨坐自語，以資習練，先後費時約兩年餘，迄今已成一口才流利之大演說家矣。

三五—三一五

南極歷險的一幕（下）

孫沛甘

Richard E. Byrd 原著

提要：一九三四年春，美國著名探險家堡德二次率隊在南極從事於科學上的探險工作，三月二十二日他獨自一人由探險隊根據地「小美洲」飛往「前進根據地」—氣象觀察站，單人匹馬在冰點下六七十度中生活着，曾經幾次遇險—迷途，墜淵，中毒等—這里所記的，就是他中煤氣毒後，死中逃生，一個人在冰天雪地中和孤寂惡環境奮鬭的情形。

—譯者

後來，我橫躺在睡囊裏心中忖度着許多可能的事情。在漫漫長夜的五天中，我迷失在一個痛苦叢集的大高原中，那里所有的道路，都已阻塞住了。我曾受苦，也曾奮鬭；我曾希望過也曾停止過希望，可是，仍舊沒有心死，血氣和自動的活力使他維持着。現在我問着自己，什麼是你的資產呢？沒有做過的事情，還有可成就的麼？

企圖生存，第一件必須節用我的精力。其次，為避免再度中毒起見，我一定要使火爐很旺盛的燃燒着，那給我良好光線的汽油燈，却要不得了。最後，為增添我的精力，睡和吃是必需的哩。

但是我如果單過着這種刻板生活，一已的細瑣事情，時時刻刻來攪擾着，我勢必至於要發瘋。應付這些艱苦的堅強心志是萬不可少的。這心志又必從我的內心裏產生出來。可是如何而會產生呢？那末只有集中我的思想，和寄情於身心泰然之境了。紊亂的心，為紛擾與絕望所遮蔽的，勢必像酷冷一樣地把我斷送淨盡。

那天晚上，我拚命把一生中可喜和慰藉的事物，充滿我的心田。我把親族和朋友牽繞在我的四週，我把自己引擲到陽光之下，安放在青綠而正在生長中的東西中，我計劃各種回家後要做的事情；還有許多許多的事情，在平時不過是偶爾想到的，在這時候却成為非常偉大而重要的了。最後，我心中非常舒泰，當我把燭火吹熄之後，我置身在一個簡單而樸實的世界中，由那些與世無爭，隨遇而安，宅心仁慈，而大家以善意相推讓的人民所組成的。

身上的苦楚，並沒有減少，經過了數小時之後，我方纔入睡。但是那天晚上，我比了自五月三十一日以來任何的一夜，睡得安穩；一到早晨，心身兩方都覺得好了許多。

但是我心理方面的進步比了身體方面為多。我以三小時之久，預備着星期四的無線電通訊節目：添注燃油，發動引擎，和其他一切手續。我遲慢而在弱的工作，像一個老年人。

從那天起，我對於無線電通訊視為畏途。

開動引擎的工作，和一動就揮發的氣味，把我纔時所積聚起來的體力和抵抗力消耗無存。尤其討厭的，我深恐我狼狽的處境會顯露出來。我已把中止通訊的飾詞想了起來，但是沒有一些可利用的。我決不能隨便的中途停頓，因為「小洲美」的人，如果覺察我方面連續的沒有訊息，他們勢將不顧我的命令，而引起劇烈的動作。

在六月初的幾星期中，眞有度日如年之感。因為眼睛裏發痛，我不能閱讀書報。搖留聲機器的氣力也得節省起來以為活命之用。最感困難的，就是不能打開幽暗的境地。我貪戀着亮光，但是那汽油燈不但揮發氣味，並且也需要用小唧筒去打汽，所費的氣力又要超過我所願消耗的力量了。

在十七那一天，我所不能見的仇敵又在作惡了。我才把發無線電訊的引擎開起來，就出了毛病，我只得設法去修理了一下。引擎剛剛能順利地走動，我就覺得非常頭眩，雙膝跪倒。我關閉了引擎，爬回吊床，那時的難受，與月初四天中所遇的相仿。我被苦痛所磨折，和劇烈的心跳所震撼。

嗣後幾天所過的日子，眞是百難交集。我極力的鎮攝內心，但是其作用好像與現實漠不關切。我一半的身體正在摸索着我的工作之時，其他的一半好像睡在吊床中注視着我。一個細小的聲音堅持着說，你不能繼續下去了，這是習慣性的繼續，而不是你。你已經完了。

但是在六月二十八日，我接到「小美洲」的奇異消息。科學家先進卜爾德博士建議率領隊員到「前進根據地」參觀八月初的流星雨，我不能相信這些好像打擊在收音筒中石片上的話。於是卜爾德問道，「你怎樣的意思呢？」

我心中躊躇不定，除了從前司各脫探險隊中有過一次之外，從未有人在南極之宵中長途旅行過。卽使碰到好運氣的話，在「小美洲」與「前進根據地」之間旅行，還是人類的掙扎呢。這是不會錯的。最後我叫卜爾德先試走幾段路，把他們所得的結果告訴我。雖然那時候我是這樣的說，我深知我心中決不會有拒絕他的意念，已往我對於有些事委實太大意了。

那整個的一下半天，我心中打算着，這條路是否能在黑暗的七月中行走。因為冰原間罅隙的關係，這行程不能照着方向直走。以前在三月中，這條路線上曾在相隔每英里六分之一的地方，樹着旗。不過大風雪中未免要被吹倒，或者已經有許多被消滅。在這一百二十三英里的路線中，祇剩留着許多大裂口而已。

在我的計算中，我本想不以人為主體。因之與行程相對的困難便漸形擴大。這下午所產生的大希望又慢慢地消失，一個反響卻取而代之了。我吹熄了燭火，異常的銷沉和疲倦。

天氣續漸地冷起來，六月跟着的過去了。我所住的小屋子裏面在離屋頂三尺之處，牆上已結了一層冰膜，一天中雖燒着十六小時的火爐，那冰還不會融解。終日靠着火爐旁的罐頭食物開啓的時候還要借重鐵鎚和鑿子。我的指尖碰着冷的金屬品時，便生生的被灼傷蝕。無論怎樣的多吃東西，和多穿衣服，我總不能把我身體上的溫度增高。

當我昇上屋頂時，寒風像利剪的割破我的面皮。我雖則把身子轉扭着。還是避免不掉令人麻木的寒風，也許我的脚趾先行凍僵，然後失去生命。當我試着把足趾曲撓，以便流通血脈時，我的鼻子又要凍壞了。於是我又注意到鼻子的一部份，可是我的手又因受冷而僵硬。手腕喉頭和足踝之間，不時的感覺刺痛和冰冷川流不息地蠕動着。

「冰寨」因寒冷而皺縮。一個人竟可以看到地殼的慘痛情狀。雪崩發着劇烈的震撼。有時候雪山摧撞倒崩，這聲音竟像雷鳴。這是很明顯的，「冰寨」一經收縮，「前進根據地」的四週，就要造或許多罅隙哩。

七月五日那天，我的命運上又來了一個驚人的打擊。燃燒汽油的無線電發動機出了毛病——一根損壞的推動桿，我沒有法子把它修理好。幸而有一架救急用的手搖發電機。在平時一個人搖出電來供給發報機用，另外一人打着電碼。我既沒有一個健康者一半的氣力，而要一個人來完成這兩項工作呢。

我開始用兩隻手搖動發電機。那痛苦的情况出我預料之外，但是畢竟我發動了機件，打出了KFYIKFZ兩個電碼。

我發了五分鐘的呼號，然後撥接到收音器上。當我撥到和達佑所約定的電波度數上面時，手指發着抖。我只聽得靜電的括削聲音。於是我在度盤上上下撥動。還是靜默無聲。這失望眞叫我要哭出來。在吊床中休息了十分鐘之後，我從新再發呼號，雖然在這時候很明顯的我的體力就要耗損完了。當我撥接到收音器上時，我幾乎連聽的力氣都沒有。纔而在黑暗中來了達佑一秒鐘的聲音。倏忽間又消失了。我在度盤上搜尋，要想獲得那發聲音的度數線條。

「發話，KFY。我們聽到你。請發話，請發話，我們聽到你。」這是達佑。我想，多奇妙呀，多麼的奇妙呀。

我對達佑說，我的引擎生了障礙，我很吃力的用着那一架救急的發電機。「此後無線電不能按時發拍，」我打着電碼說，「不要爲了不照節目而驚惶。」

於是墨飛接着講。他慢慢地說道：『到「前進根據地」去的路程是要碰運氣如何，這是你所知道的。因之，現在正在很小心的預備着一切。要是我做你的話，那末在七月底之前，拖車的能否到達，我是不放在心上的。』

三五—三一九

我不覺纔時的心裏一楞，因爲他們是僅僅爲了要營救我而作此行程。我已經露了馬脚麼？我力加聲明，如果他們想起來這行程是危險的，那末就應該停辦。

却理（墨飛）仍舊用着遲緩的口吻說，他爲了我這樣的打斷語氣，未免抱歉。他接續着說道：「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如果認爲已往的三個半月是很長久的，那沒我也認爲如果拖車久久不到的話，要如何的失望呀。」他講了許多時候，但是我因爲心裏跳得利害，頭裏又在發眩，所聽到的實在不多。我的脚一蹶便倒在吊床中。這是我第三次的發病，在五星期以來的耗損病中，要算頂厲害的，幾乎把我的性命送掉。於是我又入於遲緩動作的狀態中。痛苦重來，嘔吐而不得安睡。

從剃鬚鏡中看到我自己的面容，這幾天已變爲一個老弱的人。因爲着受凍傷，雙頰下陷，膚色憔瘁，眼睛裏發炎。我的肋骨突出在外，兩隻臂膀上的皮膚鬆弛下垂。當我出發往「前進根據地」時，我的體重爲一百八十磅。在這七月中我恐怕重量不會超過一百二十五磅的了。

十五日，墨飛從無線電中告訴我，卜爾德的試驗行程已告成功，預備在七月二十日後的第一個晴明天氣開始啓程。我回答說，「要十分的有把握，勿陷迷途，或燃料告罄。不要把人命去嘗試危險。」

於是墨飛又說，「我們照常在星期四找你談話，以後則每天通訊兩次。」我正想回話應允，但是我的體力已經竭厥了。在「小美洲」的日記上，記載着下面的幾句『堡德就回答道：「好，每天聽上十分鐘××××××」達佑叫他再覆一遍……沒有回音。』

現在雖則事隔四年，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如繪。我說謊，「小美洲」的人也在說謊。所不同的，他們疑心我在撒謊之中又在虛構一個故事來愚弄我。

六月的最後一星期中，好像却理墨飛已發現我有些失常了。當他覺察我手搖發電機的種種拙劣生疏的電碼，和字與字間的長時間休止時，他的疑慮格外增進了。不過他和墨飛異常的小心，總使我不要疑心他們，正在計劃那單純爲營救我而起的行程。

七月十八日，墨飛通知我，卜爾德和其他四人業已就道，沒有一個定罪的人，在小室裏徬徨繞行，以冀十一時的緩刑，而再比我那時難認受的了；因爲除了我自己之外，在我痛悔交逼的良心上，又負了其他五個人的生命。

下午八時「小美洲」對我說：「他們向南走了十一英里。顯然爲了辨認旗幟而發生了困難哩。」

天氣愈過愈冷。寒暑表上的紅針已指向了零度下七十五度。想到了「冰寨」上的五個人，在這種酷冷之下，要把持着他們，和

一輛摩達車的生存，眞叫我發瘋了。

午夜中墨非的聲音有些失望了。「拖車現在南面十七英里地方。雪下得很大，似乎旗幟要被壓掩了。如果他們看不到一面旗，便得繞行着尋找。而有些旗幟却早被吹倒了。」

我擬好了一個電文預備叫他們轉給卜爾德，但是在我能把它送入空氣中之前，我的臂膊脫力了。我的心裏從來不曾感覺到如此空洞的，

經過了一夜的痛苦和夢魘，第二天早上，我又像擱置在感覺與無知的怪異邊界之上。這一日是冬季中最冷的一天。室內的寒暑表降到零度下八十二度——冷得使我開啓頂門的時候不能呼吸。我抑制着不朝北方看，因爲明知所得到的不過失望而已；但是我終於向北方睇視，也許碰巧可以看見遙遠地方拖車的車頭燈光。一條波動着的亮光使我血液衝擊起來，但是這不過天邊的一棵星而已。

我在忐忑的驚怖中過了五天，不能和「小美洲」通訊。一天中總有十幾次我開啓了頂門向北方望着，幾乎常被震懾而閃眼的光線所迷惑，結果不過是些星光而已。二十六日，從無線電聽筒裏得到被雜音打擾的微細聲息。最後我才明白卜爾德經過了三天的行程，已經在「冰寨」上走了五十二英里，忽然迷失了路，業已折返出發地。除了等待天氣放晴之外，一籌莫展。

這樣子混過了七月。當我翻日歷的時候，我自言自語道「從第一次身體衰弱以來，到目下已經六十一天了；眼前可以說一切依舊；我還孤單單一個人」，四週都是我滅亡的景像。吃了一半而凍結着的罐頭食物狼籍滿地。書架中的書傾翻地上，我也不加收拾。現在冰膜已籠罩了地板，四壁和天花板室中已凌亂得不成樣子了。

日子懨懨無生地向北移進，黑暗的時間每天縮短了一些，在中午黎明的微光下，已使旗號標着的路線漸漸從陰暗中透露出來。如果我有一個堅決的希望，那希望就是要看太陽光照耀在「冰寨」之上。這是我最低限度中所必需的；好生的心沒有再可以讓步的了。

八月四日，星期六，卜爾德再度出發。他已把他的小組縮爲三個人，希望立刻趕到「前進根據地」。

禮拜這一天不應該任其在我的記憶中消逝。早晨醒來的時候，我身子異常難受，不能進食，而且太疲乏去處理日常的工作。中午的無線電中又傳來了惡耗。卜爾德的拖車墜入了冰隙間的洞穴中；他還在設法營救中，我的神經被震碎了。爲什麽不去幫助他呢？我在電鍵上急促地打着訊號：「却理，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呀？另派一輛拖車可以幫忙麽？用各種方法去營救。」

却理泰然的回答。不必驚恐；卜爾德不需

要別人去幫助。於是他道：「迪克，老實說，我們眞爲你擔心。你有病麽？你受傷麽？」

我故意支吾其詞的說道，我明白拖車隊的情狀。但是在這當兒我已沒有力量搖動發電機了。這電訊便在空中垂擺着。在「小美洲」的日記簿上，遂佑這樣的寫着道：「堡德在每打了幾個字的電訊後，他的氣力似乎竭厥了，」我的漏洞已經不能蒙蔽任何人了。

在我的日記中八月六日記着道：「經過了六十六天之後，我忽然煩燥得不能忍耐，這眞要使我瘋狂。……我希望老天用任何方法來結束這局勢。我不能再過下去了，倏忽間希望把我托了起來，又突然的給失望打了下去。……我現在要在溫室中幻想之下上床，希望明天晚上他們眞能來此。」

當開始之初，我早就預備了火光訊號和火壼。卜爾德的一組人，如果不給他們以火光的引導，恐怕在小屋週圍百碼之內就要迷路哩。第二天早上，我以一點鐘的工夫，挨着氣力把六箱汽油和六個鎂光訊號運到平地上面。我的意思這是最後的一舉了。

這些簡單的預備工作，把我纔時透息了一下，倒於我有益。我記得再欲三星期太陽就要出來了，我又想像那時候作何光景。但是這意想對於我委實太鉅大，沒有法了可以抓住。

八月八日，卜爾德又開始動身。第二天下午四時，我知道他已走了三十七小時，所餘不過四十英里的路程了。

當我早晨上屋頂時，我發誓在北面見過一條光。我把訊號風箏拖了出來，用無線電的天線和些布條作爲尾巴。然後我把這尾巴浸在汽油裏，點了火，急促地把風箏冲入空中，火光映着沉沉的黑夜，着了火的風箏尾巴在空中垂擺着，火光熊熊，叫人滿意。這是我長時間中的處女創作。但是並沒有回音從北面來。我連續的再燒了兩次汽油，還是沒有影響。狂熱過後，我乏力而倒在地上了。

回返屋中，爬上床，時睡時醒。有好幾次我想我已聽見拖車衝雪破冰而來的礫礫聲，但是這不過是「冰橥」上冰塊擦裂的聲音而已。中午我再昇上屋頂用望遠鏡瞭望，仍舊一無所見。

那天晚上，却理墨飛很興奮地呼着，「卜爾德向東九十三英里了，」他說「他決計可達目的地的，恭喜你迪克，把火光候着。」我並沒有作答，深恐搖動發電機後，又要出什麼岔子。現在我可不容再蹧厥了。訊號火光一定要發着的哩。

翌晨六時，我又在活絡門頂外了。在北面很遠的地方，我看見探照燈的光線垂直的掃射下來；降而復昇，碰到一棵星，然後消失了。

我眞是說不出的快活。我手裏執了火光訊號，一面整理風箏，把它縛在尾巴上，點着

了，火急急地把風箏放到七十五尺的高空中，火光訊號很明亮的燃燒了五分鐘。我老是向北望着但是失望。總有半個鐘頭之久，我坐在雪裏僅僅乎矚望着。我知道我看見過一道光，但是經過了許多的失望，我對一切都不能信任了，我需要一個明確的決斷。我已足足忍耐了許多可承受的變化了。

當我試着要起來的時候，我的力氣沒有了。我爬到門口從扶梯上滑下來到吊床上。八點鐘的時候，却理告訴我，四小時內沒有接到過卜爾德的訊息。聽筒從我的手裏跌下來，我是無言可喻的垂頭喪氣。一時心志漠糊；當我蘇甦的時候，半個身子已傾跌在吊床之外了。

我深切明瞭訊號不可不放，於是又走近扶梯。我用盡了力氣祇能走到半梯。很明顯的我是需要興奮劑了。我吃了一些酒，結果難受異常。這時候我在藥箱中找到了含有強心作用的低燐酸鹽。我用三倍的量外加了三杯最濃的茶。我覺着有些神昏目眩，但是我的氣力似乎漸漸地來了。

這樣的增加了力氣，我爬出頂門口發了一個訊號。當火光消逝的時候，在黑暗的天邊，看見探照燈的光，慢慢地上下搖動着。也許是另外一個幻覺。我坐下了。堅決地朝對面望着。當我再看時，那光芒還在上下波動。

在一個奇妙的一霎中，六七兩月中所受的苦難和失望一掃而光，我好像從新又生到世界上來了。我燃起了從第二到最後的火光訊號之後，走下小屋為我的客人燉熱了幾罐湯。

當我再走上屋頂時，我已能望見拖車的巨大影子了。為表示歡迎起見，我又燃起了最後幾箱的汽油和訊號。它們剛要燒完的時候，車子已停在門外，三個人從車子上跳了下來。我不敢移步向前。我記得向大家握手，而他們堅決我曾說道「喂，朋友，到下面去，我已為你們煮好了一缽熱湯哩。」如果這是事實的話，我所要辯正的，就是這裏面並沒有攙雜什麼戲劇的意味。眞眞的緣故，乃是當時我沒有法子把言語來形容我心裏的情意呀。他們又說我曾在扶梯脚下暈厥一次，但是我對於這印象已不甚清楚了。

在我能夠動身回「小美洲」之前，在那裏又過了兩個月。雖則如此，那兩個月倒是很樂意的，四個人擠在一間小屋中，不是大家相讓，誰都不能動彈。恢復體力自需相當時日，不過心上的陰暗早已移去，好像和「冰寨」上一樣，大量的陽光業已闖進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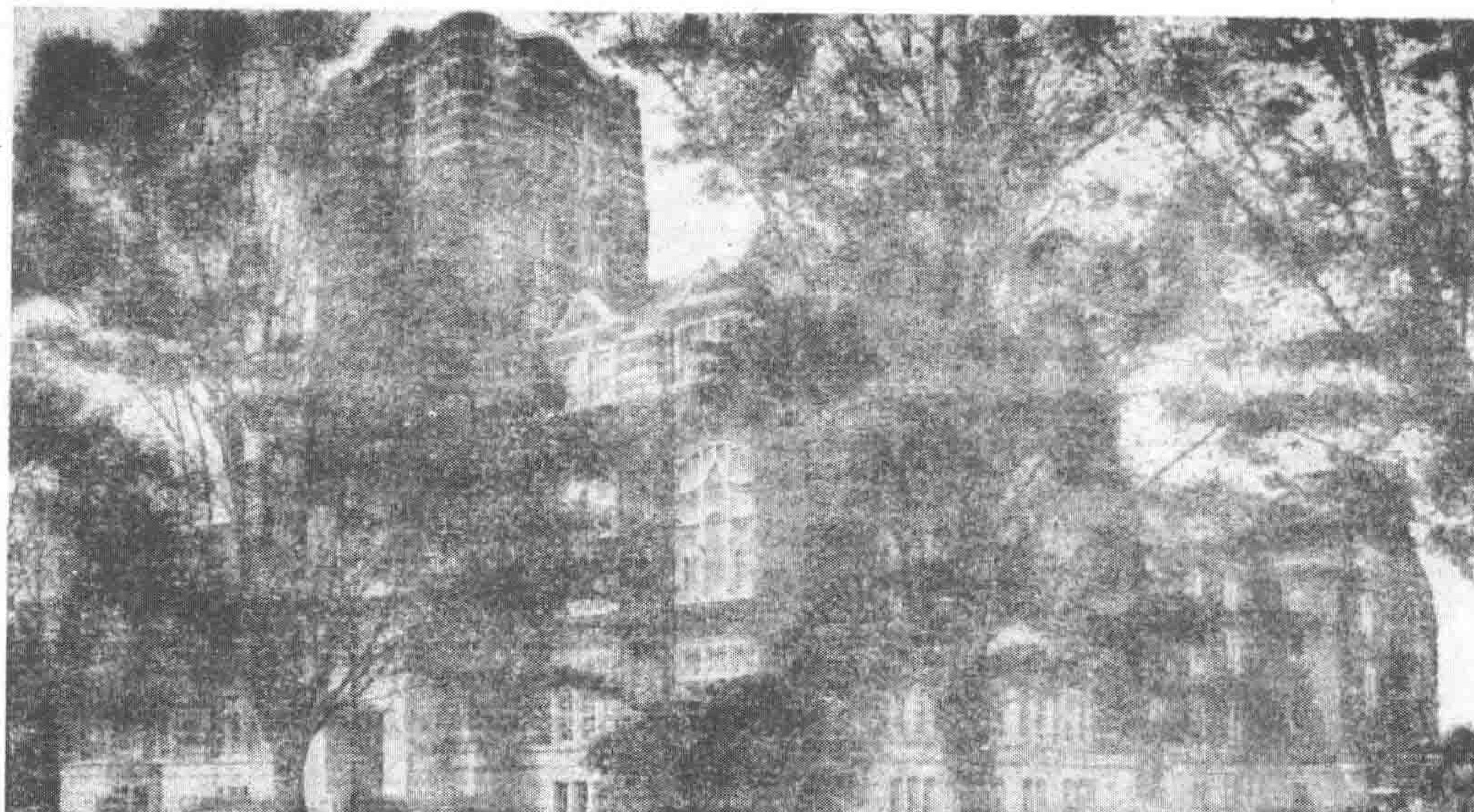
一部份的我永遠留戀在南緯八十度零八分的地方：那里殘存着我的青春，虛幻，或許還有些懷疑的見解。在另一方面，我又獲得了若干以前所沒有的東西：體會了得以生存的單純之美和神秘，偉大的謙卑。所有這些事都發生於四年之前。文明沒有轉變了我的意志。現在我過着更簡單的生活，而獲得更多的平安。（完）

歐美采風記(三十)

沁明女士

七月十六日　在旅館的餐廳吃過早點，便動身到安阿伯(Ann Arbor)去，一路無話，至午後六時許抵達安城，是密歇根州的大學城，很多中國人都聽說過的密歇根大學，便住在此；我們都有同學在該校讀書，故而我們不住客棧，就寄寓在該校學生聯合會的會所內，這會所(Student Union Building)內容與青年會的會所差不多。我們很滿意，每人一間房，房金係按人數計算，臥室與浴間也雅潔舒適，有電話及特備的信封信紙，每晨還奉送大學校刊一份。李徐費三位先出外去訪友不值，回寄宿舍，再邀我們出外去散步，走到學校的辦公廳前時，猛然碰見由哈佛轉學密校的一位李君，當即由他帶我們到中國飯館去吃晚飯，在那裏晤見修的同學七年的老友K.C.他此次入密校肄業已是二度作『馮婦』了；好久不見，握手言歡，倍極欣悅，這一頓飯的代價，少不得又要擾他破鈔。飯後去拜訪幾位朋友，其中有沒在家的，祇得留出一張名片。最後，到周邵兩位女士的公寓，遇見劉許兩君，大家坐下談天，至午夜始回宿舍安憩。

安阿伯是一個純粹的大學城，和鄰近的蘭心(Lansing)與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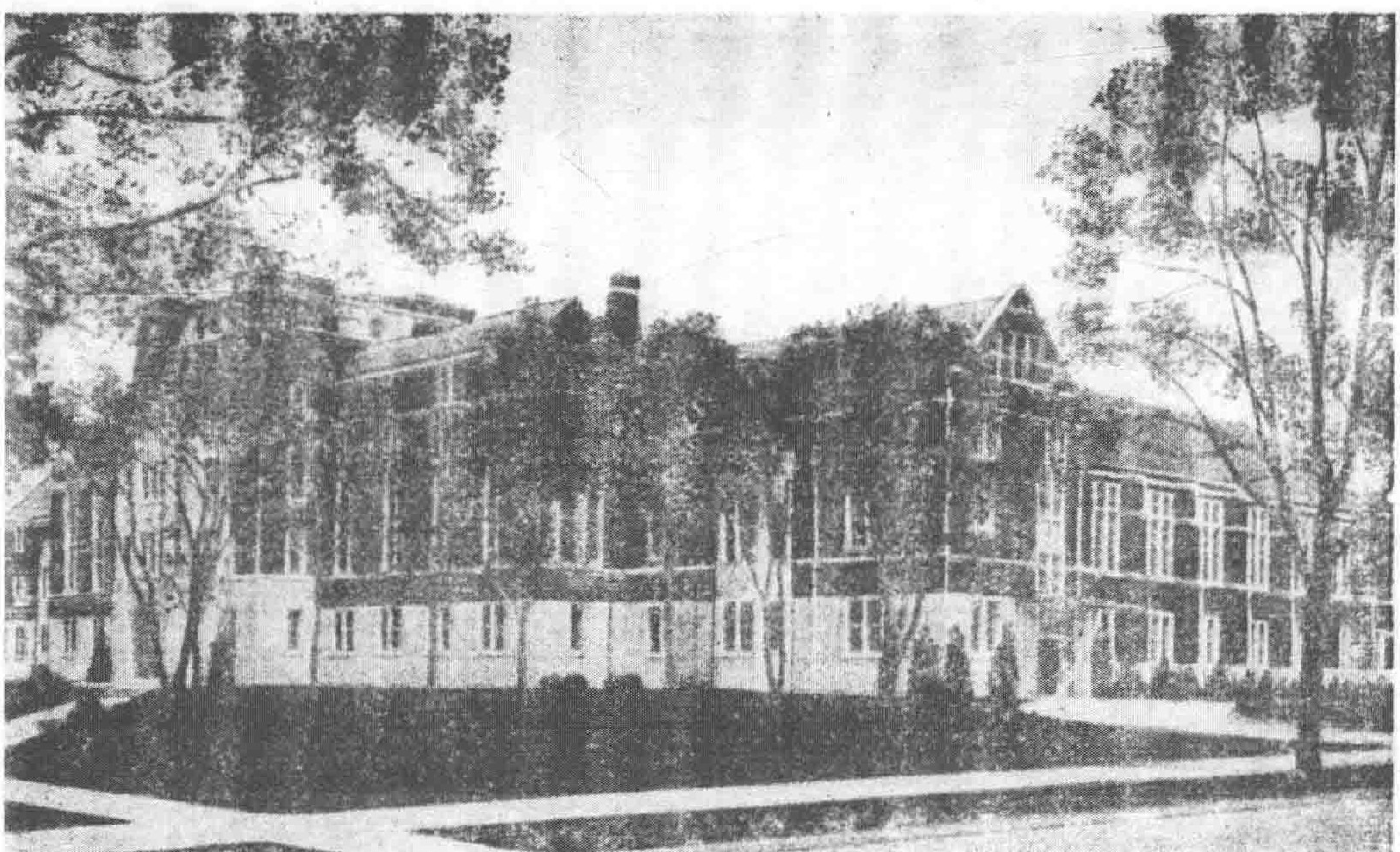
『密歇根大學的學聯大會堂(Michigan Union)內有寄宿舍，會食堂，理髮館，健身室，聚會室，劇場，跳舞廳等等，為學生社交生活的中心。』

三五—三二五

曲羅(Detroit)迥然不同，前者是密歇根州的省會，是政治的重心，後者是全國工業的重鎮，都距離不遠，可是安阿伯長的處是很雅靜幽閒的：樹木清嘉，街道整潔，一點也沒有站上蘭心與地曲羅等大城市的騷囂浮華，果眞是讀書最相宜的環境；學校卽濱臨湖畔，課餘暇時，還可以泗水釣魚作樂。密歇根大學裏有二百餘位中國學生，人數衆多，總不免良莠不齊，卽使其中優秀份子佔了百分九十九，下餘仍多百分之一是敗類，這少數終於做了『害羣之馬，』留下不良了的印象，聽說曾經在當地鬧過幾次很大的笑話，幸而當時在校的中國同學聲譽很好，歷年中國學生的成績早巳爲校中一般教職員所稱許，因此雖則鬧下笑話，却並沒有影響到其他同學的地位，可是大家都已覺得是『奇恥大辱』。凡是中國人太多的地方，往往很容易爭會忘記自己是身在外國，沒有感覺到自己代表國家體面責任，以致所做的事弄成話柄，這是國人在國外，不可不留心的地方。

參觀福特汽車製造廠的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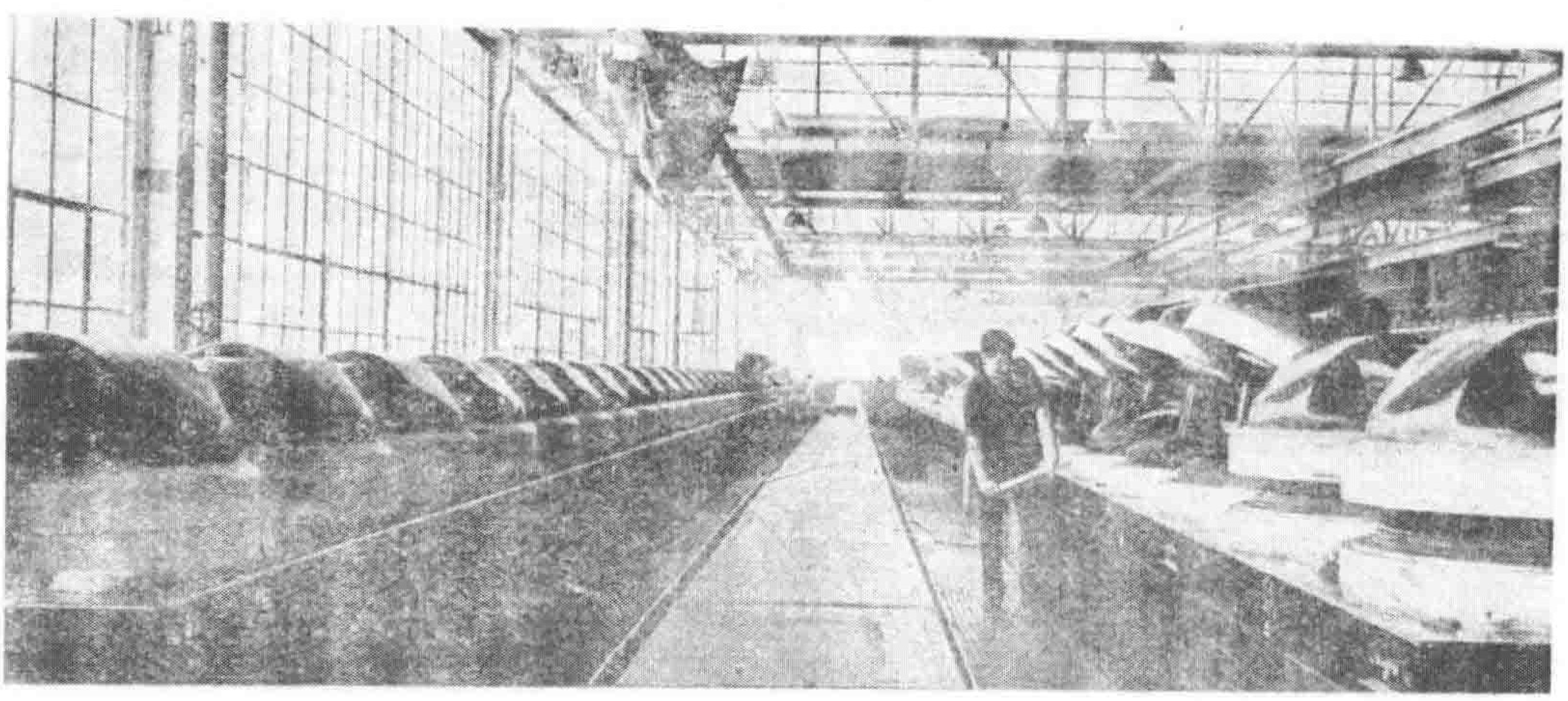
七月十七日　淸晨，老同學黃君夫婦來看我們，是昨夜走訪所未遇的兩位，黃太太快要做母親了，在國外要親自操作，任洗濯之勞，若再加上育嬰的職務，那就更加吃力；黃君白天讀書，下午歸來，也須幫同做些家常雜事。我以爲在外國生孩子最不上算：不論金



『密歇根大學的同盟大樓(Michigan League Building)落成於一九二九年，建築的費用在美金百萬元之上，是女生各種課外事業的大本營，曼德爾森劇院(Lydia Mendelssohn Theatre)卽在此廈內。』

錢，時間，或精神上的損失都太大了。早餐完畢，幾位交大畢業的同學帶我們去參觀校園，校園內老樹成陰，十分涼爽，校舍也齊整秀偉，特別是法律學院的方庭(Quadrangle)及新建的房屋，講究非凡。大學圖書館的收藏是甚完備，有許許多多男女學生在裏面看書。體育館的設備亦很精美，各種運動，均有專室，『手球』(Handball)及鷄毛球(Squash)的球場各有六七間之多，據說在各大學的健身室之中，要算是最多的了。

午刻，幾位交通大學的朋友，請徐杰賚三君在學聯的大食堂內吃飯。修與我總算是陪客，叨光了一頓。飯後使開車到附近的第亞旁鎮(Dearborn)去，那裏有名聞全球的福特汽車總廠(Ford's Rouge Plant)該廠廠址佔地數百頃，裏面有輕便鐵路軌不下數百公里長，並有河道直通大湖，其運輸之便利，眞無與倫比；我們先到一所輪廓非常偉大，外表很漂亮，內部設計很摩登的大廈裏去；這裏面設有參觀客人的總招待所，問訊處和汽車樣子間，佈置得很講究，有一隻極大的地球，上面註明全世界福特汽車行銷的地點，凡是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幾乎無處不見福特出品的蹤跡，這是該廠事業成功的鐵證，毋庸多費口舌，便可以顯見的。在樣子間的四壁上，貼着巨幅的照相，是該廠各部份的寫眞，地板上所陳列的汽車，分門別類，旁邊俱用很詳細的說明，解釋其優點，標明其售價等等，使我們看了這些紙牌的的條文，明瞭各車的用途和個別的消耗程度，頗有「無師自通」的功效；因爲每天到該廠去參觀的人數異常衆多，如果利用售貨員來應付觀衆，實在是要不勝其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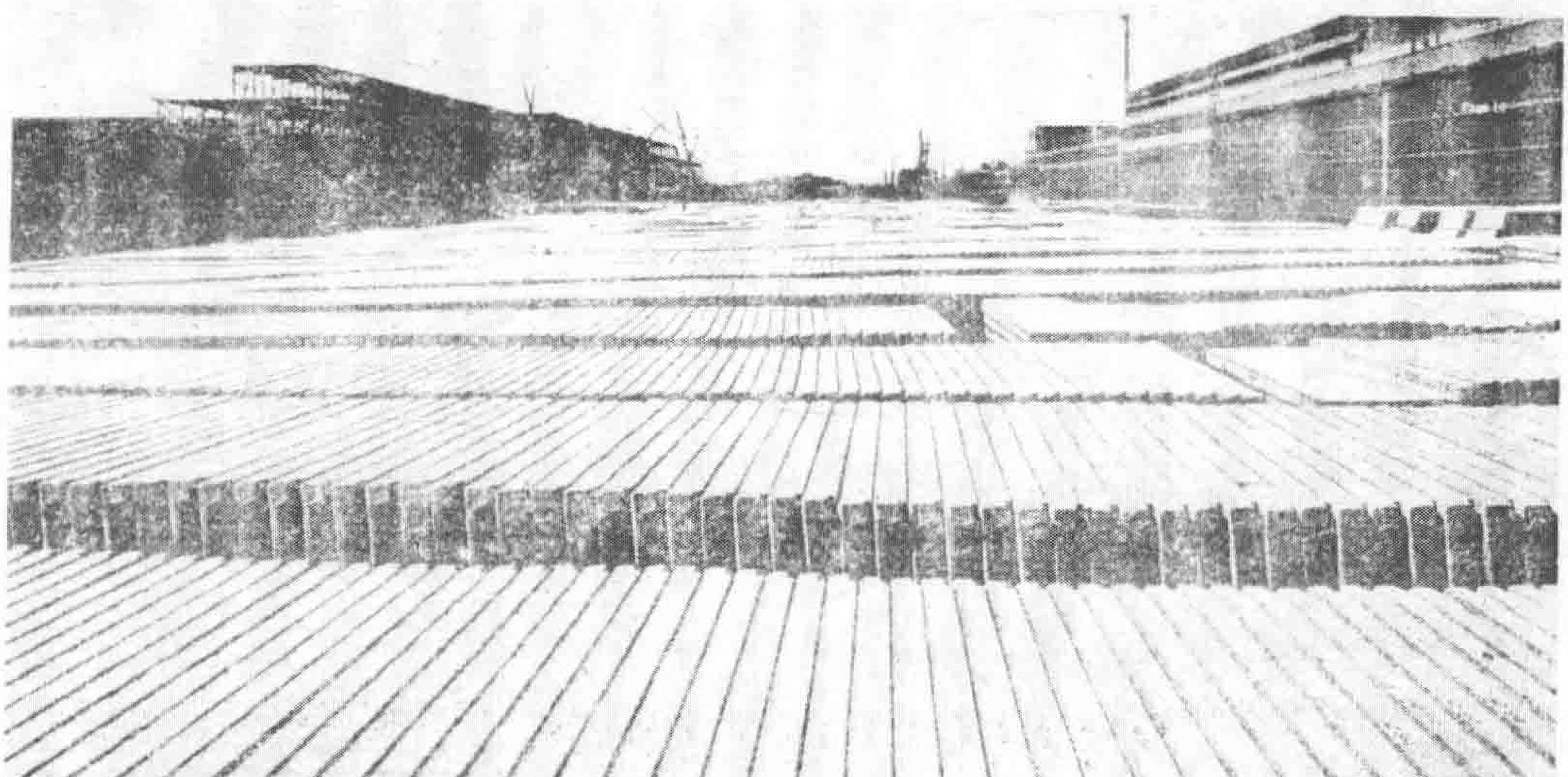


『明珙總廠擁有二十八艘運輪艦，專爲福特工廠由福特私有的礦山和森林，裝載原料到製造的場地；同時，福特亦向六千家其他獨立的廠家購買各種零件材料；爲達到極端的自給自足狀況起見，福特在世界經濟大不景氣之後，决定化用四千萬美金，完成一個壯烈的建設計劃，此計劃所誕生第一個奮礬兒，便是卵珙廠內的安全玻璃製造廠，近來又完成了橡皮車胎製造廠，每日可以出產四千隻車胎：上圖示製造車胎的最後一步手續○』

三五—三二七

啦。我們先向應接處說明來意修並拿出一封寫給該廠協理施紀爾(Mr. T. W. Skinner)的介紹信請他們轉致，不巧施先生正值歇假，沒有晤面執事的拿出幾張參觀工廠的申請格式，請我們填寫姓名和通訊處種種，填齊後每人又贈送小冊一本內容是敘述該廠的狀況，然後等到了時候，與其他數十個同遊者分坐上兩輛廠中特備的遊覽用大汽車由特派招待員為我們詳細明白的講解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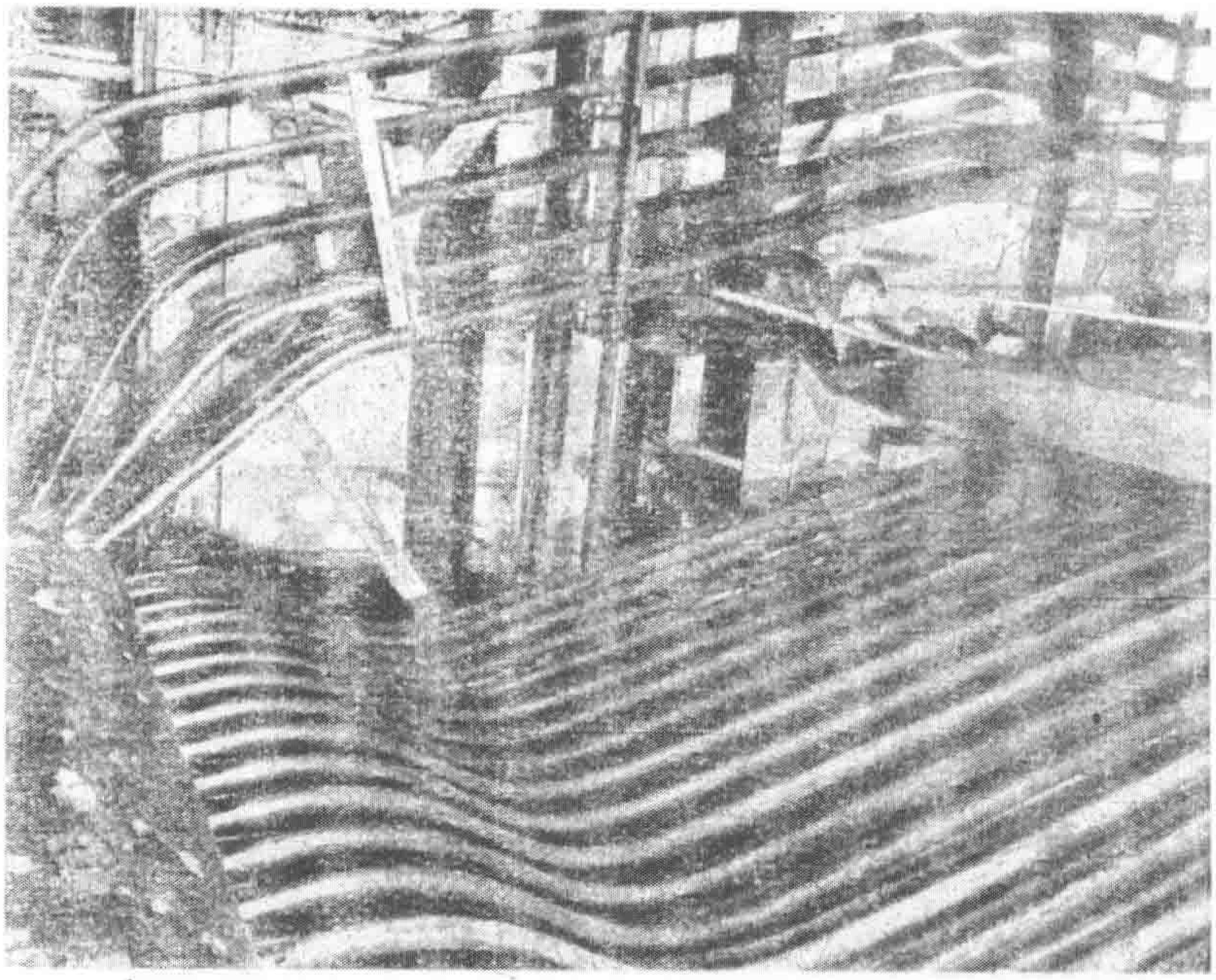
該廠僱用的工人，約有四萬餘人，差不多人人都有一輛自用汽車，在兩三塊極大的廣場上都停放着一排一排的各式各樣及各種顏色的福特車完全擺滿了，想來他們早晚停車開車也頗費事咧。其餘的空地則有大堆的煤片鐵皮木條等類的材料存放着，其豐盛是堆積如山。在車中經過煉鋼廠電池製造所玻璃廠水泥廠，車身製造處木工房發電廠學徒室化驗所等都未下車，直到全車配合廠(Assembly Plan) 才下車入內參觀；這一部份的工作是從頭至尾一輛汽車如何裝配完成的步趨，我們逐一的全親眼目覩到了；這裏面的佈置，是用活動鋼絞練在工人的頭上，將各種零件吊着，用寬的象皮帶盛着車身在工人面前走過，開頭的幾個工人祇管裝馬達和引擎，將絞練上運送過來的機件裝配在車身的胚胎上，每一部份裝置停當之後，當即任牠跟皮帶的轉動向前而



『福特氏的汽車製造總廠在卵琪河(River Rouge)之北岸，是世界最大的工廠，平時僱用工人八萬名，於今出產減少，工人的名額亦降減到三萬八千人：上圖示該廠空地上所堆放的鋼板，是用來鋪裝工作機械器具廠的屋頂的。』

三五—三二八

去，進一步的那個工人，再裝上一些機件，每人責成專管一部份，派定裝配某一件，則一天到晚，永遠是經手那一件，結果就像電影裏面演的卓別麟『摩登時代』中一般人，也變成機器的一部份，譬如：工人某甲加一只螺絲，工人某乙補一塊油氈，漆色的專管漆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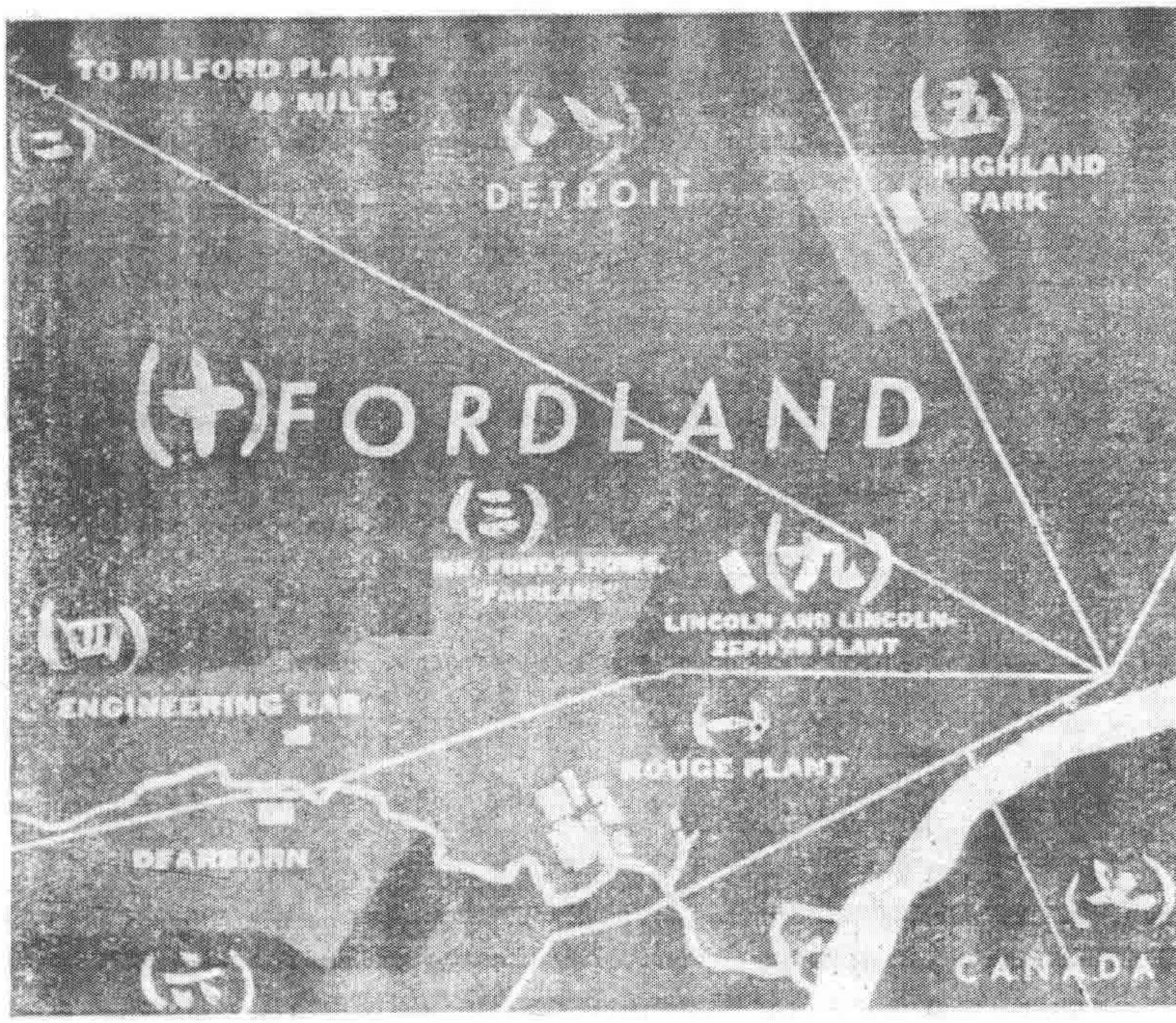
『福特氏眼看着他的卵堪廠一天一天的擴充，管理的方法日臻科學化，工場的內部，到處是一塵不染的清潔，可是他老先生的意思，猶有不滿，無時或懈，不在計劃改良求進步中，據說他在一九三八年中，準備花三千五百萬美金來征服目前美國經濟的難關，這一筆鉅款不過是為擴充並改進現有的工廠，如上圖添裝高壓力鍋爐的鋼管，便是其中的一例。』

加膠水的專理加膠水，直到一輛車子的機件齊備為止，然後到一處地方，從高處用吊機把裝好的車身空廓降落下來，這些車身的空殼子有紅的藍的各種顏色，都已預先安排就序，配置停當，下面的工人接住把牠一一安好，前面的工人，緊跟着將輪盤裝上，然後才裝電燈，喇叭，踏脚毯之類必需有的東西，及全車完成，為試驗機器，又將汽油加進油箱去，經過許多經驗豐富的工人各部份精密的檢查一遍之後，一部全新的車子，方始由劃出的車道上自動的滑下去到一處，則有幾位專門技師在那裏嚴密點驗有無疎漏之處，從第一部工作直到最後一部工作，不消五六分鐘便完成了，其出貨的速率，盛稱是每兩分鐘一輛；因此許多工人的肢體動作，也變成十二分的機械化了，但見迅速的工作，竟使我們忘却了這種工的一部份還有人力在內。出貨固然奇快驚人，可是這些工人已都變成麻木不仁的無機動物，這種工廠管理的方法，可以說是十分的科學化；工作的時間，不任牠消失萬一；裝配各件先後的程序，也使得順適便利；工人做工的位置以及光線，危險的防禦器具的精良種種，自然毫無疑義的，都是從精益求精裏面考求出來的，然而一看工人們緊閉着嘴，他們的眼睛目不轉瞬的釘看鉸練和皮帶所帶過來的目標，面部除了一種強頑的神色而外，直無任何其他的表情。大約是因為各人工作單純的緣故，每個工人的臉上都

三五—二二九

一樣的現出是單調乏味，完全失了工作本身所可能產生的興趣。

從汽車廠出來，經過亨利福特氏(Henry Ford)的私邸只是樹木成林，侯門似海，並看不到一所房屋，想裏面必另是一個世界；隨後即到福特氏所一手創造的綠田村(Green Field Village)去遊



『福特氏的企業經營，發祥於第曲羅（八）的近郊一處叫第亞旁（六）的地方，他題他自己的私邸（三）名曰『範盧』（Fairlane），他的製造總工廠（一）規模宏偉，相近坎拿大（七）的邊境：此外；圖中的其餘幾處，（九）是『林肯』及『林肯賽飛』兩種牌子汽車的製造專廠，（四）是機械工程實業館，（二）是向密附福分廠去的途徑，（五）是福特自備飛機場，和綠田村博物園的所在，總括以上各單位在一起，無以名之，就稱這區域的地方爲『福特世界』（十）罷。

散，這個村莊非常新奇，是福特氏用金錢從世界各地收買得來的各種古蹟。尤偏重於美國本國內有歷史價值的景物，很多是整個兒遷移來此的，雖一瓦一木，必是原物，甚而至於原址的泥土也搬運過來；這些古蹟收藏在這裏，一方面雖說是保存國粹、愛護古物，一方面却難免蒙受誇豪富博虛名的譏諷。這村佔地殊廣，四週有圍牆圈着，我們從一個大鐵門進去，先到一進房屋裏面，買好門票，並購一些刊物畫片之類。這裏還陳列許多古老書畫和骨董，佈置也雅潔。我們約略盤桓之後，即向屋的後身出去，出門見山，園中便是另一種境界！分外的古色古香，幽雅宜人，沒有絲毫塵俗的意味，街道的佈置，頗有十九世紀殖民時代的景象，也沒有汽車的吵鬧，除了徐徐步行而外，惟一的交通工具，是幾輛舊時長途旅行用的馬車，是從前送郵件的舊式轎車，馬背上還披罩着一件網衣，顏色和每匹馬本身顏色相同。馬路都是石塊砌成，並不是新式平坦街道；最先看見的是一大片廣場，栽種許多的花草樹木，一眼望去，祇是稀稀落落的幾所矮小房屋，第一個印象並不怎樣好。我們想散步，所以沒有乘坐馬車，一路走過去，却沒有想到園中有那樣多富有興味的古蹟，我們所發現的有以下許多足以增長見聞，而且很有歷史價值的地點：

三五—三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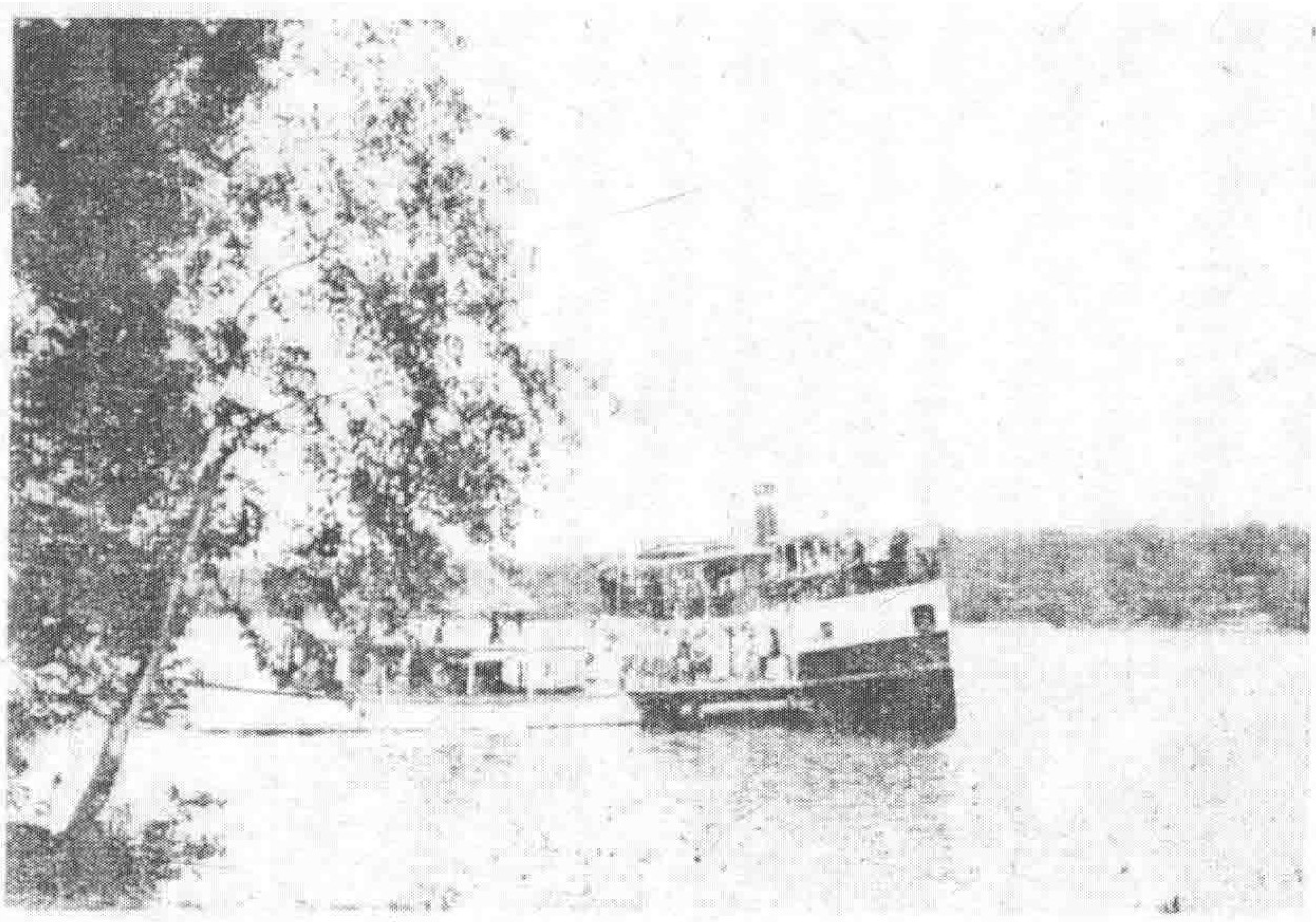
其中最叫人深發者，厥唯大發明家愛迪生氏的舊試驗室，愛氏(Thomas Edison)未成名以前及成名之後大部份的發明都是在這所破木房子裏成功的，他老先生絞盡多少腦汁？經過幾何時不折不撓，不避艱難的刻苦精神？唏！這個不是他平日天天用的玻璃管酒精燈，吸鐵石，或鉛絲嗎？一切的一切，依然是照曩時他在世時的形狀擺着，連他往昔工作時所用的一把蒲扇，也是倣當時他向例擱放的位置陳列着；此外，還有一架陳古不堪的老留聲機，是愛氏發明留聲機的第一具模型，也就是『話匣子』的開山鼻祖。諸如此類的痕蹟，都使我們對這非常的科學家默然致敬，像他這樣傑出的人才，實在是值得我們永久景仰的！

其次，我們婦孺皆知的美國林肯總統，壯年時曾在某一小城業律師，那時他日常出庭的法庭是當地一所極簡陋的小木房子，現在更是又舊又破，有些像一間極窮的小學課堂，但是因爲林肯曾經在那裏替人辯護訴訟，所以把牠整個兒搬了來，重建在這史事博物園內。

其次，接着參觀一家一千八百幾十年時代的舊式宿店，櫃台裏邊案板上放着許多酒罐，蠟燭台，油瓶等等的古物，據說是昔日專爲長途旅行的客商行旅在道旁開設的，每逢天色傍晚，不能再向前進，便下車進店休息，落店後的第此一事，自然是向櫃台前要杯酒暖肚；以前非常盛行的，現在也拿錢買來樹立在此了。此外：還有一爿最早的鐵匠店，供修打馬蹄之用，一爿老式的郵政局，這郵政局也兼一鄉村中的雜貨店，因爲從前窮鄉僻壤之處，照例鎮上的雜貨店都兼辦郵政的，所以每天都門庭若市，熱鬧非凡。一爿皮匠店，一爿磨坊，諸如此類的遺物，大約都不出兩三百年以外的東西，但都一律是房屋矮小，光線黑暗，在美國現代物質文明的背景之下，無怪乎美國人看了都嘆息不已。他們想到三百年來物質文明的進步，誠然是突飛猛晉；在固步自封，進步遲緩的我國，我們需要新榜樣來刺激我們，可是在美國，則情形相反，他們的進步和造境，實在快到如同反過手掌來似的，既是這般的迅速，他們就不能不竭力的想法來保存舊的和過時的，來時刻的警醒民衆。尤其對於一般享受現成的年輕小國民，似乎告訴他們說：『美國的發達，不是偶然的，你們有今朝的種種福利，都是你們的上人茹辛含苦，經營奮鬬的結果；試如不信，請看纔未多時以前的生活是怎樣的，你們就不難覺悟了。』

我們參觀綠田村完畢之後，出園乘車到一所游戲場名叫『海濱公園』的去玩耍，裏面有可膩島的各種頑意，在密歇根湖邊還有遊艇及汽油船，備人乘坐；我們在內約盤桓三刻鐘之久，出來坐車沿湖邊馬路兜風，馬路的外邊是密歇根湖，馬路的裏邊是成排

的闊人們的寓所及別墅，大塊碧綠的草坪層疊葱翠的樹木，房屋雖無宮殿式的講究，園地却實在顯得舒服。我以爲不論地基怎樣大小，祇須用十分之三建造房屋就夠了，因爲缺乏了園地，則任憑房屋多大，也像住在一所沒有窗子的居室內，悶得透不過氣來。



『密歇根湖上的遊船，分爲兩種；一種是如同渡輪似的：一種則僅可容坐七八人的汽油船。』

接着又到少女島(Belle Island)的美島公園內去轉了一個大圈，這整個的小島闢作一座公園，內容很幽雅，佈置得很好，有露天音樂會場，有美妙的荷塘，有曲橋，有噴泉，用彩色燈光映照着，格外的綺麗。我們因爲天色不早，並沒有在內多躭擱，出園即疾馳趕回安阿伯，進安城已十點多鐘，到中國館去吃『雲呑』（即餛飩）等了足足有一個鐘頭纔吃到口，大概現趕起麵來做的，我們一邊吃，一邊討論明天的計畫，大家都以爲既已參觀過福特汽車廠，就無需乎再去參觀公用(General Motors)和克來斯勒（Chrysler）等廠。第曲羅(Detroit)是全美第四大城。我們今天所經過的地方，一部份是沿途所見的工廠不少有的發出各種臭味，聞之令人作嘔，我眞不懂附近一帶的居民，如何能忍受的？

七月十八日　晨間修至學聯會的理髮室去理髮，據他講理髮室的內部佈置也和上等理髮店差不多。中午承周邵兩女士邀我們到她們家去吃飯，累他倆忙了一早晨，親自動手，做了八大樣整是一桌席菜，和我們昨晚約定的便飯小菜全然失了原意，我們實在不過意得很，在國外很難吃到家鄉口味，今天可眞飽飫了。下午同K.C.及邵周劉許諸君到忽脫麻湖（Whitmore Lake）去玩，大家都下湖中泅水，獨修同K. C. 兩人坐在小船裏釣魚，他們釣到了六條不滿五寸的小魚之後，大家一致勸他們倆也下水。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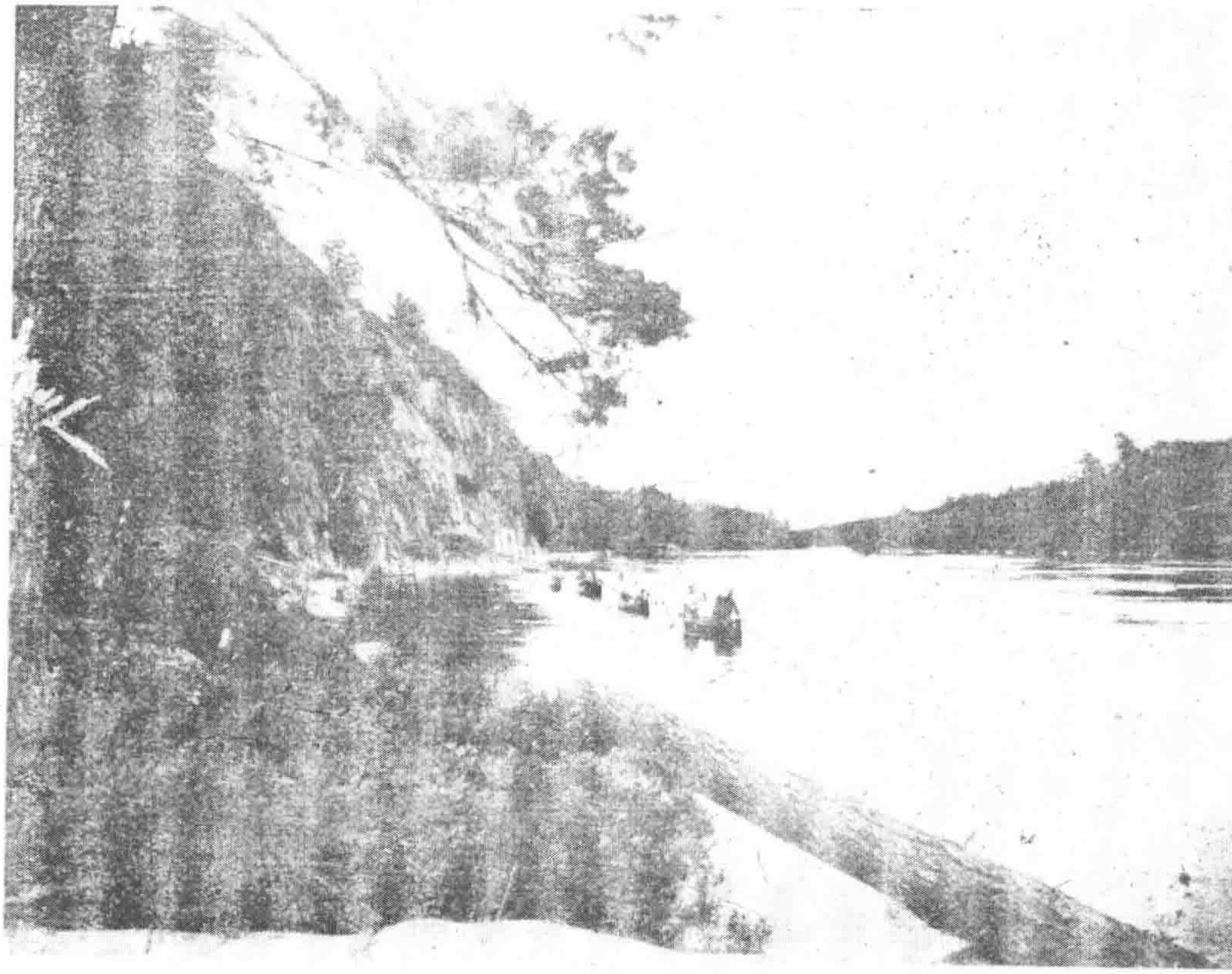
「近湖的地方，健全的遊戲，種類很多，如泅水，划船，及在沙灘上玩球，行日光浴，都是很有裨益的，圖示岸上的沙地與作樂的人們。」

陣水，又上岸在沙灘上晒一陣太陽，其樂無窮，劉君和邵女士打趣感情很濃厚他們已經訂婚多時了。

晚上我們擬請他們幾位吃晚飯，可惜除了許君以外，別位都有前約了，於是同許君三人在學聯會的大餐廳內吃過飯後，想去看密大學生劇團所演的『蘇革蘭的女皇瑪麗』(Queen Mary of Scots) 可惜買不到票，祇得快快退出。許君提議開汽車去兜風，先開到該地很有名的呼郎道，沿途的風景極美，這時許多人還在小溪內泅水，我看錶已經八點多鐘，何以還不回家去呢？大約實在因為天氣太熱，日子又長，太陽還未全落下去，溪水還有微溫，泅水的人大都興猶未盡吧。回到宿舍後，K. C. 及劉邵周諸君亦赴約完畢來訪，大家坐下談天，至很晚才睡。

支加哥的形形色色

七月十九日　裴君決定今天回一色加 (Itheca) 康奈爾大學去，因為他今夏畢業，須要回校去預備口試。美國的西部，初到美國時，他已約略的走過些地方，現在不想再去；一路來我們五人同行，現在開始要少他一個，大家自然不免有些離情別緒。下午送他上船，彼此不免有些黯然神傷；回想一路之上，多麼熱鬧！在車中有時哼幾句西皮二簧的



『呼郎江 (Huron River) 上的美景。』

京調，有時高聲合唱最流行的爵士歌曲，不論是在途中，還是在客寓裏，大家都和衷共濟。已經閱歷了如許的路程，雖然認識的時間不算是長久，可是彼此很投契，不啻是很知已的老友了，於今分首。依依不捨；相約候我們從西部遊覽回頭時，到一得加重行聚首，互道珍重之後，眼見着汽輪徐徐的離開了碼頭，駛向湖心去了。

費君的船是由第曲羅起椗因此我們大家起一個大早，準備早些到第曲羅去，還可以在該城暢快的作最後一次同遊，安大的同學張吳二君要去送別費君，也同車；這時車內共七八人，分外的熱鬧，有說有笑，也沒有人注意沿途的景緻了。到達第城之後，卽開車到各處觀光，午刻在一家中國飯館吃飯，第曲羅究竟是大城市，所以餐館的規模也很講究的。飯後並去看了一次電影，然後送費君上船。

船開後，我們趕回安城，將吳張二君送回寓所。我們到宿舍提取行李，到六點多鐘起身赴支加哥，約有二百六十餘哩路程，半路上停下來喫晚飯時，覺得夜色蒼茫，並且精神疲倦。便不想再走，找定一家『旅客的家庭』住宿一宵，到天明再趕路。

三五—三三四

蜀道難

張恨水

四 托跡何處？

船在城陵磯江面上卸貨直到下午四點鐘，方才完畢，要開船也走不了多少路，索與就停着沒有開了。爲了這一躭誤，預計由漢口到宜昌，不過是四天的路程，現在却走了六天。在監利縣以下，江兩邊都是平岸，初秋的日子，一片蒼綠的蘆洲，蓋着灰白的蘆花層而外，沒有特殊的點綴。便有人家也在蘆洲深處兩三里遠，不能看得淸楚。在監利以下，江流由南而北。在監利以上，江流却是由北而南，因之江流到了這裏，恰好作個大迴漩。船越向上走，水來的越急。伏在甲板上，看那江水在船兩邊，分着向下流，不但浪花滾滾，還可以聽到嘩啦嘩啦水流着響。路過幾個灘，江水打着漩渦，船碰到更響，還是揚子江下遊所沒有的現象，這可以說帶着川江風味了。過了董市，南岸蘆洲裏面，已微微的露出山影。再西進過了枝江縣境，就兩岸都有山了。雖然那山勢並不怎樣的雄壯，究竟換了一種境界，在甲板上瀏覽着，心裏要舒服些。玉貞在甲板上看到這些，同時也就在心裏想着，境界已換，離開武漢那種特殊的境地也就遠了。遠是遠了，同時也就感到成了個舉目無親的環境。在甲板上散步的人，除了談新聞而外，便是討論着怎樣入川的問題。有人說宜昌旅館不好找，茶館澡堂裏都住着人。初到宜昌的人，最大的困難，便是無處落脚。又有人說：在宜昌買到重慶去的船票，最是困難。機會不巧，可以等到兩個月。更有人說：沒有入川的證明文件，到重慶是不許登岸的。這些離奇的消息，教這個孤身的女客聽着，心裏更加上了一重不能解釋的煩惱。回到艙裏去，聽了那些同艙人的口氣，多半也是沒辦法。有的說，宜昌有朋友，到了那裏再找人。有的說已經事先寫航空信託朋友找房子了。船到了，先把一個人上岸，找着了旅館，再搬行李起坡。聽各人的口吻，也都是沒有把握的。玉貞這更沒有主意，看到別人收拾行李，自己也收拾行李。別人向茶房打聽消息，自己也向茶房打聽消息。據茶房說：宜昌新開的旅館很多。就是江心有幾隻大輪船，不開走的，也作了臨時旅館。不一定就毫無辦法。不過找旅館還是要自己去找的。這種菩薩話，當然還是不能令人滿意，但彷彿又像有把握一點。在這日下午四點鐘，船到了宜昌，給人印象最深的，便是在碼頭對過矗立着一座山峯。由這山峯沿江而上，就不看到平地。船靠了躉船，旅客全靠

了欄干向岸上望着，躉船上的搬運伕也風擁着上來。可是和幾個月前到漢口一樣，並沒有一個旅館裏的接江的。玉貞想要擠到外面去望望，却又擠不上前。看到茶房來了，因問道：假使我們找不到旅館，在船上再住一夜，可以的嗎？茶房道，我們這船明早要不開的話，客人儘管住着。就怕的是今天晚上有公事來，要裝差下去，那就不好辦了。與其到了晚上，摸黑去找旅館，何如白天趁着亮想法子呢？玉貞再要和他商量，那位哺乳的太太有人迎接來了。一個男子帶了三四個挑夫，又說又笑，鬧成了一片。聽那男子說，宜昌本來就找不到旅館，偏是今天一下子來了三條船，旅館那裏還有空房間。前三天，我們已經和你訂好了房間，要不然！就是我臨時也想不到辦法。只有像今天上午到的旅客一樣，還在馬頭上堆行李箱子急得只打轉呢。玉貞聽了這消息，更是着急。眼見得同艙的旅客，一批批的走了。却剩着那個女學生，不時的伸了頭向門外望着。她自言自語的道：怎麼還沒有來？眞急死人。玉貞看她不是以前那種四大五常的樣子了，便望了她笑道：你這位小姐有人來接嗎？她才答道：靑年們說話，最是靠不住的。我有一個朋友在宜昌等着我的。前一個星期就有航空信給他，約來接我，想不到船到了這樣久，還是一點消息沒有。玉貞道：船上人十停走了八停了，我們老在這裏等着也不是辦法。我們不如先搬到碼頭上去等着。那小姐笑道：我們合作。把一個人在碼頭上看着行李，把一個人上街去找旅館好嗎？玉貞道：好，就是這樣辦。她們在這裏說話，挑夫在艙房外圍了一層。聽到他們有了決議，大家一擁而進，就來搬運行李。玉貞笑道：那末，我同搬伕先上岸去，請你在艙裏看守着。那位小姐當然同意。費了半小時的工夫，行李一齊搬到了碼頭上。果然，用這個辦法的同志，頗爲不少。碼頭空地上，堆了許多的行李箱子，有人坐在行李上守着。玉貞和那位小姐商量着，不能叫人家去找旅館的，這就自告奮勇的，雇了一乘人力車子，說明上街找旅館，要人力車夫，順着大小旅館拉了去。那位小姐還叮囑着，只要有一間屋子，彼此同住下了再說。騰出時間來，慢慢再找好的旅館。玉貞笑着答應了，坐着車子上街。車夫把車拉到了三家大旅館門外。不用進去了，旅館門口，就掛了一塊牌子，上寫八個大字房間已滿，諸君原諒。隨着找了幾家次等的，還是沒有房間。看看在路上消磨的時間，已到一小時以上。玉貞和那位看守行李的小姐，還是初交，來得久了，又怕人家焦急，而行李託這麼一個生人看着。究竟也不放心。可是不找家旅館歇脚，自己就和她坐在碼頭露天下過一宿不成？後來到了一家極小的飯店門口過，那老闆看她在車上東張西望，似乎知道她的心事，便笑着點點頭道：我們這裏還有個空房間。玉貞回頭看那飯店就是一間小木板門面，

門梁上懸了個扁紙燈籠，上寫安寓客商四個大字。店堂裏擺着一張黑木棹子，兩條短凳，放靠了正中的板壁，此外就是相對着兩張鋪。開門見山的形容出來這裏也是一寸地都利用了。本待不理會那個老闆的招呼，無如跑了半天，並沒有結果，只得進去看看。走進這店堂後進，有個棹面大的天井，陰黯黯的有個小五開間的屋子。堂屋裏住着是人，左右正房也更住着是人。只有左廂一間小廳屋空着。那裏開了窗戶對着天井，倒是站在外面可以看見。裏面僅僅放有一張竹架床，一張兩屜小黑棹子，那棹面上生遍了蟲眼，只這兩項傢具，屋子裏也就沒空地了。牆壁全是焦黃的報紙糊的。不用看，一股霉氣，直冲鼻子，想到這屋子裏是很潮濕的了。問問價目，老闆說是一塊六角錢一天，不管火食。玉貞只得放下一塊定錢，然後再坐車去找了兩家旅館。結果，依然是毫無所得，帶了一副失望的樣子，回到輪船碼頭來。見了那位小姐，把情形一說，她皺了眉道，那怎樣能住呢？可是：……那個送玉貞回來的車夫，得了車錢，還不曾走，他只勸兩人就是那小飯店裏安身罷，除此之外，決無別法。玉貞聽了這話正在爲難，却聽到有人叫道：白小姐在這裏，眞對不住，眞對不住！我早來碼頭上了。就是沒接着船。玉貞回頭看時。便是那位送船票的馮子安先生。他這時穿了一套咖啡色的西服，頭髮梳得烏黑油亮。玉貞想到用了人家一張船票，多多有點難爲情，不由得把兩臉緋紅了。便點頭笑道：馮先生還在宜昌沒有走嗎？馮子安看到玉貞同伴還有一位小姐，便道：這位是？那位小姐，對於馮子安這個樣子，倒不十分討厭，便笑道：我姓李，是和這位密斯白同船的。我們現在合作，預備着找旅館。你先生有……馮子安道：有辦法，有辦法。不知兩位小姐願意住在街上旅館裏呢？願意住在水上飯店裏呢？李小姐笑道？我們現在只要找一個地方落脚就可以了。還問它是那裏嗎？馮子安道：我住的旅館裏前天有一間上等房子空了出來，我就把它定下了。另外，就是江心裏這隻大輪船，改了水上飯店，說着，指了河心一隻長江大輪。接着道：那經理是我的朋友。我和他說好了，今天也許要一間房子，他一口答應留個鋪位。他那裏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他們供給火食，相當的好。壞處是像坐船一樣，房艙裏照樣是四個鋪，官艙裏兩個鋪，不像旅館裏，可以一個人住一間房。玉貞聽說他旅館留了一間房，透着他有點存心如此。便笑道：密斯李，我們嘗嘗水上飯店的滋味罷。我們兩個人睡一間官艙也很可以了。李小姐道：我無所謂。玉貞道：住在江上，將來我們換船入川也方便些。只要船上供給火食，我們無上岸之必要，就是住水上飯店罷。馮子安倒不勉強，笑道：我也贊成二位住水上飯店，第一空氣好，第二淸淨。說着立刻雇了幾個力伕，將行李搬上小划子。兩位小姐隨着下了

河，馮子安親自把她們送到江心水上飯店。他吩咐力伕，將行李一直搬到官艙。這官艙在三層樓甲板上，艙門對了船欄干。船上靜悄悄的，沒有什麼人來往。甲板上空看，洗得乾淨雪亮。由那擁擠得透不出氣的船上移到這地方來，只覺耳目一新，兩位小姐同聲說好。馮子安把經理找了來介紹一番。他看到是兩位年輕小姐，立刻說：騰出一間大房間來。忙碌一陣，搬進了官艙，這裏是兩張鋪位，還有個小小的寫字檯。臉盆架，小沙發椅，牆上還有一面鏡子。對於兩位小姐的起居，甚為合宜。經理還特別聲明一句，洗澡間就在隔壁。兩位小姐，又同聲說好。經理還把茶房叫了來，當面吩咐，好好招待。於是茶房代鋪好了床位，送進洗臉水來。馮子安非常的知趣，避了出去。約莫一小時，玉貞捧了一杯茶，和李小姐靠了欄干，賞玩風景。却見馮子安由小樓上走了下來。玉貞道：多謝馮先生，我們一切都很滿意。我以為馮先生走了呢。馮子安道：總得把二位安頓妥當了，才可以走開。二位賞不賞光呢？我想為二小姐接風。玉貞道：這就不敢當了。李小姐以為馮子安和玉貞總是很熟的朋友。難得這位先生不分生熟，總是說二位小姐，便道：我們這就很感謝了。不必客氣。我要上岸去，找個朋友，沒有工夫叨擾。馮子安笑道：若是為了船票的事，就請不必忙。在宜昌候船西上的人，少說一點，大概也有一萬吧？我和各公司裏人，多少有幾位朋友。請候個三五天，我一定負責找到船票。李小姐笑道：那更好。我去看朋友，另有別事。馮子安道：我來宜昌許久了，路途比較熟一點，我來引導着走罷。李小姐道：引導不敢當，請馮先生代我雇輛車就行了。馮子安道：可以可以。我們這就上坡，李小姐雖然願意和馮子安一路上坡，可是想到同白小姐的朋友一路走，究竟不大方便，便向玉貞笑道：我們一路上岸去看看，好嗎？玉貞想到馮子安既送船票，又代為找旅館，總算講交情，也未能拒絕人太深了。好在同路還有個李小姐，也不必太避嫌疑。只得大大方方的同馮子安一塊兒上坡。到了坡上，馮子安將他們引過酒館子門，很客氣的再將她們引進去吃飯，她們儘管辭謝，無如馮子安一味的客氣，鬧的兩位小姐，怪不好意思拒絕的。男子們對於女子的進攻，多半是抓住了這個弱點，女人情面薄，不好意思太讓人難堪。一半兒客氣，一半兒勉強，總可以讓女人接受他那實在是惡意而以善意出之的舉動。李小姐是一切不知詳情，糊裏糊塗的受着招待。玉貞只管心裏頭有一百分煩膩，可又不能說出一個不字。尤其在李小姐面前，還不便說是一位新認識的朋友，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却是這樣的客氣招待着，這不有點出乎人情嗎？一個孤身出門年輕女子，怎好有出乎人情的異性朋友呢？玉貞在這種委屈情形之下，很勉強的受過了馮子安的招待。飯後，李小姐坐了車子去找他的朋友，馮子安將玉貞送到碼頭上，玉貞想着，越覥覥，越不妥，索興大大方方的同他走路。臨到上小划子的時候，才笑道：馮先生當然有馮先生的事，請回步罷。我會過江的。馮子安笑着說了一聲不要緊。玉貞想着，終不成又讓他送到水上飯店去，要想個什麼法子拒絕他呢？她走到江邊站住，望了水有點出神了。

世界偵探名著

天網恢恢（續三）

"The Man At The Carlton" By Edgar Wallace

秦瘦鷗譯

本案線索

劇盜路易鄧奈，於洗刦蘇格蘭克萊特銀行後，爲另一積犯哈萊司東所追蹤，欲圖分潤，乃在汽車中各出手鎗火併，結果遂有一人飲彈而死，葬身一小湖內。時有南非洲警探界青年領袖丁蒙賽喬鄧適亦辭職歸英，丁因稔知路易鄧奈者，一見報端所記克萊特銀行刦案始末，即確信爲路易所爲，不覺怦然心動，欲爲蘇格蘭警場盡一臂之力。惟丁尚有私務須先與其父執奧克蘭德洽商，遂租用一自稱「棨夫」者之汽車，前往蘇格蘭奧克蘭德家，（棨夫之來，係見報後自行投効者）與奧之女書記曼蘭葛麗兒談笑甚歡。但奧之管家名史都格者行跡詭祕，頗爲丁蒙賽所注意焉。當晚半夜間，其御者棨夫突在屋外爲人以刀戮斃，臨終時並謂凶手即上次欲圖加害曼蘭之人。曼蘭聞之，即暈絕於地。

七　玉臂上的刀痕

借着電筒的燈光，丁喬鄧很小心地把這香烟匣驗看着；他瞧見匣蓋裏面有一條極細的縫縫，便用刀尖插進去，用力一撥，突然就有一片很薄的純金裝的葉片彈起來了，原來這匣蓋是有夾層的。在夾層裏面，刻着好許多奇怪的字體，使他看了完全不懂是什麼意思，只有最後一行很端正地刻着「寶藏」兩個小字。

他把這夾層上的金片依舊按上了，忽忽望口袋裏一塞，立即退回屋子中去，就在那餐廳裏坐着，重復再取出來細看。第二次是比較清楚一些了，但意義還是不明白。

史都格捧着一杯熱咖啡走進來，正好看見他把那烟匣藏進衣袋裏去。

「你可曾檢到什麼東西嗎？先生。」他說：「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啊！」

「現在葛麗兒小姐到那裏去了？」丁問他。

「她到另外一間屋子裏去了，方才有一個女傭人告訴我，她正在那裏穿衣服咧！先生，你向來可認識這個人嗎？」

他的聲音裏很帶着幾分焦急的神氣，這也許是今晚突然發生了一件意外的緣故。

「我還是兩天以前才雇用他的，從前向不認識。」喬鄧說。

史都格摸着下頷，沉思了好半響。

「我想他臨死的時候，大概已經來不及說什麼話了。」他彷彿很懷疑地探問着。

「沒有。」

「但是門外的那個女人好像曾經聽見他說過幾句話。」史都格說。

「那一個女人啊？」

「也是這裏的一個女下人，她是第一個從三樓上走下來的，「

「可是他說話實在的糢糊得很，簡直聽不出來。」喬鄧說。也許是他弄錯了吧？但是他的確似乎聽見史都格輕輕地鬆了一口氣，眼睛裏也不再像先前那樣的透着焦急的神態了。

「可憐的奧克蘭德先生，他知道了這件事，一定又要十分的不快了。」史都格搖着頭做出很感慨的樣子。「他平常就是最不歡喜蹚到拂逆的事。我想這一次，或許眞要累他在床上躺一個禮拜呢！」

「奧克蘭德先生住在這裏幾年了？」

史都格抬起頭來望着天花板想了一下。

「前前後後大概有四年了。他先在這裏住過一次，後來搬走了，但隔不到六個月光景他又重新住了進來。先生，你爲什麼要問他啊？」

丁喬鄧並沒有給他解釋，便向他點點頭，意思要他馬上退出去；可是史都格偏還遲留着不走。

「請你原諒我，先生，讓我再問你一件事：因爲你是出事以後第一個到場的人，想必總知道葛麗兒小姐的門當時有沒有上鎖？」

丁不由立刻很詫異地注視着他。

「我不知道啊！你爲什麼要問呢？」

「我僅僅這樣猜度而已。」史都格冷冷地說。

他的眸子突然從丁蒙賽的臉上移到了旁邊去，同時又向前走上一步。

「要不要讓我去給你弄一些東西來。」

「不要，多謝你，史都格。」

曼蘭葛麗兒已經進來了，態度很冷靜，很鎮定，如其你不注意到她那灰白的臉色的話，你眞會相信今晚所發生的事情，對她竟一些不曾發生什麼影響。

她也在桌邊的一邊坐了下來，正好和丁喬鄧隔着桌子相對；接着，她就從一只銀裝的小煙匣裏取出了一支捲烟，銜在嘴唇上抽着。丁留心看她在抽旺火柴的時候，那條手並沒有發抖。

「慢些，史都格，我想還是喝一杯咖啡吧！」她頓了一頓又說。

丁喬鄧半晌沒有作聲，直到史都格走了之後才開口。

「你可是認識桀夫的嗎？」

她搖搖頭說：

「我完全不記得了，並且我也不敢說的確曾經見過他。」

「那末他爲什麼要說他們打他手裏把你救下來的人呢？」

她隔着桌子，吐出了一串煙圈來。

「他自己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嗎！」她的神氣是非常的鎮定：「大約三年以前，在上金羅治去的路上，突然有一個人想向我

向凶；」說着，她就把她的手臂伸了出來，輕輕撫着那條創痕。「想必他是已經喝醉了，手裏擎着一柄刀，我今天不是告訴你這是自己割碎的嗎？其實是騙你，因爲我不願意再囘想這樣可怕的事情。說老實話，如其那一天沒有這兩個人在旁邊的話，我想我一定被他殺死了。」

「這兩個人中間的一個就是桀夫？是不是？」他問着，漸漸覺得神祕起來。

「我不知道。」她囘答，而且倒的確是說的眞話。「那時候，天已經很黑了，祇有那個把我從地上扶起來，送我囘家的人，我還看得比較清楚些。」

「那末要傷害你的人又是誰啊？」

她把目光移在香煙的一端上。

「我恐怕不能告許你他是一個陌生人。」

「你有沒有報告警察嗎？」喬鄧進一步的問。

曼蘭至少遲疑了半分鐘。

「沒有，我不願意讓我的名字在報紙上登出來；但是假使當初我能夠去報告一下的話，那我一定要比現在快樂些呢！」

他覺得越發詫異了，便目不稍瞬地看着她。

「我是早就知道你並不怎樣快樂了。」

「誰都知道！」她發了很不自然的一笑。

「而今天晚上殺死桀夫的也就是那個人——？」丁的話還沒有說完，她已經叫起來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請不要再提他了！喬鄧大佐！」

她的聲音抖得很厲害。現在，喬鄧漸漸看明白了，他知道這個年輕的女書記的心裏，必然有一種不可告人的恐怖藏着。

「我不願意再提到它！——我不願意再提到它！如其你再要問我什麼話，我祇有立刻走出去。」

他隔着桌子，伸過兩條手來，猛可握住了她的手。

「那末我就不問好了。」他打算讓她安靜一會。

史都格正好在這個時候把咖啡端進來，喬鄧和葛麗兒便都靜了下去，眼睁睁地看着他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外。

「他很急於要知道你的房門可曾上鎖沒有。」丁先說。

她把頭一點。

「我知道的！他對於我的房門有沒有上鎖，也許比我自己還清楚呢！」

「爲什麼呢？」丁蒙賽問。

她又燃上了第二支捲煙，這一次，她的手是有些抖了。

「這是一件可怕的事！可怕極了！」她用很低的聲音說：「現在

警察還沒有來嗎?」

「快來了,」他說「我的電話一去,他們就動身了。」

她抬起頭來向他一望,好像想說什麼話,但馬上又變了主意。

「你不是想和我說——?」

她慢慢地搖着她的頭又重復對他看着,足足看了三四分鐘,似乎有窺測他的心理的意思。

「我原想向你請求一件事情但是恐怕你一定要覺得很奇怪。你從前當過警官,當然是不會明白我的意思的。……不!我想我決定不再向你請求了。」

「我想你還是和我直說的好!」丁很溫和地說:「等一會待警察到這裏來的時候,你要我不再提起那個桀夫所說的話。」

她的眼睛突然睜大了一倍。

「你怎麼會猜到的呢?」她喘息着,同時還透出一絲笑容。

「這是我的特長,並且即使你不向我請求,我也不願意把一個臨死的人所說的話轉告別人。或者將來你有一天會信任我的!」

她第二次又翕動着嘴唇,想說什麼話,但又第二度忍住了,直到隔了好半響,她才很簡單地說:

「或者我會這樣。」

有一點是使他覺得很詫異的,就是後來她竟並不會再提到奧克蘭德先生,以及這件事可以對他發生的影響;奧克蘭德已經是一個年紀很老的人了,在幾年之前他已顯着很龍鍾的老態,所以像這樣一件突如其來的血案,是很可以引起極大的不幸的。

真正的說起來,丁喬鄧對於這位老世伯大人實在懷着相當的畏懼,他老人家不但一些不憐愛他而且還曾經當面對他說過,做他的保護人實在是他自己的大累。

丁對於他也的確很生疏,僅僅知道他是一個行動很祕密,疑心極重的老人,從來不肯找些娛樂,一生之中,永遠在做着數目很小的賭博;然而他的言語舉止卻又非常的謹慎,做生意的眼光也很高明,真有機會來的時候,他也不惜幾十萬幾百萬的投資下去的。

待到曼蘭抽完第三支捲烟,警察已經來了,於是少不得要有幾十分鐘的麻煩,那些警探為着要明瞭案情起見,對於目擊桀夫身死的曼蘭葛麗兒自然有許多話要問。(其實中間很有許多話是多餘的。)

桀夫的屍身便給警察帶走了。據那同來的醫生說,殺死桀夫的人確是用的一柄長刀,而且氣力相當的大,他大概是從桀夫後面刺上去的,所以桀夫竟不曾有機會抵抗,同時他手上和身上都沒有留下什麼傷痕。

丁把警察送走之後,再回到餐廳裏時,曼蘭已經伏在桌上迷迷

糊糊的熟睡了；他就把她抱起來，送回她自己的床上去，還留一個女下人照料着她，然後自己才回房去洗了一個澡，當他重復再回到餐廳裏的時候，差不多快五點鐘了。

「不，多謝你，先生。」史都格說。因爲喬鄧想勸他去睡覺，「我向來睡得很少，並且現在已經打過五點鐘了，那些下人都是不可靠的，一切事情都得我來當心。可不可以容我向你建議，先生，你自己似乎很需要有幾小時的休息……」

「你當然是可以的！」丁蒙賽極爽快地說：「我本想給你一個很粗暴的答復，可是我已經允許了你，我當然不能再說出來了。總之，我現在不能休息，待到天一亮，馬上就要出去察看。」

八　墓園與汽車間

這天早上雖然霧很重，但他並不怎樣費力就找到了昨夜最後搜尋到的所在。現在，有一點是很明顯了：就是桀夫是向來知道這屋子的，他並且還明白怎樣利用樓下的那扇暗門；他的衣袋裏曾經發現兩個鑰匙，其中有一個就是用來開這扇暗門的。

第二個發現是桀夫身上帶着五百鎊左右的現鈔，他既然有了這許多錢，照理說是決不致急於要出來做汽車夫的。

就在昨晚找到那個金製的香煙匣的地方，他又檢到一條染着血跡的絲巾，這是他記得很清楚的，他曾經親眼瞧見這個汽車夫很鄭重地把它插在他的錶袋裏。顯然他是在抽出這絲巾的時候，不小心把那烟匣帶出來的。那煙匣裏還留着三四支捲煙，但除了那些不知所云的字跡以外，別的也沒有什麼值得注意之處。

在這一條路上，他再也找不到別的綫索了；可是再走過去約模五十碼左右，他就看見了一扇用鐵鍊栓着的小門，進去就是那墳園了。四面有一條很低的矮牆圍着。丁喬鄧先在門外察看了一會，依舊不見有何蹤跡，他便輕輕從牆上跳了進去。裏面祇是幾座墳墓和許多用以頌揚死者的石碑之類，墳道上已經長滿了野草，丁喬鄧就在這些野草上踐踏着。

他已曾聽他們說起過這裏有一座陵堂，昨天他也曾遠遠地望見過它；那是全部用花崗石砌成的，連屋頂也是石塊，外貌非常古樸，究竟是幾世紀前的建築物，他可考究不出了。它的一面刻着許多字跡，但十九已經剝蝕腐損，沒有法子再能辨認了。可是那幾扇門倒全是新修的，每一扇大概有五呎多高兩呎半闊，是用製砲鋼造的，門上還有兩行凸起的大字：

「湯麥司勃勞第先生　享年七十歲

爲衆人所愛戴」

而在橫腰式的門框上面，另有幾行較小的字體：

「此處諸門係於一九二五年所重建，建門者爲湯麥司勃勞

第先生之孫，蓋所以紀念其道高德重澤及後人之祖先也。」

從外面的路上望過來這些鋼製的墓門和字跡都是看不見的。大概已經有好幾代的勃勞第陸續葬在裏面了。丁於是逐漸明白起來，奧克蘭德先生的特別中意這一所古舊的屋子，完全是因爲他自己是勃勞第家的一個女壻的緣故。

他差不多想走了，突然有些東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把身子俯下去，拾起了三支已經潮濕的捲煙；它們是倫敦一家煙草公司的出品，並且是外面不常可以買到的。而尤其使他感覺興趣的是它們完全和桀夫那個金煙匣裏的捲煙一模一樣。三支烟很整齊地躺在草地上，好像是故意安放在那裏的。一支也沒有抽過。丁仔細一看，又發現它們上面都有一條給煙匣裏的絲帶束過的痕跡，越發可以證明的確是從桀夫的煙匣裏掉下來的了；從這一點上推算，昨天晚上桀夫一定也曾進過這所墓園。

丁開始在各處找尋血跡，從牆上直到地上，幾乎每一塊石頭都不曾放過，但什麼也不見。

當他慢慢地走回屋子去的時候，他看見有一個女子打薄霧裏向他走來，及至漸漸湊近，他才瞧清楚是曼蘭葛麗兒。

「你不要奇怪，我當然是不會睡熟的。」她先用一種近於俏皮的聲音說，接着却又變得很嚴肅起來。「你可曾找到什麼東西沒有？」

「沒有別的，」他說：「祇是這幾件小東西。」

他把那三支捲煙授給她看，同時還告訴她拾到過一個煙匣，她聽了似乎毫不在意。

「你可曾找到什麼人沒有？我的意思就是說，你有沒有找到那凶手的蹤跡？」顯然這是她最注意的事情。

「沒有，他已經走了。此刻警探們正在附近各處搜索着，一時未必就會有什麼結果，可是我相信遲早他們一定會找到他的。」

「我希望他們不要找到他。」她用很低的聲音說，馬上旋過身子去，就打算走了；但喬鄧已拉住了她的手臂。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啊，曼蘭！」

她勉強一笑。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大概是神經錯亂吧？也許我這個人的天性是不良的。——有一次我曾經偸過人家七十鎊。啊！不要笑！這是眞的！我從一口保險箱裏偸取了七十鎊的現鈔，我從此就完了！——你眞不知道我會完得這樣快的！」

她的精神委實太疲乏了，昨夜的刺激已經使她到了馬上就要神經錯亂的地步，所以她的說話已完全失却了理智的控制；但事情倒是眞的，丁聽了她的聲音便知道了。有一次，她的確偸過七十

三五—三四四

鎊，而她在這件事上所受的教訓眞是出乎意外的慘痛，因此到了這心神錯亂的時候，她就不由自主的說了出來。

「你偷過七十鎊嗎？」他吃吃地笑道「那算得什麼事！有一次，我偷過一千鎊咧！想不到我們兩個人倒是幹過同樣的事業的，曼蘭，而且大家都沒有敗露。」

「不！我是給人家發覺的，」她斬釘截鐵地說：「差不多錢才到手，立刻就敗露的……這樣教我逃到那裏去呢？並且連辯白的機會也沒有。」

她的氣喘得很急促，當喬鄧扶住她的手臂時，發覺她的身子也在那裏抖着。

「讓我們去走走吧！」他用着命令的口氣說，於于她也很柔順地跟着他走了。「我叫你去睡覺你偏不去，無怪你要這樣的疲乏了。你瞧！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早晨啊？——讓我們先去弄些東西吃吃吧！」

將走近屋子時，她的神智比較清爽了，便告訴他已經打過電話給奧克蘭德先生，他馬上就要回來了。

「我現在並不想再吃什麼東西，」她說：「時間還早，……我眞的想去睡一會呢！」

他就在扶梯口和她分手。

「我想這位姑娘眞是很聰明的。」

這句話眞把丁嚇了一跳，他根本沒有看見史都格站在黑暗裏。

「啊！是你嗎？你是這樣想嗎？」他用了一種不很友好的聲音說：「你是從什麼地方跳出來的啊？」

「我就在你們後面走進來的，先生。你不是還到過我們的墓園裏去嗎？」

「你是怎麼知道的？」丁很嚴厲地問。

因為方才外面的迷霧既沒有散，他當然是不能從屋子裏望得見的。

「當曼蘭葛麗兒小姐走出去的時候，我就跟在她的後面，因此也瞧見了你。」史都格冷冷地說。

「你為什麼要跟她呢？」

這個肥胖的人笑起來了。

「像昨夜那麼的事情發生之後，先生，我以為像她這樣一位年輕的姑娘獨自走到外面去是不很安全的，所以我就斗胆隨在她後面。」

丁蒙賽實在想不到再有什麼話可以駁斥他，便想起了另一個問題：

「幾年之前，葛麗兒小姐曾經受過一次驚嚇，那時候你可在這

裏嗎？」

史都格很持重地微微把頭一點。

「是的，先生，奧克蘭德先生在這裏租住的時候，我一直都在這裏。那件事我還記得很清楚，先生，並且我是第一個走過去救她的人。」

「那末，後來他們有沒有查明白那個人究竟是誰呢？」

「這個我可記不得了！」史都格說，臉上透出了一種很奇怪的笑容。「但是依我自己的猜度，他多半是立刻逃走的。」

「從此奧克蘭德先生就教你照料着她，是不是？」

「不，先生，奧克蘭德先生對這件事並不曾表示過什麼意見。」

早上七點鐘的時候，奧克蘭德先生自己出場了；臉色慘白，混身發抖，聲音又急又粗野，用着一副懷疑的眼光，從丁蒙賽身上直看到史都格的肥胖的下頷，好像世界上的人沒有一個是能夠使他信任的。

「這算什麼呢！這算什麼呢！」他焦燥不堪的說，精神倒出乎意外的健旺。「帶了一個汽車夫來，而讓他在這裏送命——就在我的屋子裏。喬鄧，你這算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自己根本也不必上這兒來。你有什麼事情儘可就近在倫敦找我的律師去商量，如其你不到這裏來，這件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現在曼蘭葛麗兒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她在睡覺，先生。」史都格說。

「把她叫起來！我有幾封重要的信要寫呢！」

「可是，她也有很重要的覺要睡呢。」丁很冷靜地說：「念給我聽吧，我的縮寫也還勉強對付得過去。」

老人給了他一個白眼，略略躊躕了一會，然後很乏力地說：

「到我的書房裏來。」

丁喬鄧便隨着他從一條走廊裏走過去，踏進了一間不很整齊的屋子；所謂書房這一個名稱實在很不符合，要問有什麼書的話，那除非是幾本關於跑馬問題的雜誌而已。

丁所最感到詫異的是奧克蘭德先生此刻的態度，他的吵鬧，他的怨恨，以及他所提出的許多詢問，簡直完全是故意的做作；但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作呢？他有什麼祕密必須掩飾呢？喬鄧可實在猜不出來！祇知道他現在這一副灰白的臉色，顫抖的手臂，和哭一樣的表情，顯然都不是屬於他本人的。

「坐下來，喬鄧。」他一面說，一面自己先在書桌前面的一張安樂椅上坐了下去。「這件事實的發生真是非常的遺憾，可是我們也確乎無法防止。我想你一時還未必能夠知道那個凶手究竟是誰吧？」

三五—三四六

「沒有。」丁蒙賽說。

「事情可是在屋子裏發生的嗎？」

丁搖搖頭。

「不，不在路上發生的。看情形似乎是一種無意識的行凶。我雖然沒有報告警務當局，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當那個桀夫臨死的時候，曾經淸淸楚楚地說殺死他的人就是上次要殺死葛麗兒的人。」

「什麼！」

老奧克蘭德猛可從椅子上站起來，一眼不霎地看着喬鄧，面色立刻發靑，在他那張大着的眼睛裏透着一種說不出的恐怖。

「這是謊話！」他渾身顫抖着：「她從來也沒有給我說過，……她應該先告訴我啊！」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身子已經撲倒在書桌上了；丁喬鄧疑心他已經暈過去了，可是他竭力揮着他的手臂，表示不需要他攙扶。

「別忙，我要就好的。」他含糊地說：「只是有些胃痛而已。……坐下去，喬鄧，坐下去！」

他好像有些害怕的樣子，臉上的皺紋顯得更深刻了。

「把經過的情形一起告訴我，不要替我担憂，喬鄧。今天早上，我委實刺激得太厲害了，你想像我這樣年紀的人，突然在半夜裏給你們從床上叫起來，把這樣的消息報告我，教我如何受得住呢？」

丁喬鄧很簡略地把這案子完全告訴了他，他一句話也不說，靜靜地傾聽着。

「你向來可知道桀夫這個人嗎？」他聽完之後，便用顫抖的聲音問着：「他究竟是誰呀？又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你爲什麼要用這個人呢？並且你爲什麼要把他帶到這裏來呢？你向來總是這樣亂來的，從不會替我着想過。……輕舉妄動！自私自利！」

他拚命的把自己激惱起來，可是在憤怒的後面，却又藏着不可掩飾的恐懼；同時丁還看得很淸楚，這個老人又使出平時那種討厭他的性子來了。

「我只願當初不曾看見你，不知道你，你那是多麼好啊！」他又繼續很狂暴地說：「你的父親爲什麼要把這種干係來連累我呢！我決意不再上當了！明天，我就教律師來和你辦交割。」

丁雖然很知道他這種一時的昏亂完全是受了這件可怖的血案的影響，但心裏也不免有些不快起來。

不料這老人竟越說越荒謬了。

「我恨這個地方，我恨這所屋子！上帝待我太壞了！生命對於我眞是一種虐待！……」

丁悄悄地溜了出去，這個快要發狂的老人竟沒有發覺。

他在園子裏走着，沿了屋子前的石街一直走過去，到了那一座

三五—三四七

從前做過教堂的大汽車間的前面。這是和正屋隔離的，年歲已相當的老了，牆上剝雜斑爛，接近泥土的下半截還長着好許多青苔。

他在四面繞了一個圈子，當他再回到這汽車間前時，出乎意外地發現史都格正站在那裏。

「眞是一所古怪的老屋子，先生。」史都格和他攀談着：「據他們說，這還是十二世紀時候造的呢！從前多分是一所堡壘……。」他正想開始敘述他的故事，但丁喬鄧立刻就打斷了他：

「裏面有些什麼東西呢？」

史都格便從衣袋裏掏出一個鑰匙來，旋開了那鐵鎖，把左邊的一扇門輕輕地拉開了。丁喬鄧走進去一瞧，倒覺得大出意外。照他的預料，裏面一定是非常的雜亂，多分堆着許多舊車胎和空的汽油桶之類，不料事實恰巧相反，裏面竟是非常的整齊。

一起停着二輛汽車，一輛是很大的蓬跑車，上面遮着雨布，一輛比較小些；此外，還有一部種田用的有齒輪的曳引機。

「架夫的車子在那裏啊？」他很注意地問。

「他昨天已經開到村裏去了，先生。我們的勒培脫先生向來不歡喜讓陌生人的汽車停在裏面，有一次，別人在這裏停了一輛車子，那個車夫太疏忽，險些鬧出一場大火來。」

「這是誰的車子啊？」丁指着那一輛大跑車問。

「是勒培脫先生的，先生。他在家裏的時候，最歡喜開着汽車，到各處去旅行。那小的一輛是奧克蘭德先生的。」

「還有這一架曳引機吼？」

史都格的臉上透出了一絲微笑。

「這是我們的先生，我們這裏大約有一百多畝的田地，因此我們有一個時候，打算自己來耕種；勒培脫先生便特地去買了這一架曳引機，但不久他的主意又改變了。」

丁很注意地察看着那一架曳引機，發現在那開車人的座位的背後，栓着一條鋼纜，長長地拖在地上。但這一架機器顯然並沒有怎樣使用過，看齒輪上乾乾淨淨地連一些泥土也沒有，便可以知道了。他便重復向那管家詢問，究竟這機器有沒有使用過。

「沒有，先生，它從來也不曾下過田去。我曾經幾次勸勒培脫先生把它賣出去，可是他的脾氣委實很特別，自己買的東西從來不願再賣給別人。實際上，的確曾經有一個人願意出很高的價錢要買他這所屋子，然而他始終表示拒絕。你不是在奇怪那條鐵練和一具大鎖嗎？先生，這又是勒培脫先生的古怪的習性，在他不曾決定應該把一件東西怎樣使用以前，他是絕對不容人家使用它的，所以就一直鎖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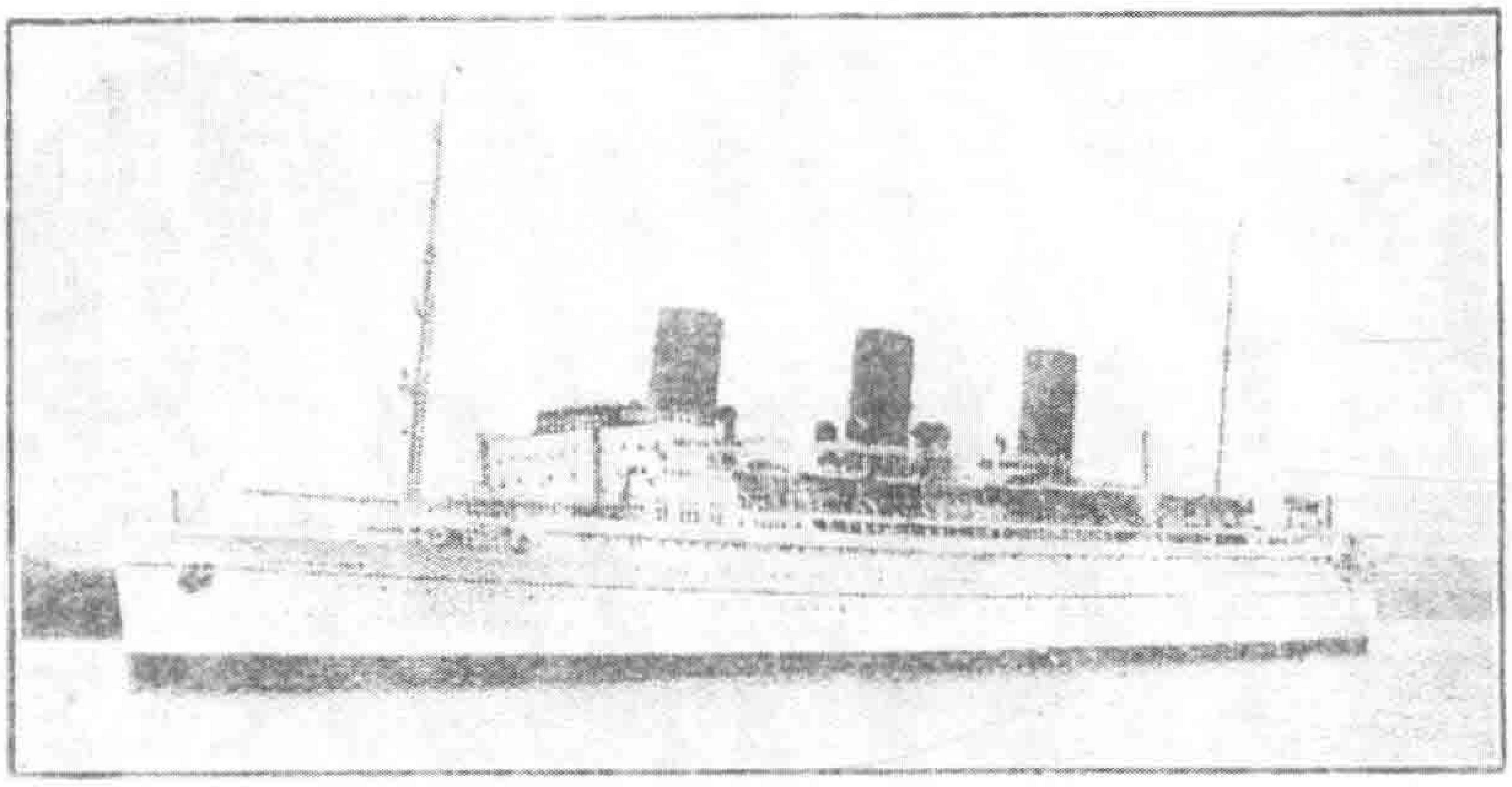
「這樣說起來，如其你們要把這架曳引機開出去也是絕對不

也能的？」

「我們也從來不想把它開出去。——不瞞你說，我對於種田的事情是完全門外漢。」

丁慢慢地走出了汽車間，心裏覺得很困惑。除非勒培脫先生最近曾經回來過，否則就是史都格在那裏說謊，因爲在那車間裏面的堅實的水門汀地上很清楚地留着一條齒輪的痕跡，顯然是這一架曳引機最近曾經開動過的證據。

（未完）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爲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爲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昌興輪船公司啓

上海北京路一號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香港—小呂宋

七月十一日	亞洲皇后號
七月廿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八月八日	俄國皇后號
八月廿三日	日本皇后號
九月五日	亞洲皇后號
九月廿日	加拿大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 雲哥華—西雅圖

七月九日	日本皇后號
七月廿三日	亞洲皇后號 ×
八月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八月廿日	亞洲皇后號
九月三日	日本皇后號
九月十七日	俄國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三五—三四九

長篇小說

大時代的夫婦

包天笑

第十三回 陳詞慷慨粉墨登場 作勢迴翔閫閣遭刼

且說演劇隊到了新柳港，在猛將堂裏開演，閧動了全鎭的人。黃禮芳陪着他的老姑母等，都去觀看。他是在近水樓，曾經見過這班演劇隊中人的，所以有幾位，面型都可以認識。他所最注意的，便是前天在近水樓，他所見過的那位小姑娘，大家呼她爲小妹妹的，扮了一個女童子軍。風神俊逸，意氣軒昂，有一場演說，說得慷慨激昂，聽得在台下的人，沒一個不鼓掌稱善。當她扮了一個逃難的女孩子的時候，穿了破爛的衣服，那種狼狽不堪的情形，活像是一個難民。一種瑟縮可憐之狀，更引起了人家的同情。這時他們坐的位子倒很好，全仗了猛將堂老和尙之力，爲的是陶老太太身體剛好，而老太太又是難得出來看戲的。經二姐和老和尙說了，正在台下的三四排地位，把老太太擁護在中心，傍邊是黃禮芳夫婦，二姐以及她的兒子大新。黃禮芳坐在他姑母與他的新夫人中間，因爲陶老太太還有些不明白戲中的情節，黃禮芳要講給他姑母聽。到了扮女童子軍的小姑娘方佩佩出場，黃禮芳更是高興，指手畫脚的告訴馮玉和，說她：怎樣的活潑，怎樣的玲瓏，在近水樓怎樣的跳出跳進。不但是他們演劇團裏，連高翔如先生也很贊賞她咧。馮玉和道：『那末他們這一囘，到各處去演劇，不是很辛苦的嗎？』黃禮芳道：『這何消說得呢？這裏的人，雖然稱他們爲唱文明戲的，實在他們都是很高貴的。女的也都是女學生，學問很好，他們因爲都愛國，所以情願吃苦。他們演戲，並不像從前的老戲子，一般，拿人家的包銀，他們都是盡義務的。到這裏新柳港來，這地方還算是好的咧，他們荒僻的地方也要去。有些地方，睡就睡在地上，用些稻柴鋪鋪，就算很舒服的。吃的是什麽呢？大餅油條，要稱爲最美的食品。她們有些家裏也是很好的，誰不是一位嬌养的小姐，他們因爲愛國，自己倒願意吃苦。』這兩天的戲演下來，這一個新柳港很爲感動，他們也意想不到唱文明戲的人，知道得事情有這們多，他們宣傳的力量，

却有這們大。他們的戲劇裏面，往往有幾隻歌曲，那些歌曲聲調都是很悲壯的。他們的戲演到了那裏時，把這些歌曲一張張的分送給觀衆。等到他們台上唱歌時，台下的那班看客，也附和着同唱。尤其年青的人，更爲起勁，他們只要識得字，念得出這歌曲的，便齊聲高唱，那時的台上台下，融成一片。甚而至於到戲散了以後，大街小巷，也都是哼着那種歌。那時大主筆高翔如等，所出的壁報也都已滿街貼出來了。壁報編得很淺近，是用白話體的，報告新聞之外，高先生有時還寫一點極粗淺的評論。對於演劇團所演的戲，時常也寫點劇評。他的劇評，不是批評演劇人的藝術的，而是闡明這劇的宗旨，借此可以啓發人的。新柳港並不是一個文盲最多的鄉鎮，不過這是一個「暫圖目前，不問外事」的地方。即使外面打仗，不打到他們門前來時，也就媽媽虎虎，過了一天，就算兩個半天。可憐中國各地方，像這樣的人，眞是太多了。要是把他們挑發起來，給他們講講，他們也是明白。可惜即使明白了，過了幾天，事情不急迫，不是火燒到脚後跟，他們又都鬆懈了。這是因爲中國沒有組織力，便不能把他們團結起來。這幾天，黃禮芳也忙起來了，白天到猛將堂去看戲，晚上還幫着大主筆高翔如編輯壁報。這種壁報，編輯雖然很是簡單，但也有些手忙脚亂。除掉國際新聞用不着，就是國內新聞，也都要翻成白話。許多地名，本地的人是不明白的，不知道在那裏，也得稍爲指點一下。關於印刷方面，馮玉和二姐都來幫忙，她們覺得是一件有興趣的事，却常常是弄得烏嘴黑鼻。陶老太太只看一天的戲，老年人覺得看戲也很辛苦的，第二天她就不去了。誰知這幾天外面的信息，很爲不好，就是從無線電收來的消息，表面上還沒有什麼，骨子裏却很緊急。黃禮芳當然是個外行，但他覺得很有興趣，時常幫着他們鈔鈔寫寫，也看不出什麼緊急不緊急。高翔如覺得電台上所報告的，常常說：是因爲戰略關係，不能不移轉陣地，這便不算是個好消息。黃禮芳以爲高翔如是明白近來戰爭大勢的，便問道：『高先生！你看這個仗，打到幾時爲止？一年裏頭，可以講和嗎？』高翔如吸着一枝香烟，搖着他瘦長的身軀，歎了一口氣道：『誰知道呢？這叫做「一發而不可收拾，」你不是聽說我們這一次的抵抗，喚做長期抵抗嗎？既稱長期抵抗，那就不是一年兩年的事。這戰爭要到幾時纔能結束？怎樣的結束法子？我們是全不知道呀！有人說：這一次仗，至少要打五六年；有人說：這次仗，打十年八年也不能結束咧。但是「未來事，黑如漆，」我們也不是預言家，誰能斷得定呢？』黃禮芳道：『阿呀！十年八年也不能結束，這可怎麼辦呢？不瞞高先生說，我從家鄉出來的時候，吾父親的意思，原是教我們到新柳港姑母那裏暫避一避。等幾個月後，戰事平定後，仍回到我們桃源村去。倘然這樣長期下去，如何得了。我們鄉下人家，原是

三五—三五四

靠一些田地過活的。我們雖然開了一家小米行，也是靠着生意往來做做吃吃的。要是這十年八年的仗打下來我們還能支持嗎？而況父親的年紀老了，他又只有我一個兒子。我們出來以後，桃源村又不知怎樣了；飛機不知可曾再去炸過？此刻音信一點也不通，二老不知怎麼樣了？這戰爭的事，正害人不淺哪？』黃禮芳說到那裏，幾乎要流下眼淚來了。高翔如只得勸慰他道：『戰爭是人民的一個刼，往往不是人力可以挽回得來的，只好是聽天由命的了。這一次的戰爭雖然有人說：十年八年，也許不能結束。但我想也不會如此長遠的。不過要像你想的一年裏頭，可以完結，也沒有如此便當。結束是終歸有一個結束，也沒有永遠不結束的道理，便是打一百年的仗，也總有個結束的日子。若說打十年八年，我們不必給自己想，也替對方想想，試想對方有這個長力嗎？譬如兩個人相打，兩拳三脚，就可以見個高低的，那也就罷了，正是他們所說：速戰速決的意思。要是長久的打下去，卽使一方面筋疲力盡，那一方面也要氣喘聲嘶。何況那一方面，就靠的所謂程咬金三斧頭，三斧頭以後，就沒有了，從前中國書上，不是有的，叫做：「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他們要長久的支持，是支持不來的。就怕我們中國有一班意志薄弱的人，經不起一嚇，中途就會變節，那就糟了。好比走長途的人，無論路上如何困苦艱難，終要達到目的地方，纔可以息足。倘然你在半路上停止了，或是退轉了，豈不是前功盡棄嗎？黃先生！你要明白！我們中國人，並不要打仗。譬如你，譬如我，誰個願意打仗？現在就是這得我們不能不抵抗。不然，我們就永爲奴隸，永不得自由。不但是我們本身，我們的世世子孫，永爲奴隸，永不得自由，永無抬頭之日，我們甘心不甘心呢？我們所苦的，就是雖有這廣大的土地，雖有這衆多的人民，却是民智不開，民力不強，吃了這個苦頭。此刻火已燒到眉毛上來了，却還像若無其事的。這不但是新柳港如此，我們所經過的有許多地方，也都如此咧。』黃禮芳和高翔如等，常常的談到深夜。可是到了第三天猛將堂演劇的那天，在下午四點鐘的光景，有人在新柳港的天空看見了飛機。這飛機是三隻一組，作了一個人字形，一共是九隻，在天空成了一個众字。也不知道這飛機是那一方面的，飛機是飛得很高，新柳港一方面的人，也沒有什麼高度的望遠鏡，可以看個子細。眼力好的人，就看見飛機翼子的下面有兩個紅太陽。飛機是銀色的，那時候，太陽還未落山，顯出閃閃的光，到底是因爲飛得太高，未能詳細看出。但無論如何，只聽得各處傳說：那一處被飛機轟炸傷亡了不少的人，炸坍了不少的房屋。那一處鐵鳥在空中下蛋，恰恰是在車站上，碼頭上，難民死傷了幾百人。這些都是耳聞目見的事，並不是虛話。難道自己人炸死自己人嗎？這可見都是敵機了。住在新柳港的人，一向只聽得某處被炸，

某處被炸，而本地人微天之幸，並沒有受到這個災難，不要說眞個來轟炸，就是飛機到天空來盤旋，那種使人驚恐的事也沒有過。因爲沒有飛機來過所以一切防空設備也都沒有，好像敵機是永遠不會光臨這裏的。還是在一個月以前大家聽到飛機各處轟炸的消息，那時新柳港的天空也曾發現過一次飛機，也沒這回多，一共只有三隻。這時陳鎭長和地方上幾位董事，也曾商量過，預備要如何的防飛機空襲。那時新柳港的警察分局也奉到了上峯的命令，要會同本地的人，注意防空。一時倒也忙亂了一陣子，把人家新刷的雪白的牆壁都把黑色和灰色的水塗了。也試辦了一次燈火管制，借着某輪船公司小輪船的放汽爲號，叫人家一例要熄火。不熄火的，窗戶要用黑布遮起來，點一盞煤油燈的也要四面遮往。可是最麻煩的，新柳港是個水碼頭，沿岸的大大小小船隻，就有不少。那船上的兩三星火，搖搖閃閃，映入波心，在平日倒很有詩意。此刻這種燈火，一盞變成兩盞，從高處望下，更顯得清楚咧。而且也商量掘了一道防空壕在他們鎭公所後面。這防空壕也有一人高，倘到了緊急時候，也可以進去避避。但是本地人不相信飛機會來，這個防空壕也只是備而不用。也因爲草草掘成，前幾天一場大雨，壕中盡是積水，拖泥帶水的，只怕眞有飛機來也沒人肯到這防空壕中去躲避吧？這防空的事，因爲飛機不來新柳港的人似已淡忘。現在忽然又見飛機出現了，而且比上次數目還多。加以近幾天外面的消息不好，雖說新柳港與外界隔絕，然而到底還是個水路上的小碼頭，每天也有船隻來來往往，多少總帶點消息過來。并且此刻的情形，比前幾個月又有些不同了。從沿海漸漸侵佔到內地來，從前離開戰線遠的地方，現在慢慢的近起來，這便成了一步緊一步之勢。爲的是新柳港那個地方，不在鐵路線上，也不在公路線上，雖然在水路上，但江南那種港汊交錯的地方很多，一時不至於驟然吃緊。要不然，新柳港早已不能立足，也像別處那般鐵騎縱橫的了。這幾天內，不要說高翔如等所貼的壁報，一無影響，它也報告一些緊要的消息，還加上一點精警的短評。鎭上的人，也知道前方的緊急。現在這飛機又出現了，大家心裏又不免惴惴了。本來這演劇隊預備再演兩天，此刻演了三天便停止了。這也是陳鎭長等的意思，他說猛將堂裏聚了這許多人，從飛機上面偵察的人，不知道爲了何事。他們不知道這裏是在演劇，他們以爲是在聚會，也許是在那裏開什麼會議。他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丟下一個炸彈下來，這可是使不得的呀！寧可小心一點，避避鋒頭。這幾句話兒，凡是住居在新柳港的什麼鎭董之類，誰不贊成呢？因此通知了演劇隊的人，便立刻停歇。新柳港上一班年青的人，看戲正看得興高采烈，便是幾隻歌兒，也早已膾炙人口。不想忽然之間，掩旗息鼓了，可是地方上的鎭

董和警務當局要禁止，只得禁止了。他們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自然在這個時候，一切都以謹愼小心爲是。本來這演劇隊，此地演過後，便要到別處地方去。他們是巡迴各處，說不定還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咧。可是這個新聞宣傳組，原是與演劇隊同行的，這在起初早已約定的。演劇隊離開這裏，新聞宣傳組自然也要離開這裏了。演劇隊明天起是不演了，休息一兩天，便即起身。新聞宣傳組預備明天再出一天壁報，那個報館，也就休刊了。那黃禮芳和高翔如，不過相敍了幾天，此刻就要分袂，不無有些依依惜別之意。原來黃禮芳是久居鄉下，從來沒有到過都市中來，也沒有遇到高翔如這樣的人。他雖然是喜歡看看報，很贊成報館中的大主筆，下筆千言，是怎樣有才調的人。因想這班人，學問既這樣的好，架子也一定不小。不意見了高翔如以後，覺得他和易近人，一點沒有架子，三個人就開起報館來。他和馮玉和以及二姐等，幫他們的忙，他也容納，說說笑笑，就同自家人一般，這眞出於意外呀！至於高翔如呢？他倒也心賞黃禮芳雖然是個鄉下人，却爲人樸實，一點沒有假氣。雖然他是沒有什麼學問的人，然而却是很忠實。可惜國家從前一向不曾注意，不能把這班人訓練起來，組織起來，不然，正是很可造有用之材。在高翔如心目中，覺得像黃禮芳這樣的人，比了都市中那班徒恃空言，不務實際的人，要強得多呀！正是

觸目幾無乾淨土，　愴懷盡是亂離人。

第十四回　主賓傾愫臨別贈言　姊妹冶容現身說法

且說新聞宣傳組的高翔如，在新柳港住了幾天，和黃禮芳倒成爲莫逆。不過演劇隊幾天裏要走了，他們也只得走了。黃禮芳便問你們這三個人，是不是永遠跟了他們走呢！還是怎樣？高翔如道：『不！我們也不能永遠跟他們一塊兒走。因爲我們所去的地方，也許是他們不能去的。我們人少，他們人多。人少也許可以做些祕密工作，在那些新聞封鎖的區城裏，我們可以在那裏報告新聞，教人家知道一些外面實在情形。這個工作，是很冒險的，而且是要很機密的，只有人少還可以去做。他們演劇隊裏，有這們多人，而且他們到一處，就要張揚宣傳，這怎麼可以去得？不過現在我們和他們同路走，有好處地力，我們都要去巡迴一行，到了我們可以去，而他們不能去的地方，或是他們必須去，而我們不必去的地方。我們就得與他們分路，勢非各走各的路不可了。』黃禮芳道：『可惜我的知識太淺，對於做報，也是外行。不然，我就跟了高先生去，我也可以學學。現在我寫鋼筆版，不是已經很有進步，不至於把蠟紙戳破了嗎？』說着，偷眼向馮玉和看看，高翔如笑着搖手道：『這如何使得？你黃先生現在正是燕爾新婚，那裏可以做我們那種工作。就是你嫂夫

人放你去，我也不讓你去，我要是帶了你去，正是一件很罪過的事了。不過我有一句話要說，這也算是我的臨別贈言吧？』黃禮芳雖然說願意跟他們去這也不過說說罷了，他那裏捨得這位夫人。所以他一面說一面偸眼望着他夫人，似乎對於他夫人有些威脅之意。却不想高翔如直窺其隱，暗暗裏就說你們正在難捨難分之際，也不會有這事。我也不會帶了你去，做這種罪過的事，言語中含着調笑，把個馮玉和說得臉漲通紅，非常害臊。後來却見高翔如似乎很莊重的，有什麼臨別贈言，大家不覺聳耳靜聽了。高翔如道：『我的話，也不過如老生常談。也就是我上回所講的：這一次仗，雖未必能打十年八年。但除非是不動手，既已動了手，恐怕不是一年兩年就可以歇手的。那末政府裏旣已決定了打仗，也不管力量的強弱，只能打下去了，這叫做已成騎手之勢，只能在虎背上奮鬬，倘然你要跳下虎背，就要被虎所噬了。國內當兵的人奉了國內領袖的命令，只能盡力去拼。可是我們當老百姓的怎樣呢？就像你黃先生那樣在承平之世雖然住居鄉下，儘足優游自在。可是現在一打仗，使你不能安居樂業了。像你們貴處桃源村，你們以為是避世桃源，誰知鐵鳥在你頭上下蛋，眞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你黃先生也不能不逃出來了，但是這個仗要長期打下去，這日子是怎樣的過呢？以前藉此吃飯的行業也有許多是靠不住了。若是等待，不知等待到什麼時候，就是當難民，住在難民收容所裏去。難道頂一個難民的頭銜，一天到晚不做事，便這樣的過去嗎？肚裏總要裝東西進去，纔可以過門呢。所以我們不能不找一件事做做，纔能度過這戰爭時期。因為這個時期，也不是一個短時期呀！』黃禮芳默然靜聽他這樣說，他覺得高翔如的話，句句打入心坎，因為黃禮芳在桃源村雖然也算是個小康之家，既有田地租給人家種，自己也開了個米行，一年衣食可以無愁。但這番一打仗，米行只怕要關門了，租米也不知道收得着收不着？當自己從桃源村出來，父親的意思，原是說到姑母那裏暫避避鋒頭，事情平定了，就可以回去的，像上次一二八那樣，起初也是很兇險，後來却就平靜了。但這一回，却非上次之比，政府與人民，都下了決心，非打下去不可。而且我在這時期，又結了婚，討了一位娘子，不比以前是個光身漢，現在不免有了一個繫累了。他正在思索時，高翔如却又接續着說道：『還有一句話，我要和你黃先生說：這個新柳港是靠不住的。因為它既不在鐵路線，又不在公路線，所以得苟延殘喘，到了今日。飛機也沒有光降過，然而畢竟是來了。來了是一無防備，你想這種防空壕是有用的嗎？什麼燈火管制，等有一點效用嗎？平時間一無預備，幾個鎮董，一個警察分局，在承平時候，魚肉鄉民，却優爲之。到了事急的當兒，有什麼用呢？別的倒沒有什麼，像尊夫人年紀很輕，還是避避爲是。我

的朋友，有兩位女公子，年紀都很輕，一位是十九歲，一位是十七歲，從這個淪陷區裏逃出來却是吃盡苦頭呢。』馮玉和問道：『怎樣的吃苦頭呢？』高翔如道：『她們呢，自然平日也太愛修飾了一點。這兩位時髦的小姐，本來她們也是住居在上海的，上海的小姐們，當然以摩登爲時尙。在那個時候，她們要囘到上海去，已經來不及了，只好逃到了鄉下去。但是在鄉下，有什麼用呢？你能到鄉下，人家也能到鄉下。他們知道城裏的許多年輕婦女，都到鄉下去了，所以他們知道在城裏要找花姑娘，是找不到了，要找花姑娘，非到鄉下去不可。因此常常有人到鄉下來，敲門打戶，問你們有花姑娘沒有？其實這班人到底還是陌生，他們也那裏知道這些情形，都是有一班萬惡不赦的地理鬼，他們做了嚮導，挨家逐戶的滋鬧。那兩位小姐，逃難逃到了鄉間，你就是深居簡出，躲在屋子裏，還怕人家來登門尋訪咧。她們却是耐不住，當然鄉下人家的房子，住在那裏，不大舒服，她們却不免出去逛逛。田岸邊走走，溪橋上立立。城裏姑娘到了鄉下，也同鄉下姑娘到了城裏，一樣的好玩。却不想這時候，正有幾個穿黃衣服的軍人，被他們瞥見了。在一個松陰竹徑叢中，忽然覺得驚鴻一瞥，正似兩隻花蝴蝶般一閃。原來那兩位小姐，雖然逃難到了鄉間，還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比像你大嫂那樣，新嫁娘也是那般樸素。她們穿的那件旗袍，都是印着紅花的，頭髮燙了水浪紋，也是上海最新式的。那黃衣人見了兩位小姐，便指手畫脚的嚷道：『咦！姑娘！姑娘！』好似在荒漠中發見了金礦一般，連忙舉步來追。幸虧兩位姑娘站立之處，還隔開一條小溪，要從小橋上兜過去。兩位小姐一見，覺得不好了，立刻脚裏明白，馬上奔避。可是她們脚上，還穿的是高跟皮鞋。穿了高跟皮鞋，走那鄉下崎嶇不平的路，連跌帶撞，到了家裏，早已面紅氣促，喘得不成個樣子了。幸而她們走的快，不曾被他們追着，這因爲他們路徑不熟，又是隔開了一條橋。倘然被他們追着了，這便似老鷹抓小雞一般，還能掙脫嗎？可是他們事後還大索不已，一定要尋出人來咧。』馮玉和急急的問道：『阿呀！後來怎麽樣呢？』高翔如道：『後來自然想法子敷衍過去，供獻些酒食是不可少的了。但是這兩位小姐，是不能再住居在這裏的了，趕緊非避到別處去不可。她們的家長們，也不免要譴責她們：此刻是什麼時代？現在是什麼世界？你們却還是穿了時式的旗袍，燙了摩登的頭髮，還着了那種高跟皮鞋，這明明是冶容誨淫了。而且現在就是要避到別處去，也要走過他們的疆界，要如何的逃出那座鬼門關，也要很想個方法呀！』馮玉和道：『怎樣的逃出去呢？阿呀！眞是急殺人了！』高翔如道：『我也是聽得一位朋友講的，一切細情，不大知道。據說是她們便化妝起來，打扮個鄉下女人模樣。時式的旗袍是不能穿的了，只得脫下來，換了鄉下人的老青布棉

三五一—三五九

襖，而且新做起來的又不好，只得穿了舊的。這種舊棉襖，在鄉下地方是有借處，但是這兩位小姐，從來沒有穿過。在領頭上就覺得有一陣氣息，還疑心裏面不知有沒有蝨子咧。可是也顧不得了，只好穿上。下面呢？繫了一條作裙。這種作裙，在鄉下是很流行的，男人女人，都可以穿作裙。在冬天繫了很暖熱的，可以抵得過一件棉袍子。』馮玉和道：『這個我知道。不瞞高先生說，我也穿過這作裙，我們鄉下人是穿慣的。』高翔如道：『原是呀！但是她們那些摩登小姐，穿了它，好似穿了十七世紀歐洲那種古裝的雞罩裙一般，周身不得勁兒，可是頭上是燙了頭髮的，這如何瞞得過人？從來也沒有穿了老青布棉襖，繫了作裙的鄉下姑娘，還燙了頭髮的？這電燙的頭髮，一時還不容易直咧。』二姐道：『有一個法子，用熱手巾按在頭髮上，可以慢慢的使曲的頭髮直起來，』高翔如笑道：『這個曲直。我不大清楚了，不知她們可用這個法子；她們據說是用鄉下人的包頭布，把頭包了起來，這也是鄉下婦女們所流行的。這形狀倒像天主教裏姆姆們所戴的頭巾，不過她們所戴的是白的硬的，這鄉下人的是黑的軟的。那總算把頭髮也紮沒了，自然更加弄得蓬亂不堪，黏成一片。再講到脚上，高跟皮鞋只好丟得遠遠的，向鄉下人借了杜做的藍布襪套，杜就的毛布底，元青幫的鞋子。鞋頭上繡了一朵大紅的芙蓉花，這稱之爲「火燒脚指頭。」最有趣的，是鞋後跟還有一個像舌頭似的「鞋拽拔，」這兩位小姐是出世也沒有穿過這鞋子的。她們還用那些紅扁帶，綠扁帶，紮了褲脚管，好像江北大姑娘小三子，小四子的裝束。但是這面孔總歸不是鄉下人面孔，而且她們平日間搓脂滴粉慣了的，如何瞞得過人。却被她們的老太太，抓了一把鍋底灰，沒頭沒腦的在雪白粉嫩的臉上，擦了一陣子。可憐這「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嬌容上，成了印弗淸的紙馬髣髴。這兩位小姐還是有些孩子氣，哭着不肯，老太太罵道：「你們這兩個傻孩子，誰教你們出去玩的？現在臉上擦些鍋底灰又不是永遠留在臉上的。自動的臉上抹一些鍋灰，有什麼要緊，古烈女義不受辱，有自己毀容刺面的也有呢。」兩位小姐臉上抹了鍋底灰，自己用鏡子照照，好像北方的煤黑子，不禁也笑起來了。化妝好了，連走路行動，也要換一個樣子，當她們逃出鬼門關的時候，心裏也在勃勃地跳。因爲鬼門關傍邊，站着不少的黃衣丘八，過這個關時，雖然不像孟姜女那樣的要唱一隻山歌，然後放你過關。但是無論男女，都要對之施行敬禮。鞠躬要鞠得深，不是點點頭，就可以過門的。你若強一強，大耳刮子便送上來了。而且他們要怎樣檢查，只能讓他怎樣檢查。所以這兩位小姐過關時。似小鹿在胸前亂撞，幸虧鬼門關上的人，還容易朦混得過。但也幾乎被他們看出破綻來，原來他們是要看你的手的，是鄉下人？不是鄉下人？伸出手來，一看就

明白。你想這樣兩位小姐的手，伸出來時，有不潔白如玉的嗎？』二姐道：『阿呀！這可不要拆穿西洋鏡了呀？』高翔如道『還好！虧得預先想到了，她們用了一種什麼植物搗爛的水，把手浸在裏面，一直到臂灣裏。那一雙白手，便成爲黝黑色的了，其實要細細的審察那有審察不出的道理？鄉下人的手，是怎樣的粗糙，那兩位小姐的手，還是如此的柔滑。不過能混得過去，也便這樣的混過去了。逃出了鬼門關，總算是胸中一塊石頭，落了下去。但是這樣的裝扮，已經覺得難堪，而況受驚受嚇，眞是捏着一把汗咧。這怪她們自己不謹愼，爲什麼在這個時代還要力求摩登，打扮得似花枝一般呢？可是轉念想來年青的女郎，總是愛好修飾這也是出於天性。爲什麼在自己的土地上，要這樣的防衞呢？但是事已如此，還有何說？總之明哲的人，不犯着是吃眼前虧的。我說到這裏，千言併作一語，就是在這個虎狼世界沒有軍紀沒有民德的時代之下，凡是年紀輕的女人，還是避開點爲是。像這個新柳港，一無保障，我覺得實在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黃先生不如早些與令姑母商量一下，我想還是避地爲宜這個新柳港，也做不出什麼事來。』黃禮芳頻頻點頭稱是。

他也在心中盤算，因爲桃源村靠不住，所以父親吩咐我到姑母這裏來的。現在新柳港一樣的靠不住，飛機已經光降了，我又何必到新柳港來呢？父親的意思，又以爲兩位表兄在上海做事，他們必然來接他的母親。現在聽得二姐如此講，我們這位老姑母，不知願意到上海去也否呢？而且他們又不來接她，要我送她到上海去嗎？我又是不大出門的人，此地到上海，如何一個去法，我還不知道咧。還有一節，我此刻不是一個單身漢了，我有一個女人，好像是我的附屬物了。我到那裏一定也要把她帶到那裏。像剛纔高翔如講的：此刻年青的女子，變成了奇珍異寶，不可露眼。露了眼，就要有強盜來打劫去的，一個不小心，便膏了虎狼之吻，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呀！黃禮芳正在想時，只聽得坐在馮玉和傍的二姐問道：『高先生！像我是不要緊的呀！我已經是一個老太婆了呀！』高翔如向二姐笑笑道：『有你這樣年青的老太婆嗎？像你這樣漂亮的人，尤其是危險。』正是

商女尙知思故國，　徐娘猶不遜當年。